

平望志 (三种)

吴江市平望镇人民政府 编
吴江市档案局



广陵书社

平望续志

(清)黄兆恂 撰

沈春荣 沈昌华 申乃刚 点校

序

平望为吴江巨镇，帆樯云萃，粟米之所聚，百物喧填，驾邑城而上之。邑志已刊有成书，而黄君复修《平望志》者，盖继翁徵君广平而有是举也。苏属殷阜甲他郡，即村虚市集，屋比鳞次，亦蔚然可观。有志之士居其乡者，往往罔罗嘉懿，访求沿革，以备邑乘之采掇。譬之河流如带，其间分支别派，如涧如沼，难更仆数，谓非出于河之一源不得也。国初，削平海宇，诞敷文德，百废具举，于时瑰奇鸿博之士迭生其间。而《通志》之辑，未尝不赖私家之零星杂著，如淮之庙湾、苏之练塘、《扬州水道记》、《甘棠小志》之例，指不胜屈。虽一圩一堡，苟有士君子莅斯土，而画沙聚米，纲举目张，地必藉人以传焉。则夫平望镇之有志，岂得以其琐琐而忽之，而续修之举又乌能已哉？子眉侍御家居多暇，续斯志于六十年以后。阅其“凡例”，谨严翔实，堪与《翁志》后先辉映。爰缀数语于简端，以谕后之君子。

时光绪十有三年丁亥孟冬，抚吴使者叶赫瓜尔佳崧骏序。

序

平望为吴江巨镇，帆樯云萃，粟米之所聚，百物喧填，驾邑城而上之。邑志已刊有成书，而黄君复修《平望志》者，盖继翁徵君广平而有是举也。苏属殷阜甲他郡，即村虚市集，屋比鳞次，亦蔚然可观。有志之士居其乡者，往往罔罗嘉懿，访求沿革，以备邑乘之采掇。譬之河流如带，其间分支别派，如涧如沼，难更仆数，谓非出于河之一源不得也。国初，削平海宇，诞敷文德，百废具举，于时瑰奇鸿博之士迭生其间。而《通志》之辑，未尝不赖私家之零星杂著，如淮之庙湾、苏之练塘、《扬州水道记》、《甘棠小志》之例，指不胜屈。虽一圩一堡，苟有士君子莅斯土，而画沙聚米，纲举目张，地必藉人以传焉。则夫平望镇之有志，岂得以其琐琐而忽之，而续修之举又乌能已哉？子眉侍御家居多暇，续斯志于六十年以后。阅其“凡例”，谨严翔实，堪与《翁志》后先辉映。爰缀数语于简端，以谕后之君子。

时光绪十有三年丁亥孟冬，抚吴使者叶赫瓜尔佳崧骏序。

序

凡事之创始难，即守成尤非易易也。丁亥夏，予忝授震邑宰。甫下车，即谒同年黄子眉侍御于莺湖之上，知伊有续《平望志》之役。先是翁海村徵士广平著有《平望志》，咸丰庚申板毁于寇，所存样本赖其文孙稚欧茂才槩宝守于兵燹之中，颠沛流离，拳拳弗失。迨贼氛扫荡，平望数十里片瓦无存，而是书独完。稚欧于是伤时事之凌夷，人物之凋丧，思为之逐类增补，以备遗忘。乃有志未逮，忽忽数载，竟归道山矣。子眉侍御论古有识，博雅多闻，遂毅然曰：“是书不成，一乡之文献何征？是不可不竟其业。”爰取《翁志》重加厘订，复广事搜罗，萃《翁志》后六十年事，为《平望续志》。力筹资斧，亟付剞劂，不特《翁志》赖以不坠，且使六十年中沧桑之变及轮船、电线，我国家因时善政，灿然大备已。至于去取之谨严，考据之精当，有裨于邑志、府志、通志者不鲜，已详中丞序中，兹不赘。

光绪十四年戊子孟春，知震泽县事武原张大任拜序。

平望续志序

去岁冬，有重刻翁徵君广平《平望志》之举。同人僉谓计《翁志》告成之岁，迄今已六十稔。历年久，则更事多，加以沧桑之变，人物凋谢，书册灰烬，及今不早为厘订，大惧岁久湮没，使后之考故事者无以核其真，子盍踵其事，而续志之？予自愧问学疏浅，未能副诸君相属之意。顾尝读前志《旧序》曰：“事谢于退，成于任。居桑梓之乡，而不欲其无传，在吾党今日矣。”曩[曩]者乙亥岁，吴江续修县志，予以奉讳南旋，膺邑侯金君吴澜之聘，遂偕翁稚欧茂才棨，同事采访，旧闻轶事，已稍稍罔罗，即为异日续《平望志》张本。今稚欧既逝，不获共成斯事。顾其考据之学夙有家法，凡地方之废兴，人物之臧否，罔不考论翔实，咸笔于册。而予又为之博稽旁证，荟萃成编。然孤陋之见无所折衷，倘蒙大雅多闻之君子匡其不逮，是则予之厚幸也夫。爰缀数语以志缘起，惜稚欧已不及见其成也。

光绪十有三年丁亥孟冬，里人黄兆怪序。

吾里之有《志》，自明陈氏克礼始。后曹氏孚、潘氏凯、杨氏楨各有《志》，均采入《县志》。国朝邹氏焕续修之，又有公辑《志》，顾皆未梓，传者恒鲜。道光初，翁氏广平复加纂辑，始刻《平望志》十八卷，然未及印行，仅存样本。去冬，同人集议重刊，盖距翁氏纂修之岁已花甲一周矣。地当孔道，宋建炎南渡，为三辅要冲。元则有张士诚，明则有倭寇，固四战之地也。庚申之变，尤为前数百年所未有，故蹂躏亦益甚。戡定后，曾文正国藩奏设经制水师及留防营分驻平望镇，又军政一大关键也。至若电线、轮船，尤骇闻见，若不及时纪载，则建置兴废与夫忠义、节孝、旧闻、轶事皆湮没而无考，后何镜焉？同人以家孟子眉曾直枢垣，熟治国闻，爰以续志事相属。于是搜求故实，咨访耆旧，八阅月而稿成，连卷首共十三卷。于前志阙者补之，讹者正之。兆棠方辑《遯龠金石考》，因补“金石”一门附书目后。家孟自以问学疏浅，未敢出而问世。重以同人怂恿，谓是书也因而兼创为足，与《翁志》相辅并行，因付剞劂，至今冬而工竣。较雠之役，则周览数次云。书成，爰记其颠末如此。

光绪十有三年丁亥冬，里人黄兆棠书于鹤舫。

平望续志原目

【点校注：各卷首“黄兆怪纂”前均有“授中议大夫福建道监察御史、稽察太常寺事务、前户部河南司郎中、军机处行走、方略馆协修、京察一等、军功加一级”的官衔，后不再照录】

卷首

宸翰 纶音附 图

卷一 疆土

风俗 沿革 景物 乡都图圩 物产

卷二 营建一

营汛 桥梁 官舍 仓储 电线

卷三 营建二

义学 坊表 居第 墓域 义冢附

卷四 营建三

寺观 祠庙 善堂 古迹

卷五 职官

巡检 千总 淞南营千总 管带留防水师营官

名宦

卷六 选举

科第 钦赐附 武科 恩岁贡 重游泮宫附 荫袭 例仕 军功附

卷七 人物一

人物 艺能 忠义

卷八 人物二

寓贤 列女 释道

卷九 灾祥

灾祥 兵事

卷十 艺文一

集诗 集文

卷十一 艺文二

书目 金石

卷十二 杂录

旧事 杂记

凡 例

翁广平《志》纂于道光七年。今《志》续《翁志》之后，断自道光八年始，至光绪十三年告成之岁止。书目、金石二门，《翁志》所无，故金石则自前代始。书目在七年以前，《翁志》已分隶列传者，不复赘。馀有事虽在七年以前，而《翁志》未采者，亦补纂之，意在赅备不遗，不敢拘以年限焉。

《续志》为纲者八，为目者四十四，为卷者连卷首十有三。界域、形胜、水泉、街坊、隐逸无可续。名臣、孝义、文苑、别录，今仿《苏州府志》例，统列“人物传”，不区品目，约序时代先后。馀亦有分并增改处，则以时势迥异，意见各殊，不能强同也。

每篇每类之前有义例，当发明者冠以小序，馀悉从略。

艺文仅载已往之人，惟祠庙、园亭及孝义、贞节之记文，虽存亦载，仍翁例也。至有诗文专集，已列书目者不再见于集诗、集文，以免挂一漏万。

志与史体例有同异。叶燮《吴江县志》序云：“史家善善而恶恶，志家止善善而无恶恶，是其异也。所载事与人之可为法戒，则志与史同也。”今《续志》有彰善而无瘅

恶，且近在桑梓，本难逃清议。至事与人之足为法戒者，则不敢过求简略，以资省览。

住址在本镇者，不复载何圩何街人。附近村墟，如韭溪、六里舍等处，则仍载明某处人，以期一目瞭然。其向系土著续经迁住他处者，其后嗣不复纂入。

平望续志卷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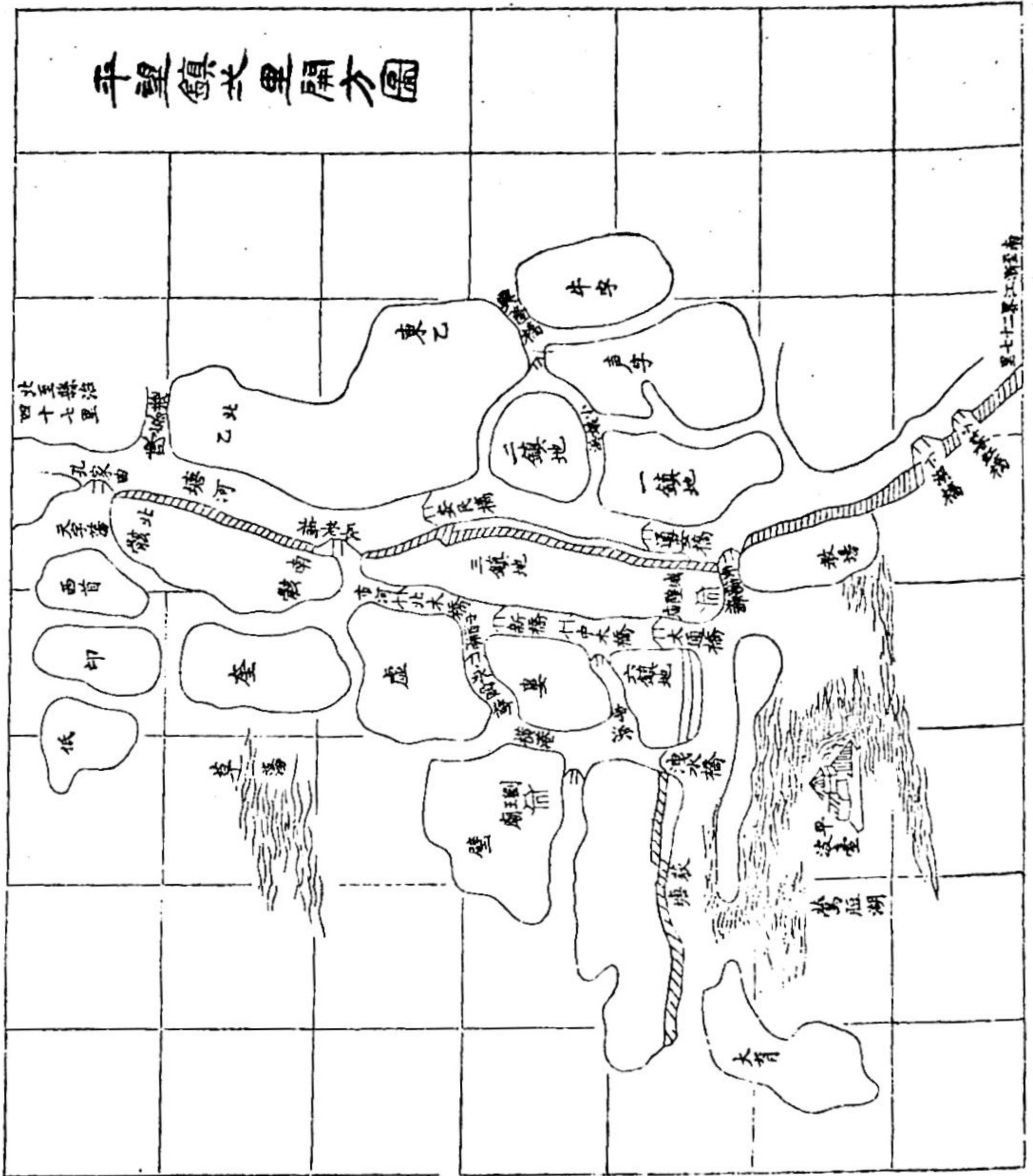
宸翰

凡年终例赏“福”、“寿”等字皆不志，此系特恩，故恭录焉。

文宗显皇帝宸翰：御书“斋庄中正”墨刻，御书“天保九如”墨刻，御书“桂林一枝”墨刻。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七日，赐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詹事、上书房行走臣殷兆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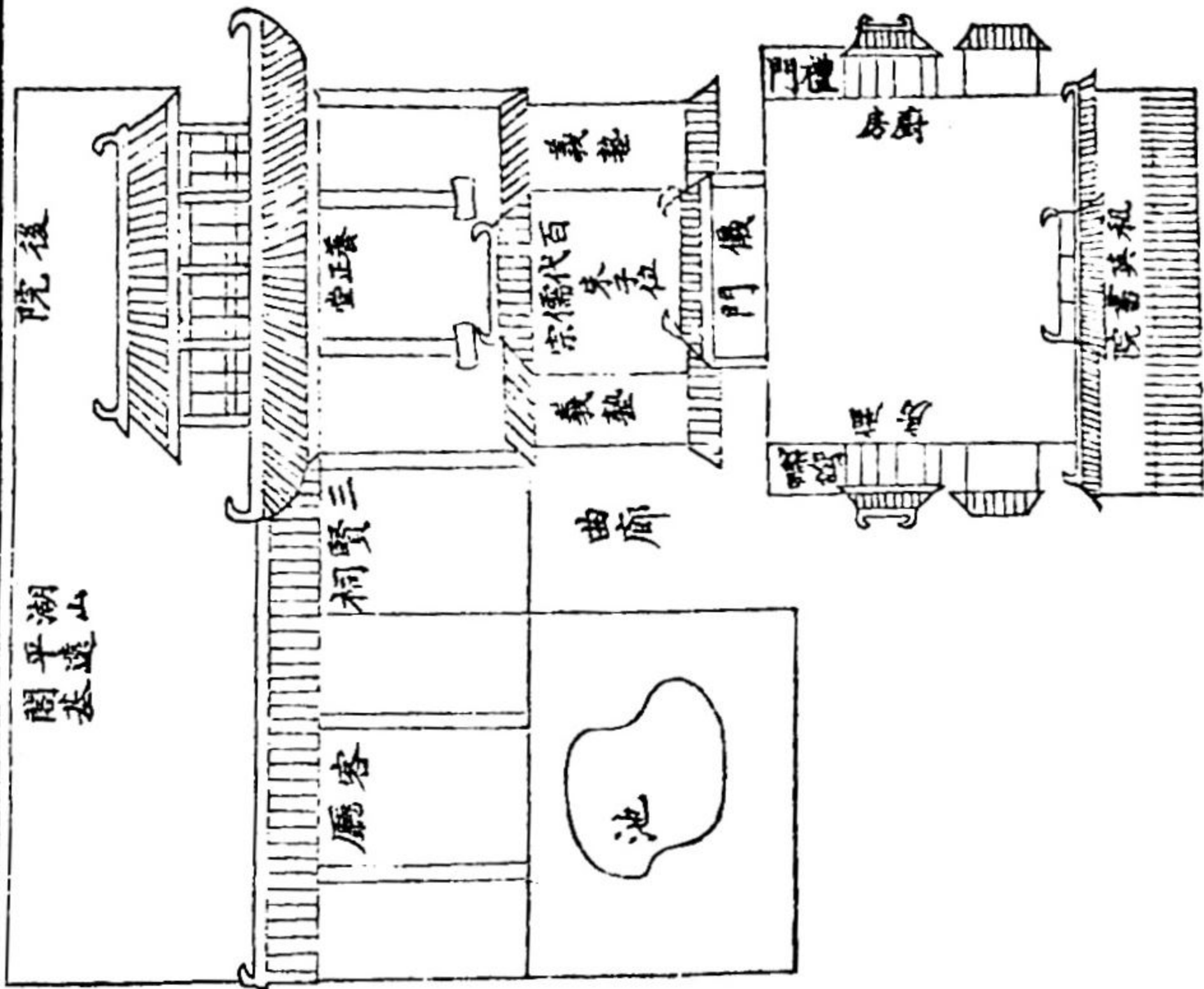
纶音 附

潘耒。见《翁志·文苑》。光绪七年冬，奉旨列入《国史·文苑传》。



平望鎮一里開方圖

藝英書院新圖



藝英書院新圖



莺湖夜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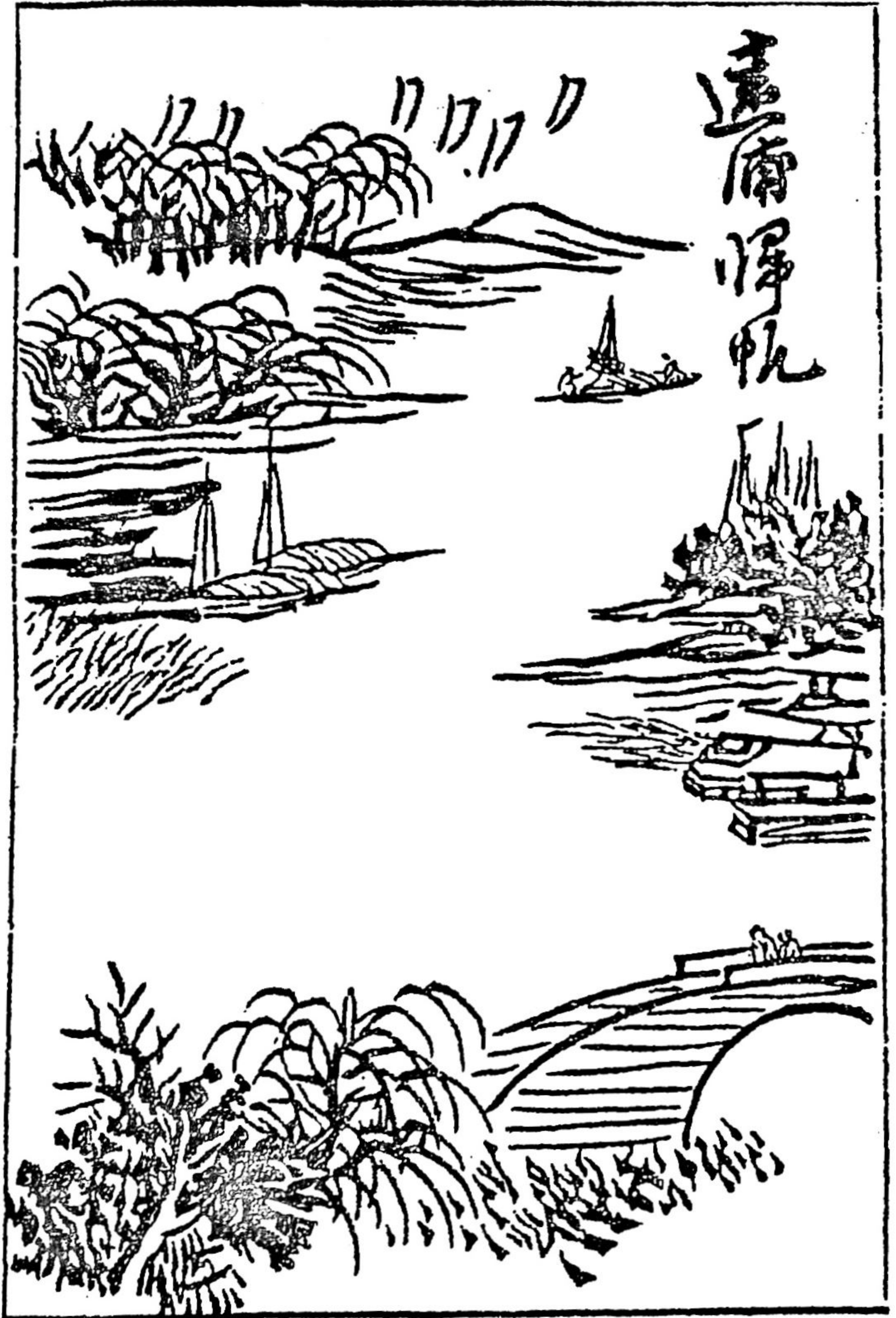


殊胜晓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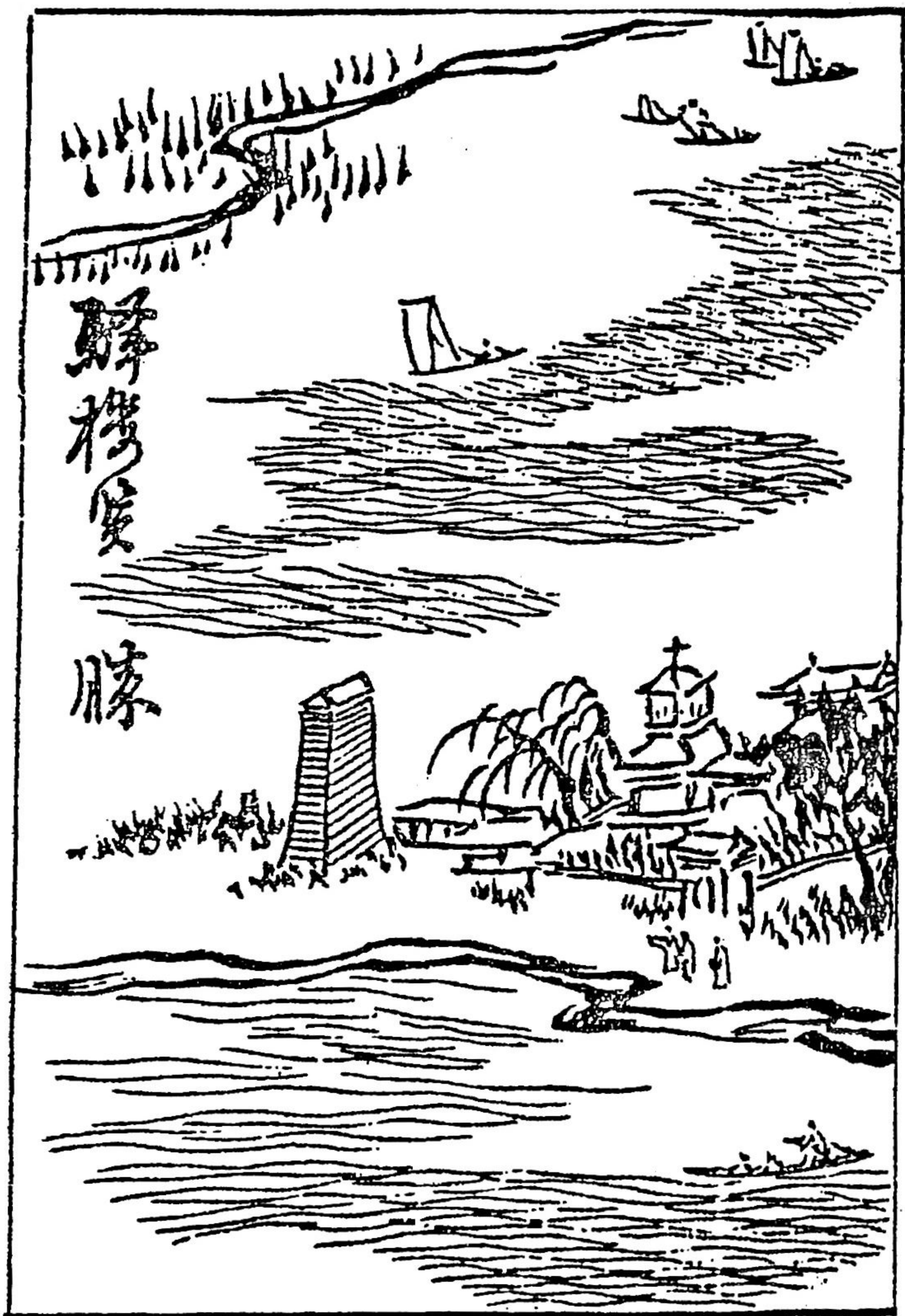


溪橋野店

溪橋野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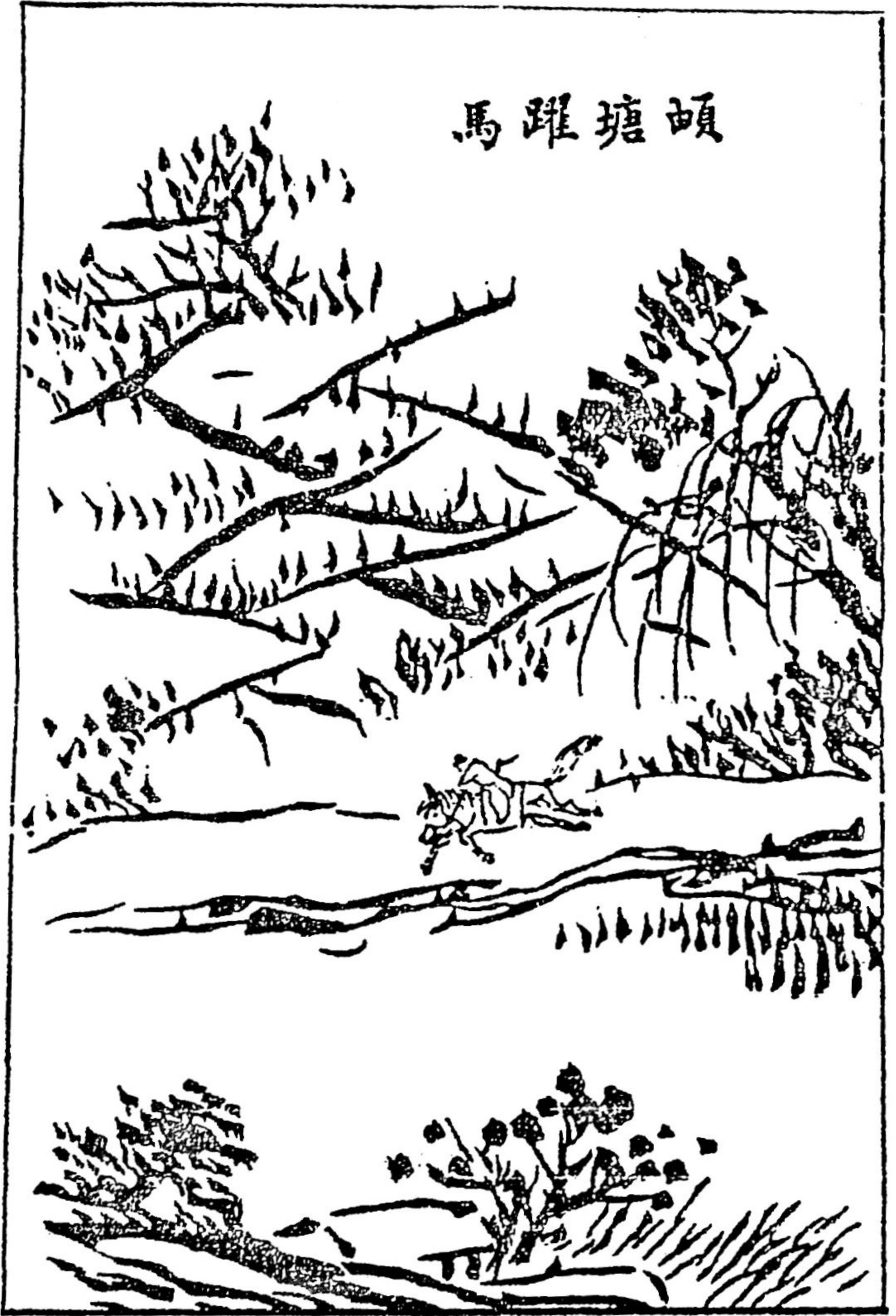


远浦归帆



驛樓覽勝

頓塘躍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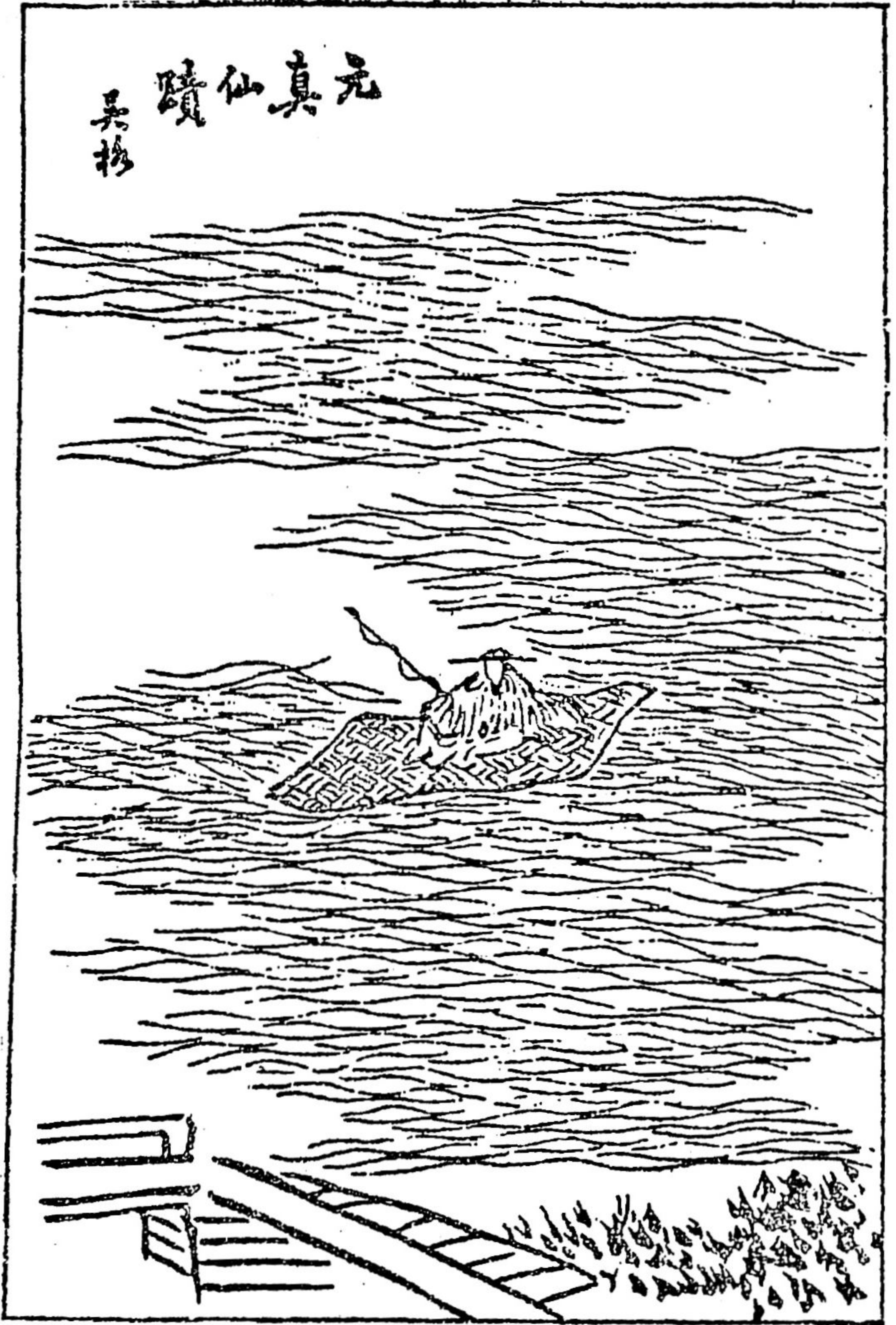


頓塘躍馬



桑磐渔舍

元真仙蹟
吳栢



元真仙迹

平望续志卷一 疆土

风俗

吾里文教彬彬，称盛明代，吴、周、王、潘 吴璠、吴璠、周恭肃、王忠、王孝、潘志伊、潘有功，前志均有传。尚已。洎我朝康熙己未开博学鸿儒科，乾隆丙子开博学鸿词科，膺是选者有潘、王 来、藻俱详前志“文苑”。两先生。近世如殷侍郎兆镛，文章气节震慑岛夷，是岂仅世掇巍科，为吾乡佳话哉？迨咸丰庚申，荆棘遍地，士人束书不观，于是老宿半即凋残，新进末由表率。物力绌，则失学多；士气颓，则流品杂，学术之坏，民俗之忧也。今幸大难削平，人尽复业，于以优游著书，步武先哲。安知烟水佳秀之乡，此中不大有人在，窃不禁拭目以俟矣。

吾乡伺[伺]蚕者少，服田者多，而服田全赖人工。旧时雇工价廉，资本较轻。今则佣值加增，食物腾贵，再加膏壅所费已钜，每亩收成不过二石有奇，每石获钱不过二千上下，除去粮租、工本，所得无多。天下之大利在农，农困则工商亦因之而交困，此物力之所以日形其绌欤。

吾里以米业为大宗。冬春，吾里所产米也，故平望有“小枫桥”、“小长安”之称。庚申前，商贩多至吾里采买。

以彼来，则利权操之我，而其利厚。庚申后，米市散布各处，往往载米至各处巢卖。以我往，则利权操之人，而其利薄。现自泰西通商而后，多运白粳至上海，由轮船装往闽、广、天津，此又今昔情形之不同也。

旧《志》云，邑中陶者甚少，唯吾里有石灰窑四。今自兵燹后，仅存北塘一窑，馀毁。民俗之盛衰，于此略见一斑矣。

旧《志》云，婚既议定，初聘或用银钱，或加币帛，曰定亲。后有缠红礼、谢允礼及行正聘礼。今定亲后，多有将缠红及正聘礼归并花髻盘，曰花髻大盘。旧用彩币，改用彩衣。此系兵燹后，节省浮费之所为也。其余诸礼悉仍其旧。

正月、八月十四至十六日，昭灵侯庙悬镡演剧。二十四坊，每一坊司庙中一年事，曰当坊。二十四年而遍。兹自兵燹后，各坊肥瘠不齐，其残破不堪者难以独当，公议并四坊共司一年事，六年一周，周而复始。至刘王庙，向以震泽县界七坊当之，今亦分作三年一周。

嘉道间，风气质朴，衣服、食用各有等差。今则务为奢侈。男子衣服，无论士庶舆台，但力能为者，即任意服用，且绮襦纨袴尤尚间色，近于妇人、女子之服。寻常宴会必用山珍海错，以供饕餮。间有一二老成节衣缩食，且群焉讪笑之。至家计之殷盛，则岂昔日比乎？

东南好义之名甲天下。近年，直、豫、秦、晋屡告偏灾，而吾党好善之风盛于曩[曩]昔。或移赈，或集赈，馀如接婴、代殮、施衣、施粥、掩埋、放生，几于无善不为，有

古睦姻任恤之遗风焉。此风俗之美者也。

沿革

汪曰桢《东迁考》：晋立东迁县，凡三百余年始废。据《太平御览》引《吴兴记》云，东迁县有孺子山。徐孺子入吴哭友人，尝登之，因以为名。今孺子山在府城东二十八里，此东迁之西境也。又据谈钥《吴兴志》云，仙潭在新市镇，道士陆修静尝没潭中数月乃出，故名。考陆修静，宋元嘉时东迁人，则其南境直至新市，而乌镇、双林、琏市、含山皆在境内矣。北境有东、西两洞庭山，并荻塘直北诸淞港。其东境则至平望官河。今两洞庭山属吴县，双林、琏市、含山属归安县，新市属德清县，浔溪以东至平望属震泽县，在当日并隶东迁也。怪案：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分乌程之东乡置东迁县，属吴兴郡。至隋开皇九年，复并东迁县入乌程，属苏州。是太康以后，历宋、齐、梁、陈至隋开皇，平望世隶东迁县。志此以补《翁志·沿革》之阙。

卢熊《苏州府志》谓，分浔溪以东属吴江，乃唐开元二十八年事。苏州耆民请于刺史吴从众，割洞庭三乡与乌程易焉。然开元二十九年，湖州刺史张景遵设震泽馆在今震泽镇，若已分属吴江，不应更设馆。又，湖州府城天宁寺石幢，其一题云：“大唐国浙西道湖州乌程澄源乡平望驿南弟子芮文琛舍钱五十五贯文造。乾符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是乾符时犹未属吴江也。据《归安县志》，事在分置归安之后，则当在宋太平兴国，非开元，明矣。汪曰

楨《南浔镇志》。据此，则易地事，当在宋太平兴国中。《吴江县续志·沿革表》亦本汪说。

景物

“莺湖八景”具详前志。沈彤《震泽县志》载，知县陈和志所定震泽县“八景”，以“莺湖秋月”为第七景，并系以诗。

旧《吴江志》并列“八景”，后人续增者不一而足。分县后，于旧列“八景”中，所存不及其半。余自莅任以来，每以公事经行乡镇，目接诸景，颇有足爱玩者。爰增损旧例与所续增者图之，仍足其八，并各系之诗，以资浏览：一具区云涛，二西山爽气，三梅里春花，四平沙落雁，五筒村远帆，六麻漾渔歌，七莺湖秋月，八慈云塔影云。栾城陈和志书。

莺湖秋月。陈和志。清光偏向此间多，隔岸楼台映碧波。欲识民间风景好，篷窗遥听采莲歌。沈彤《震泽县志》。

韭溪八景

韭溪人 秦元文 紫清

平沙落雁。来宾万里稻梁谋，莽莽平沙落照留。好向西风调一曲，携琴独上最高楼。

芦渚新涨。芦滩遥指涨痕新，应有河豚上钓船。好趁东风天上坐，野花红点一篷春。

远浦归帆。湖山苍苍烟蔼蔼，归云四面兜篷背。倏浓倏淡倏有无，米颠之画斜阳绘。

溪桥晚眺。渔唱声中月上迟，全湖烟水吐吞时。寻诗夜梦桥边坐，七十二峰来索诗。

东林精舍。惯集骚坛朋酒来，焚香扫地绝尘埃。十年宰相浑闲事，多事蹲鸱寒夜煨。

龙舌渔翁。滩嘴尖平龙舌名，网船小泊晚天晴。一蓑一笠寻常用，到得渔家便有情。

唐塔灵祠。唐湖唐塔唐田港，唐氏当年大有为。今日祠中勤报赛，故家何处访兴衰。

耕读夜泊。牧童吹笛月初上，村塾横经镫乍明。莫厌篷窗频聒耳，绕村都是吉祥声。

乡都图圩

《翁志》误作十七都。今据沈彤吴江、震泽两《县志》更正。

旧吴江县之在宋以前，凡七乡，曰澄源、曰震泽、曰范隅、曰徵君、曰感化、曰大名。景德三年，敕并四乡，废徵君、感化、大名三乡。而《卢志》所载《祥符图经》，四乡外乃有感化，则感化一乡不久而复。明分范隅、澄源各为上、下，改感化为范隅下，总定为六乡。沈彤《吴江县志》。

平望为范隅下乡，旧名感化乡。

领都二，曰三都，旧二十四都。曰二十七都，旧二十四都。

领图五，曰十八图，属三都，旧十四图。曰一图，属二十七都，旧十一图。曰二图，属二十七都，旧十二图。以上沈彤《吴江县志》。曰三图，属二十七都，旧十三图。沈彤《震泽县志》。曰四图，属二十七都，旧十六图。沈彤《吴江县志》。

领圩十五。详《翁志》。

物产

冬舂米，实米木甑安灶上，扬沸汤以热米。每米百石，约蒸米六石以杂其中，或贮仓，或贮囤。百日热透，米黄方开用。虽他处亦有，而平望为独盛。

黄雀，每岁八九月谷熟时，来集于田，谋稻粱也。土人罗得之，味极腴美，沈彤《吴江县志》。韭溪尤胜。

野鳧，八九月方来集，群飞而过，其数千万。捕者以网取之，沈彤《吴江县志》。其味亦以韭溪为胜。

豆豉，载《翁志》。兵燹后，制法失传，今无此物。又沈彤《吴江县志》：席草出周庄，平望农人种之，颇获厚利。查平望并无种席草者，岂今昔情形有不同与？

平望续志卷二 营建一

营汛

同治九年，改行水师新章。太湖左、右两营，及淞北、淞南两营、提标右营，即江苏水师，所谓里河五营也。内淞南一营，由京口水师右营改设，归江南提督统辖。同治十一年九月三十日，迁移过营，驻周庄之元和界，额设游击一员，为营官。分左、右、前、后四哨。该水汛专司分巡河湖荡漾，并无陆汛。

凡水师，以官塘干河为专责，支河、汊港为兼巡。其责成与陆营分界，以近岸一里为率。市镇设有陆汛，系在官塘干河一里以内者，水、陆分任其责。水师各营自为分界，则概以进口五里为断。其失事开参，在官塘照专汛之例，在支河照兼辖之例。其官制、副参、游击、都司四项，曰营官，是为本辖之官。自千总以下为专汛之官，皆曰哨官。哨官不立衙署，不得登岸，违者官革职，兵革粮。其船曰长江舢板，曰八团舢板。长江舢板配兵十四名，八团舢板配兵二十名。每船各配炮二尊，洋枪四杆。此其大略也。《吴江县续志》。

后哨舢板四号，驻扎平望镇，以千总一员为领哨，把

总一员为二队，外委二员为三、四两队。每员各领驾舳板一号，坐船一号，舵水兵丁十四名，清书一人。千总岁支俸薪银四十八两，养廉银一百二十两，船价银一百四十四两，杂费银四十两。把总每员岁支俸薪银三十六两，养廉银九十两，船价杂费与千总同。外委每员岁支双舵饷银八十六两四钱、米二石八斗八升，每石折支银一两四钱，养廉银十八两，船价杂费同。清书岁支薪水银三十六两四钱三分二厘。舵工每名岁支饷银四十三两二钱，米与外委同。头艄、炮兵每名岁支饷银三十六两，米同。桨兵每名岁支饷银三十二两四钱，米同。遇闰，船价银按照一月领放，外委及兵之饷米亦照一月领放，清书薪水亦加一月。小建核扣。其银在苏藩司按季咨领。

留防太湖水师营于同治十二年十一月移扎平望镇，额设管带官一员，哨官二十一员，勇丁三百一十九名，长龙战船一号，舳板二十一号，分护同里、盛泽、震泽、芦墟、八斥[坼]、王江泾各厘卡一十八处。管带官月领办公薪水银一百七十两，哨官各月领薪水银一十二两。舱长一名，月领口粮银四两二钱；舵工二十二名，各月领银三两九钱。头工二十二名，炮勇四十五名，月领银三两六钱。桨勇一百八十五名，船夫三十二名。火勇二十二名，各月领银三两。自舱长以下，遇小建均按日扣。查初扎平望时，为太湖水师新昌营，后为太湖水师后营，又后为太湖水师右营。

桥梁

就有关兴废者叙次之，其与旧志无异者不录。官舍、寺观、祠庙例仿此。

安德桥，在平望司署前。同治十一年，水利工程局重建。

下湖桥，一名暮虹桥，在安德桥南。分县后，易以石。《沈志》。同治十二年，水利工程局重建，并于北埭添筑一窠，以泄莺脰湖水势。

小暮虹桥，在下湖桥南数武。同治十二年，水利工程局重建，于南埭添筑小窠十一座。

通安桥，俗呼南渡桥，跨运河。同治十一年，水利工程局重修。

太通桥，跨后溪。光绪三年，里人黄楷、戚少兰募修。黄兆棠记。重修太通桥记：莺湖之滨，东西相跨者为太通桥。水通苕霅，陆步顿塘。辘轩传符，贾旅征宦，绎绎煖煖，相续不绝，故浙湖之孔道也。桥始建在宋庆元三年，其后屡毁屡建，具详志乘。今距康熙五十四年重建之时，将三周甲子矣。历劫兵火，巍然独存，足为斯桥幸也。顾桥址虽固，而石级渐倾，雨雪颠蹶，行者病之。桥之所界东西埭，曰宁泰坊，曰八景坊。或家于斯，或贸易于斯，相与谋所以修是桥者，慨然解囊，乐成善举。吁！可嘉已夫。古者自都垆迄乎郊疆，立官师，主兴役，驷见火覲，期诸司里障陂泽，成津梁，毋不便于民。是修理桥梁，固牧民者之责也。今诸君为行旅计，不辞劳，不吝资，岂非吾里好义之风深足嘉尚者哉？是役也，经始于光绪丁丑之孟秋，蒞事于仲冬，凡用钱四百五十缗有奇。至督率之劳，则戚君少兰与余弟元之两人任之。光绪三年冬，黄兆棠记。

升恒桥，一名观音桥，在刘王庙前。石级架木，光绪十二年募修。

寺浜桥，跨荷花池，石级架木。初建无考，光绪十二年募修。前志未载，今采。

开泰桥，一名新桥，跨后溪。旧系石桥。光绪三年，里人募修，易以木。

中木桥，在开泰桥南，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四年，里人募建。光绪十二年圯，重募建。

永福桥，跨螽斯港，今毁。

永寿桥，在永福桥西，今毁。

济南桥，今毁。

安平桥，俗呼三官桥，跨邛字港。光绪十一年，里人募修。

祥福桥，在城濠南，光绪十二年重建。

东安桥，俗呼石灰桥，跨战河，咸丰四年重修。

延寿桥，俗呼六里桥，在顿塘。咸丰十年寇毁。光绪十三年，金华郑樟华募建。

韭溪桥，在三都西。乾隆元年，秦天赞重建。前志未载。同治八年，贡生秦廷玉募修。

袞腰桥，在唐家湖东北。道光某年重建。同治十年，水利工程局重建。

补遗

东林桥，在三都西韭溪，今存。龚洪记。重建东林桥碑记：去松陵之南三十里许，曰韭溪者。其地僻，其人稠。有祠一所，曰东林，盖建于元也。祠隅有石梁一座，亦曰东林者，因祠而附焉。建亦自元，但滨于

湖而急湍怒涛之所奔冲，迄今岁久而湮没，甫二百余年矣。虽遗址尚存，而贸易往来者咸为不便。余大父守耕君存时，欲利于人而为之重创。嘉靖戊子，募人捐财以治之。恐易废弛，而为之坚固，乃功大而物廉，垂成而遂止。弗果厥谋，亦桥之不遇也。今年春，南桥钱君乐渔、严子深慨□□之废坠，乃力为之图完。一方之人咸鼓舞之，亦不惜资而为之助也。于是斯桥遂成矣，尚何徒涉之急哉？乡尊□党命余记之【缺字疑为“里”】，余感二君深慰大父之所望，故不辞疏陋而遂书于石。嘉靖乙巳岁仲春朔，石溪龚洪撰，小溪龚泽书。案：是桥《翁志》云初建无考。今夏，秦子清丈元文、仲玉侄元蕊两茂才于榛莽中访得是碑，拓以寄余，知桥建于元，惟年月未详，想已失考。文虽不雅驯，全录之，以备初建之考证。

官舍

巡检司署，在安德桥北。千总署，在一镇地。均咸丰十年寇毁，未建。

经制外委，居北口汛，亦毁。

盘盐厅，在东乙圩。雍正五年，浙闽总督李卫建头门、官厅、书楼，后废无考。嘉道间，赁居一镇地大智禅院。咸丰时，赁居清机禅院，后裁。

押佃公所，在巡检司署旧址旁。光绪十三年十月，建头门三楹、厢房两间、平屋三间。

职员杨廷模等稟略云：平望租风日坏，顽佃势必送城押追。因穹远不便，前于光绪五六年间，稟请设立押佃公所在案。因觅屋维艰，是以延阁。年来租风愈坏，顽佃更多。现择于司署旧址旁，造平屋数间，为押佃公所。立循环印簿，逐日送由巡检稽核。遇有患病，立予保释。别项案证，概不收管。

至封篆时，即行裁撤。由震泽县张大任据稟详，奉臬司张富年批：如详办理，即饬遵照。

仓储

社仓，一在六镇地，廩屋八间，筹房一间，门垣皆备。乾隆六年，里人陈时夏、姚仲英捐建。沈彤《吴江县志》。一在南骸圩，廩屋十楹，每楹容米谷四百石。乾隆十一年，知县陈和志建。沈彤《震泽县志》。今并废。咸丰元年九月，奉上谕：“陆建瀛奏‘劝捐乡谷以储民食’等语。江苏省频遭水患，闾阎拮据。经该督饬属劝捐乡谷两月以来，据上元县乡捐谷三万二千石，江宁县乡捐谷二万七千石，已属亦有成效。著该督即饬各属，按照所定章程广为劝导，实力奉行，毋得日久生懈。义仓之设，系由民间公正绅耆自收自放，不涉官吏之手，无抑勒侵蚀等弊，最为善政。朕轸念民艰，时萦怀抱。封疆大吏均有父母斯民之责，果能豫筹本计，图匮于丰，使官民之心上下相信，则赙恤义举，吾民自必乐从。较之歉岁始议捐输更有裨益。著各省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详细体察，妥为办理，用副朕意。钦此。”

光绪四年巡抚吴·札：照得积谷所以备荒，所重者在谷。查苏属自同治七年饬备积谷，迄今各县分别存钱存谷。当时原属因地制宜，然仅存钱而不存谷，一遇凶荒，不特谷价昂贵，抑且购买倍难。本部院有鉴于晋、豫近年被灾之惨，移粟之艰，亦由平日本地积储空虚，临时皆须仰给外省接济之故。光绪二、三两年，江苏旱蝗相继。苏属虽未有害，宁属已有成灾之处，乌可不思患预防。查苏、松、常、镇、太所属各州县，有存钱而无仓谷者，应即赶紧择地建仓，豫备购谷存储。其已有存谷者，亦应赶即添造空廩，秋成后添

储谷石。其钱谷并存者，除酌留存钱若干生息，支抵晒晾经费外，均应一律添仓添谷，用备凶荒。该县于文到五日内，察核择地建仓与添造空廩，赶紧勘估。一俟秋成，即便购买新谷上仓。应自本年下忙起，仍一律带收积谷。此目下之取诸于民者，将来仍须还之民，不过为民牧者豫筹积储，庶不致临时无可设措。此系本部院特札饬办之件，幸勿稍存玩视。切切。

积谷仓，在殊胜寺内，仍旧仓遗址，并拓僧屋废地。计二亩。建厅屋十间，廩屋一十八间。光绪四年六月建，计用钱六千馀串。

电线

平望为四达通衢。自苏垣电报局立竿引线，沿塘迤迤，自北而南。至上塘长老桥北，另分一股为西路，电线直达浙江之南浔镇。

电线兵房，在安德桥南驿旁，赁屋居之。界内电线责成平望营千总照料。光绪九年七月，设南至王江泾，北至白龙桥，西至花港亭，共六十五里。汛官每里每月薪水银一钱六分，共月领银十两四钱。汛兵，每二十里派兵两名，为一正一副。共三正三副，每里每月银一钱六分，共月领银十两四钱。十三年正月，汛官每里每月减去银六分，汛兵每里每月减去银四分。

平望续志卷三 营建二

义学

在虚字圩，亦称艺英书院。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光绪〕三年，知县王树棻倡率士商募建。五年，里人吴沐三募建养正堂及花厅，计费钱三千馀串。巡抚吴元炳、震泽令王树棻各有记。重建艺英书院记：吴中自昔为人文渊藪，义学之设，自省城以至外邑，无虑数十百所。余抚吴之四年春，震泽平望镇艺英书院重建落成。案《苏州府志》，平望书院本义学也，旧在蠡斯港。乾隆十一年，邑令陈和志奉府牒改建于吉祥庵故址，颜其堂曰“养正”，中祀先贤朱子。复扩其西偏为艺英书院，又西北隅为湖山平远阁，肄业之斋、庖厨之室一时咸备，甚盛举也。咸丰庚申，镇罹兵燹，弦诵之堂，鞠为茂草。越十八年，为光绪三年，鹿邑王君树棻来宰斯邑，以振兴学校、修举废坠为己任。爰捐廉倡举，并劝谕里中士商量力捐助，鸠工庀材，就旧基而兴之。经始于丁丑秋仲，七阅月而工竣，计构瓦舍二十馀间，用钱一千二百馀缗。既蒞事，乃详具颠末，请余为之记。余维书院者，古小学之属也。堂曰“养正”，盖以养正之义为诸生告？《易》曰：“山下出泉，蒙。蒙以养正，圣功也。”人生十年曰“幼学”，得所养则进于高明，失所养则流于汙下，圣狂之分实由于此。古人知其然也，为之立学校以养之。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养之始也；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养之继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养之成也。《孟子》曰：“养

其大者为大人，养其小者为小人。”养顾可不正乎？所养正，则措之于行为正道，发之于文为正宗，传之天下后世为正学。自非然者，骛标榜，炫才华，驰骋于词章，支离于训诂，弋科名而取利禄，其为不正孰甚焉。夫岂余所望于诸生者哉？平望踞湖山之胜，九峰三泖环其东，其西则太湖三万六千顷，汪洋浩瀚，波谲沦诡，莫釐、缥缈诸峰时隐现于朝晖夕阴之际，则山川钟毓之英，与官师栽培之笃，尤必有相与有成者。余故乐为记之如此。是役也，董其事者里人附贡生吴沐三，监工则平望司巡检程钧也，例得备书焉。光绪四年戊寅夏五月，抚吴使者固始吴元炳记并书。

丁丑夏，树棻由吴县移知震泽。下车之始，窃维宏奖士风，为训型之本。矧震泽为吴江分县，素称文物之邦。其距城四十五里有平望里者，邑之巨镇也。案翁徵君广平《镇志》云，平望之名始于汉建平中，为地甚广，非若今之数里而已。迨我朝雍正四年分县以来，其地大半隶震泽。人文炳蔚，景物清华。地虽一隅，无殊通邑大都。里之中，向有艺英书院，在虚字圩，义学西偏。乾隆十一年，邑宰陈君和志奉郡守傅公椿命，劝里中士人，就吉祥庵废址改建者也。中设先贤朱子位，其后曰“养正堂”，堂之旁即书院。又西北为湖山平远阁，可眺洞庭东西两山。凡诸生童肄业及孤寒子弟就学之处咸备。阁之下，有三贤祠，祀明苏州府同知任公环、吴江知县杨公芷、邑诸生张先生起元。此三公，皆有功烈于平望者也。自是而圯，而建，而修，志乘纪载綦详。洎遭粤寇之乱，鞠为茂草。树棻因公戾止，辄叹斯里人文之盛，虽历兵燹而兴起者彬彬焉，惟此书院犹未建复。树棻以为此守土之责也，爰为首先捐廉，余则取伙于士商以成斯举，计费钱一千二百馀缗。是役也，创始于丁丑夏，告成于戊寅春。虽未能悉如旧观，而供奉朱子与肄业诵读之所，已称苟完。噫！昔文翁守蜀，广起学校，在陈君当日何以异是。今所兴不及所废之半，实有愧于陈君。后之君子，尚其有以恢复旧观，勿使前贤专美，尤树棻所深幸者。时将受代去，因志其颠末如此。光绪五年己卯四月，鹿邑王

树菜记。

一在殊胜寺，久废。

坊表

一在南霄圩，为邵汝龙妻徐氏建。

一在北万圩，为汪镛继妻徐氏建。

一在北在字圩，为黄在中妻袁氏建。

一在牛字圩，为赵逢聘妻卫氏建。

居第

大好山房，在半路亭，徽州府知府吴邦基所居。

听莺居，在冲水湾，徵士翁广平所居，今并废。

日新堂，在东溪河，礼部左侍郎殷兆镛所居。致仕还，迁居苏州葑门内萧家巷。

八慵园，在前街，吴格所筑，德清俞樾题，殷兆镛、秀水杨象济各有记。

遯庵，在西塘街，两浙盐运使经历黄兆棠所居，自为记。遯庵记：己卯四月，余于舍之西偏辟荆榛得隙地，纵四弓强，横倍之。筑室三楹，设几案书史，游息其间。自书“遯庵”榜其庐。有客过而笑曰：“子误矣。《说文》：‘遯，训遁，逃也。’吾子读盐铁书，筮仕入越，剔弊突，兴利源，励精图治之不暇，奚遯为？”余曰：“嘻，遯岂余所愿哉？世党同而伐异，余则块独无偶；世尚华而鄙朴，余则弃陋不文；甚或折腰齟齬走津要，如赴火蛾，余则强项任真啜喉触讳，若凿枘之不相入。《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余自愧君子，而不获与君子遇，实逼处此，宁

俾我遯。遯，岂余所愿哉？”客默而退。

墓域 义冢附

诗人贞靖先生张世炜墓在三都西南参圩。

江西高安县知县沈祖惠墓在常熟圩。

鹤癯道人陆俊墓在金家池口濆字圩。

孝廉方正翁广平墓在三都西北乙圩。

赠户部员外郎黄韶钧墓在东闻圩。子，赠户部员外郎学海，赠盐运使副使宗潮，赠户部郎中庆澜；孙，赠刑部主事荣桂祔。王锺英填讳。

义冢 附

在南骸圩旧冢北。光绪六年，赵庆珍捐田一亩八分，吴宝善捐田一亩。

平望续志卷四 营建三

寺观

殊胜教寺，在莺脰湖滨，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六七年间，本寺僧重建禅房。光绪五年，重建山门。

通济禅院，在莺脰湖滨，咸丰十年寇毁。同治五年，本寺僧重建大殿、东西两庑。光绪十二年，里人重建山门。

清真道院，今名元天宮，在殊胜寺西，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四年，道士徐翔重建山门。七年，建楼三楹。吴复亨记。重建元天宮记：莺湖之滨巍然而为佛刹、仙宮者，有二焉，曰殊胜教寺，曰元天宮。案邑志，宮创于宋建炎中，初名清真道院。明洪武十年，真人张宇初改题元天宮。自是而圯，而建，而修，岁月无考。迨毁于嘉靖二十六年，浙人童儒等倡助重建，孝廉钱用商勒石以记之。国朝康熙四十年，住持黄鹤鸣修，增建三元殿。乾隆二年，住持沈修期重建灵官殿。五十二年，嘻出告灾，正殿毁。住持巴纯一募资重建，先大父司训公为之记，勒石于壁。咸丰十年春，贼窜入，殿宇毁。克复后，居民之来镇贸易者渐次成市。其法嗣徐翔精喉科，避于乡，以岐黄糊口，积有馀资，于同治四年冬重建山门三楹，栖身以卖药。铢积寸累，今又建楼三楹，供真武像于其中，招集徒嗣，冀复旧业。鳩工既竣，羽衣来谒，告余曰：“旧刻剥蚀，莫可稽考。愿志颠末，以谗来者。”余固不能文，惟遭此兵燹之劫，莫能振兴者居多，而徐翔以一黄

冠，重整旧观。余得摩挲旧物，是皆神灵默为呵护之力也。惜乎殊胜旧址，惟于荒烟蔓草中凭吊欷歔，不禁感慨系之矣。爰志其大略以应之。同治七年戊辰八月，里人吴复亨记，翁乐书。

古观音堂，在太通桥西堍。咸丰十年寇毁，同治五年重建。

青莲庵，在璧字圩，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十二年，募建三官殿三楹。光绪元年，建观音楼五楹。

万寿庵、守老庵，均在虚字圩，今存。

雨珠庵，在虚字圩，咸丰十年寇毁。同治中，里人募建正殿、山门。光绪十年，殿毁于火，十二年重募建。

水瓶庵，在奎字圩。道光季年，范用源募建妙明阁、种纸庵，文人骚客往往角艺讌集其中。咸丰十年寇毁。光绪十三年，里人募建大殿五楹。

香像庵，俗呼北茶亭，在三镇地。咸丰十年寇毁，同治中米业醵金重建。

太平庵，在三镇地，咸丰十年寇毁。同治九年，里人黄庆澜、王钟英、吴复亨等募资改建接婴所，并造市廛三楹，以租息作接婴经费。

祥福庵，在东乙圩，俗呼东观音堂，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八年，里人募建正殿、山门。

清机禅院，俗呼小云台，在万家池中，咸丰十年寇毁。

定福庵，在一镇地，今名大智禅院，咸丰十年寇毁。

弥陀殿，在安民桥东堍，桥上有关帝阁，均咸丰十年寇毁。

仁济庵，在仁济渡口，今存。

浮碧庵，在十九都，今废。

乾元庵，在二十三都爻田村，今废。

珊瑚庵，在六里舍。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年重建。

宝慧庵，在六里舍。咸丰十年寇毁，光绪八年募建。

鹿野庵，在浑水河，今废。僧上英·过鹿野庵：漫说岩栖寺，松泉近世情。宁知真静者，不爱有高名。此地竹皆直，前溪水至清。溪声兼竹色，与子一嚶鸣。

粟隐庵，在金家潭，咸丰十年寇毁。同治中，里人募建正殿、山门。

福德道院，一名上昇观，在上昇村，咸丰十年寇毁。

祠庙

元真子祠，在平波台，咸丰十年寇毁。

刘公祠，旧在东岳庙内，咸丰十年寇毁。同治七年，里人吴复亨等设位于香像庵祀之。

元坛庙，即问莺馆基，道光六年毁，重建。年月无考。咸丰十年寇毁。

东岳庙，一名小九华，在驿南，咸丰十年寇毁。光绪四年，游方僧永缘、莲常重建山门五间。八年，僧莲觉、莲常建东客堂三间、厨房三间。九年，建西客堂三间。十年，筑东围墙，建方丈三间。十一年，建观音殿五间。

昭灵侯庙，俗呼城隍庙，在巡检司署左，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六年，里人周士忠募建后殿、书厅。光绪元年，建头门。四年，造戏台，增高围墙。十二年，黄楷募建翻轩三楹。旧有程邦宪《重修记》。重修昭灵侯庙记：郡邑祀城隍

神，所以守护一方水旱、疾疫，士民祷焉。久则亦有迁代，如世之黜陟者，其来旧矣。惟吴江之祀昭灵侯，则永久不替。侯为唐太宗十四子，讳明，封曹王。调露中，为苏州刺史，有惠政。先天二年，始立庙于吴江。后梁开平间，淮寇围吴，钱武肃祷之有应，奏封昭灵侯，遂以为城隍神。侯庙之在邑者，凡十有二，而邑南五十里为平望镇，其香火特盛。盖吴之达浙闽者必道，是为南北通衢故也。始建不知何时，明万历中，周之轼改建于西南。国朝康熙间，里人费国荣等增建前殿及门观。乾隆三十二年毁，傍建五峰园，具泉石之胜。嘉庆丁卯，殿毁于火，太学生张廷敕、赵丕承、吴钟秀，明经吴鸣镛等集资重建。道光七年，徐正元、王曰智等复募修殿寝、门观，一切视昔有加。园林亭榭亦如之。工既成，里人太学范君用和、用源请书以志之。余惟侯之德在全吴，而庙祀独在吴江，又独盛于平望，士民奔走营建惟勤。其所以庇佑斯土者，宜有见于记载，顾独存于士民之心，而侯之事迹阙如。自有明至今，其修建岁月亦迄无碑志可考。予旧居距庙一里而近，幼随父老肃然展敬。今阅数十年，庙貌聿新，故因范君之请，谨书之，以扬神庥而诏来者。赐进士出身、鸿胪寺少卿、前户科给事中、京畿道监察御史、翰林院编修、里人程邦宪敬撰并书，道光十年岁次庚寅。里人太学生范用和、用源立石，里人周龙纪勒。

文昌阁，旧在通安桥南畔。后圯，移文昌像于南茶亭。咸丰十年寇毁。同治中，里人吴复亨仍募建于通安桥畔旧基。

刘王庙，在璧字圩观音桥旁，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十一年，里人李廷椿募建后殿。光绪三年，周士忠募建书厅。五年，黄楷募建曲廊、亭子、四面楼三间。九年，吴沐三、黄楷增建戏楼、头门、围墙。十二年，黄楷募建前轩三楹。

金龙四大王庙，在南骸圩，咸丰十年寇毁。

关帝庙，在长老桥北埭，咸丰十年寇毁。光绪十年，吴沐三、黄楷募建大殿五楹、东西厢房、头门。

施相公庙，在前街，咸丰十年寇毁，光绪二年重建。

顿基王庙，在东乙圩，咸丰十年寇毁。

八蜡庙，在声字圩，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六年，里人募资重建正殿。

龙王庙，在一镇地，咸丰十年寇毁。

金城王庙，一在桑磐村，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十二年，里人募建。一在吴泾村，亦毁，十三年募建。

财神庙，在大育圩，咸丰十年寇毁。同治中，里人募建。

盛将军庙，在盛墩，咸丰十年寇毁。同治中，里人募建。

武帝庙、文昌庙，均在韭溪归字圩。明万历季年建，今存。前志未载。

唐塔庙，在拜字圩，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十年，里人募建。

五路神祠，在马家港口，咸丰十年寇毁。同治中重建。

程氏家祠，在东乙圩，咸丰十年寇毁。

王氏宗祠，在声字圩。道光二十二年，王佐、王绍轼、王毓蕙建。咸丰十年寇毁。同治十二年，毓蕙等重建。

秦氏支祠，在二都西参字圩。道光三十年，秦源、秦秉铨建。

善堂

众善堂，在关帝庙东庑，咸丰十年毁。光绪六年，护理巡抚谭钧培奏请各属设立善堂并捐资，札飭江、震两县于平望镇倡率重建。按察司使裕·禁阻葬示：民间举行葬事，或殡葬祖茔，或另择坟山，均应听其自便，岂容坟邻、地棍人等从中索诈阻拦，致滋扰累本司。前因苏省人民有托故停柩，积年不葬情事，当经剴切出示谕禁，并通飭各属：凡有未埋尸柩，均令其一律收殓在案。兹访闻吴江、震泽两县地方，每有拦葬之风，而震泽、黎里为尤甚。不拘大户小家办理葬事，该处坟邻、地棍辄以吃饭为名，恣意讹索。稍拂其欲，即添砌碍风水、害地道等浮词纷纷缠讼，甚或纠合匪类阻挠坟工。因而力量稍薄之家，视卜葬为难事，因循耽阁，经年暴露，口不忍言。试思亡人以入土为安，定例以停棺为罪。未葬者，本司尚劝其乘时掩埋，岂愿葬者该县转任其藉端阻扰？江、震两县如此，诚恐苏省各州县似此拦葬讹诈者，亦所不免。亟应一体严拏惩办，以妥幽灵而挽恶俗。除密飭查拏外，合行出示严禁。嗣后，乡村市镇遇有举行葬事者，倘坟邻、地棍混行阻拦，藉端讹索，许被害之人赴所在有司指名稟究，以凭拏案惩办。保甲知情徇庇，一并拏究。本司令行禁止，谅亦共见共闻。该棍徒等倘敢不知敛迹，仍蹈前辙，一经访拏姓名，或被告发，定即严拏到案，照棍徒生事扰害良民例，从重治罪，决不宽贷。特示。道光十五年三月□□□日示。署知县汪·奉巡抚部院丁札示禁碑墓：为立碑示禁，永杜弊端事。同治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奉江苏巡抚部院丁札开：照得地方官相验命案例，止许随带仵作一名、刑书一名、皂隶二名，一切夫马、饭食俱自行备用，不许书役人等需索分文。乃访闻苏省遇有命案相验，随带书差、跟丁、人夫多至二三十人，辄向尸亲、犯属、地邻索取尸场使费，甚且有望邻、飞邻名目株连蔓引。比户惊惶，殊堪痛恨。夫以尸亲含冤，凶犯议抵，

为小民至哀惨之事。乃书差等反因以为利，竟欲雪上加霜。以居近里邻，谊关族戚，实案外并无干涉之人，而若辈偏藉此诛求，大煽城门之火。在受者既吞声而饮恨，在闻者亦扼腕而咨嗟。为民父母之谓何？本部院参稽群议，搜剔弊源，金以为欲禁书差之需索，必先优给书差之公用，尤应减省书差之人数。爰将下乡相验各项，逐条逐款参酌定章，通飭各厅、州、县一律办理，合行札飭。札到，即便遵照后开章程。凡遇一应命案下乡相验，务须轻舆减从，一切费用照例自行捐给，由县详明立案。此后，如有书差人等藉端滋扰，索取尸场规费分文者，严行惩治，以苏民累。倘地方官不严行禁止，准受害之家赴该管上司喊控，以凭分别参办。仍一面全钞札文并后开各条，出示晓谕，立碑城隍庙前，以期永杜弊端。限本年三月内摹拓示式呈送。此系各州县造福无疆之事，减一时之官样，便省书差数十人之骚扰；分一勺之廉泉，便除小民数十家之拖累。各宜实心遵办，以副厚望，切切等因，并蒙钞发章程下县。奉此，各行遵照札钞章程，立碑示禁。为此示，仰阖邑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嗣后，凡遇一应命案，本县下乡相验需用，随从书役、人夫均遵照定章名数酌带。其一切费用亦一律由县捐廉给发，不准在外需索。自示之后，如有书差人等藉端索取分文者，准到县喊控，定即立拏到案，照例惩办，断不姑宽。圩甲人等徇情容隐，察出并处不贷。各宜遵照，切切。特示。

今将相验各款明定章程，详列于左：承行一名，每日饭钱二百四十文；招房一名，每日饭钱二百四十文；忤[作]作一名，每日饭钱四百文；皂快二名，每名每日饭钱一百八十文；行杖二名，每名每日饭钱一百四十文。以上随带书差已照例定额数量为增加，不准于现定名数外再有多带，能减者更善。跟班二名，每名每日饭钱一百四十文；厨役一名，每日饭钱一百四十文；轿夫四名，每名每日饭钱一百二十文；伞夫一名，每日饭钱一百二十文。以上随带夫役同书差人等，总共不得过十五名。地保伺候，每案给饭钱五百文；土工每案饭钱四百文。本官船一只，每日钱一千文；书差、轿伞船二只，每只每

日钱八百文。无船者雇小车，每车每日钱四百文。搭尸厂给钱一千文，芦席给钱二百二十四文，红白布给钱一百四十文，烧酒给钱三百文，苍术、白芷给钱一百文，银硃笔墨给钱六十文，尸格给钱二百文。刑书招详纸张钱八百文，招解案加二百文；招书办稿一切纸张钱三百文，如不招解减半；代书纸张钱二百文。以上随带书差一切人等饭食及各项费用，均由该厅、州、县自行捐廉给发，不许向民间分派丝毫。同治八年二月□□日示。

接婴所，在三镇地。同治九年，里人黄庆澜以太平尼庵废址改设。馀地造市房三间，取息充接婴经费。

水龙公所，在殊胜寺内东偏。光绪六年，里人黄汝梅、黄楷就废地募建为八景坊水龙公所，遇有失火，齐集驰救。他坊水龙俱存庙内。

放生池，在璧字圩。光绪十二年，里人殷葆汾、唐乃亮募资捐设。

仁善局，在通济禅院西偏，今无定所。道光癸未大水，邑人费兰墀买田数顷，以岁所入，在平波台振贫。孙延洪、延庆、延鳌循行之，每岁至平望行施榼、掩骼诸善举。

古迹

韭溪。越伐吴，方会食，谍知吴杀子胥，即进兵，弃韭于溪，故名。

平波台。道光十八年，里人邵嘉穀重修。二十五年，复同僧觉修募资重建中殿，并于元真子祠旁新构一屋，张廷济记。咸丰十年毁。重修平波台记：明嘉靖间，道士周妙圆筑平波台于莺脰湖中，匪仅资登览也。飓风突起，樯倾楫摧，羈泊有地，危者藉安，其举甚善。时南京刑部侍郎沈演、中书舍人潘有功为之记。国朝嘉庆十三

年戊辰，平望里人邵国栋、戚汉源募建佛殿楼宇，湖州严其焜书沈、潘二记，刻石陷诸壁。次年，昭灵侯庙火，匠者不暇事，此工未竣，岁久且圯。道光十八年戊戌，国栋之孙嘉穀承大父志，修元真子祠，增甫里先生像，费丹旭晓楼画元真之像，翁雒小海又画甫里之像，周梦台记之，俱入之石。去年夏，中殿渗漏，嘉穀复同住持僧觉修募以重建。嘉穀既肩其劳，且敬承母夫人命，捐金特厚。又于祠旁构一屋，为来游者地。嘉穀家不甚羸，而瘁心力及此，贤已。抑其母氏之贤，有以成之也。嘉穀字稼甫，能读书，敦气谊。母徐太夫人明大义，膺封诰，尝出奩中金，命嘉穀修刊族谱，是皆可记者。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仲春，嘉兴张廷济为文并书。殷增·闰上巳修楔平波水榭，集兰亭叙字：兰室春又暮，幽怀畅殊未。期会托同人，觞咏随所契。况兹临清流，林亭欣得地。极目喻静观，放怀虚万类。年殊少与长，合坐群以次。兴殊丝与竹，朗抱静可寄。今人与昔贤，形迹虽或异。由其所兴感，千古同一致。临文时流览，述录将无既。会当乐其乐，无为感世事。汤贻汾·壬辰秋日，自武林来莺湖，宿平波台下：不信西湖月，相逢又此间。渔舟似村聚，树色若山环。久有烟波志，曾无诗酒闲。梦魂鸥伴稳，犹自故乡还。赵筠·同人纳凉平波台，次汤雨生都督贻汾韵：湖水白无际，凉蟾浴此间。得诗从吏隐，倚棹诵回环。浮世忙皈佛，伊人自梦闲。乾坤清气在，未拟扣舷还。郑祖琛·乙未新秋，八闽贺耦庚方伯出都由邗上驰书，约平望相晤，擘舟夜泊平波台：诗情画意晚潇潇，莺脰湖边小驻桡。过雨渔榔双桨活，迎风蟹火一星摇。北来京国劳飞雁，东去吴江枕暗潮。津吏不须频问讯，故人相约画眉桥。丙申夏，江西陈芝楣中丞踵耦庚故事，又约于画眉桥话别，再泊平波台：又向莺湖溯旧津，闲鸥应笑往来频。论交四海怜知己，作郡连番累送人。万里鹏程方振翼，一竿渔艇半收纶。慈亲无恙君恩重，为语西江旧吏民。左仁·登平波台：片石咸阳久不存，路人争说此台尊。樵青也拜君王赐，放浪烟波是主恩。○菱花颭水乱鸥飞，近日催租上钓矶。说与先生

应未信，鳊鱼不是旧时肥。○廖落乾坤一酒杯，肯将片石换尘埃。神仙羽化忠臣死，不见湖州刺史来。○少年湘上学垂纶，误出桃源别问津。三十六湾春水绿，扁舟羨杀老渔人。翁雒·同人平波台修禊：取次流觞不少停，团团列坐水窗棂。早知骚雅追韦白，竟许鸥凫狎紫青。仲御高怀呼不出，次公狂态酒原醒。大夫未共西施载，锦缆终嫌负越舲。吴涣·和张廷济题平波台元真祠潘稼堂赠志远和尚诗帖：风流先后相辉映，疑是神仙一再来。寿以文章都慧业，绿仍翰墨结莲台。年年此地看秋月，落落何人共酒杯。我欲危墙南向望，但凭烟水荡胸开。张钟：泼眼湖光催放棹，笑随野鹭避喧来。要联石鼎偕吟侣，拟办渔蓑坐钓台。僧喜结缘留滹茗，客思修禊欲留杯。重寻昔日词人迹，犹剩桃花照水开。凌泗·丁亥秋，登平波台用汤贞愍韵：一卷怀忠录，长留天地间。当年诗酒会，此地水云环。海浅仙犹劫，台荒佛亦闲。庐山真面在，珍重浦珠还。○我亦西台吊，招魂烟水间。一挥如意竹，重唱大刀环。朱鸟欲呼下，白鸥相对闲。拏音听不得，惆怅刺船还。案：琴隐小影，以杨象济旧藏拓本重摹勒石陷壁。

一株松，在唐家湖滨，今槁。秦秉纯·过一株松有感：古墓莫详所自出。有松特立，俗名其地一株松。曩与族叔小坡搜墓前断碣，字漫漶不可辨。今三十馀年，叔前没，而松亦槁死久矣。余重过此，为赋一绝。虬松曾此立盘桓，荒垄频搜断碣看。今日阿咸头白过，一坏空锁晚烟寒。

古银杏一株，在殊胜寺瑞芝房。相传系数百年物，大可数围，高百尺。贼踞时刀锯数次，离而复合，锯痕尤可辨认。红羊历劫，巍然独存。

平望续志卷五 职官

巡检

兵燹后，官册荡然，无可征信。今凭私家记载及得诸采访者，叙次如左。

道光七年，孟津。实任。

廖□□。署。

二十七年，寿庆龄。浙江会稽人，监生，实任。

咸丰□年，沈丙昌。字箕谷，浙江嘉兴人，附贡生，委署。

三年，沈念椿。字兰洲，浙江嘉兴人，附监生，委署。

何佑。字笙山，浙江山阴人，□□□，委署。

五年，周□□。字云门，□□□□人，□□□，委署。

六年，钱宝德。字幼珊，浙江嘉兴人，附监生，委署。

十年，汪其章。字少琢，安徽□□人，粤逆乱，逸去。

同治三年，鲍敷佑。字弼廷，安徽□□人，代理。

四年，朱凯元。字定庵，浙江仁和人，监生，委署。

五年，杭福清。字敏卿，浙江仁和人，监生，委署。

六年，钟贞。字干亭，浙江绍兴人，监生，委署。

程士垣。字□□，浙江嘉兴人。

八年，赵安澜。字幼邨，浙江绍兴人，□□，委署。

九年，江人树。字晴川，安徽□□人，□□，委署。

十年，周叔莲。字藕舫，□□□□人，附监生，委署。

十一年，赵振声。字裕堂，河南□□人，□□生，代理。

十二年，程有裕。字小斋，安徽□□人，监生，实任。光绪三年春，卒于官。

光绪三年，程钧。字鼎臣，安徽盱眙人，监生，委署。

三年，章世煦。字润之。

四年，陈儒修。字林仙，湖北□□人，附监生，委署。

五年，暴式昭。字方之，河南滑县人，监生，实任。八年二月，丁忧去。有传。

八年三月，汪聿桐。字□□，浙江仁和人，监生，代理。

八年四月，吴恩祺。字米生，浙江归安人，监生，委署。九年三月卒于官。

九年四月，陈其恕。字震百，浙江海宁人，监生，代理。

九年，朱甲荣。字震木，浙江嘉兴人，附监生，实任。十二年九月卒于官。

十二年九月，姚绍生。字嗣香，浙江仁和人，附监生，代理。

十二年十一月，蔡瀛。字莱仙，浙江德清人，附监生，委署。

十三年十月，俞龙盘。字秋泉，浙江萧山人，军功实任。

平望营千总

□□□□，吴长泰。

道光二十年，李天麒。字石庵，江宁人，武举人。咸丰三年，在江宁阵亡。有传。

刘耀海。字□□，靖江人。

韩福庆。字眉寿，松江人。咸丰十年六月初八日，在黎里阵亡。

同治四年二月，王晋春。字子香，松江华亭人，行伍，蓝翎都司衔，尽先题补守备。光绪九年十一月卸任。

光绪九年十一月，屠锡恩。字倬云，松江华亭人，由吴江城守营把总署理。

十二年六月，王晋春。仍回任。

淞南营千总

同治十一年，谢鸿恩。字仲甫，丹徒县人，蓝翎游击衔，尽先都司。十三年八月，署上海，提右营中领哨千总。

十三年九月，严益知。字静斋，句容县人，蓝翎补用守备，委署。

光绪元年十二月，谢鸿恩。仍回任。十二年正月，委署本营中军守备。

十二年正月，李明扬。字小邨，华亭县人，蓝翎五品衔，候补把总，委署。

十二年八月，谢鸿恩。仍回任。

管带太湖水师营官

同治某年，成永祥。字光彬，湖南长沙人，花翎记名总兵。同治十二年调赴上海。

十二年十一月，欧阳积福。字容陵，湖南衡阳人，花翎记名总兵。光绪十年六月交卸。

光绪十年六月，廖德旺。字瑞卿，湖北黄梅人，花翎总兵衔，尽先副将。十二年十二月，升署太湖协副将。

十二年十二月，綦高会。字德忠，湖南清泉人，花翎总兵衔，尽先副将。

名宦

李天麒，字石庵，江宁人。道光二十年，以武举人任平望营千总。廉谨自持，严巡防，勤训练。公暇蒔花种竹，间作诗。与里中文人相倡和，有儒将风。咸丰二年，粤贼扰九江，奉檄堵御。时总督陆建瀛统重兵遏截，甫交绥即溃。贼顺流而下。三年春，江宁陷，天麒战没阵所。吴明经鸣镝与天麒为诗酒交，闻耗赋七律二章挽之。吴鸣镝·挽诗：指挥仓卒返艨艟，一旅难支殿后功。马革裹尸无可觅【原文：马革裹无尸可觅】，雕戈奋定鬼犹雄。旌旗壁垒荒烟外，猿鹤虫沙浩劫中。欲赋大招愁北望，半竿斜日惨江风。○论心十载极交欢，遗政追思信不刊。游徼令严稀盗窃，赈灾心独亟饥寒。翩翩裘带称儒将，藉藉兵民说好官。重到衙斋花木冷，生刍一束泪澜洑。案：道光己酉水灾，委监发赈，力绝侵渔。

暴式昭，字方之，河南滑县人。光绪五年，任平望巡检。里中无赖聚赌敛钱，大为民害。式昭微服密拏，严行禁绝。尤深衙抢孀恶习，至一切陋规悉革除之。曰：“吾饮莺湖一杯水耳，饘粥不继，泊如也。”护理巡抚谭钧培廉得循声，于遵旨保荐人才折内牖陈式昭治绩。汇奏得旨，交军机处存记。在任三年，丁忧去。书孀妇严马氏事（黄兆棠代暴式昭拟）：光绪五年某月日，周家溪严马氏衰经，抱夫主踵署号诉。讯之，为匪某浑号“火轮船”者胁往湖郡，图价卖。泣不从，捶楚鳞伤，乘间脱逃者也。先是，杨柳浜有抢孀逼醮案，牵涉吴江。会江令兼权震泽，余具详，以越境擅理见斥。及氏来诉，余漫应之，而卒未理也。今年二月，飭查该匪，

则于去腊抢醮冯氏，妇雉经死，拟决矣。吁！使余当时详县案治，何至再醮冯氏妇之祸哉？然以余之畏缩，竟成冯氏妇之烈，而仍泄严马氏之愤。是使匪而获保首领，固不足以蔽辜。而穷檐农妇奇节卓行，天更不忍使之湮没不彰，而巧为表著也。程子曰：“士有一命之荣，当思为国利民。”况事关风化，徒以位卑言轻，不亟为昭雪，岂非余之罪哉？爰书“坚贞”二字，赠严马氏，以彰其节，并志余过云。

平望续志卷六 选举

科第 钦赐附

举人

道光十五年乙未，殷兆镛。号谱经。详第，另有传。

咸丰十一年辛酉北榜。是科本省未举行。北闈于九月举行。黄兆桧。号子眉，户部浙江司员外郎、河南司郎中、军机处行走、方略馆协修，截取记名繁缺府。京察一等，转福建道御史，四品衔花翎。恭校《九朝圣训》告成，加三品衔。新疆红旗报捷，特赏加军功一级。

同治三年甲子补行。吴廷桂。士坚曾孙，号章木。

戊午十一月举行。凌惟寅。号亮生。

六年丁卯，黄宝棠。号艺生，韭溪人。

九年庚午补行壬戌。黄灿。兆桧从子，号颖人，庚辰大挑二等，以教谕用。

十二年癸酉北榜，殷源。兆镛子，号小谱。有传。

进士

道光二十年庚子李承霖榜，殷兆镛。详“人物”。

同治十三年甲戌陆润庠榜，殷源。详“人物”。

钦赐 附

光绪五年己卯，殷柏龄。兆镛孙，号柯亭，刑部江西司额外主事。穆

宗毅皇帝圣训、实录告成，赏给举人。

武科

举人

同治六年丁卯，吴鸣銮。号鹤亭，胜墩人。辛未会试，拣选三等。

九年庚午，吴鸣皋。鸣銮兄，号鹤轩。辛未会试，原挑二等。

恩岁贡 重游泮宫附

吴鸣锵。士坚从子，号铸生，道光六年丙戌岁贡。有传。

徐锡琛。赋从孙，号江帆，道光十四年甲午岁贡。有传。

秦毅丰。号秋农，韭溪人，道光十九年己亥恩贡。

王宝书。忠裔，号酉山，道光三十年庚戌岁贡。有传。

秦廷玉。毅丰侄曾孙，号琢甫，咸丰八年戊午岁贡，州同衔蓝翎。

吴鹏年。士坚元孙，号迷卿，同治四年乙丑恩贡。

吴复亨。士坚孙，号觉初，同治五年丙寅岁贡。

孙云锦。号质先，光绪七年辛巳岁贡。

谢咸庆。号雪章，光绪十一年乙酉补行乙亥恩贡。

重游泮宫 附

王钟英。宝书从兄，号喆甫。年八十三岁，光绪十三年丁亥科试，

重游泮宫。

荫袭【原文无此标题，据版心中缝添】

荫生

殷葆鸿。帮办江南团练兆铨子，恤荫入监读书。

殷柏龄。户部侍郎兆鏞孙，光绪元年二品荫生，以主事用。

世袭

黄兆荣。从九品、率团被害兴顺子，赐恤云骑尉世职。

张□□。八品衔漳子，赐恤云骑尉世职。

例仕 军功附

嘉庆朝

吴汝敬。字临庄，号莲舫，吴江廩贡生。历署太仓州学正、靖江县训导、丹徒县教谕。

道光朝

赵桂生。号竹庵，吴江县学生。四川简州龙泉司巡检。

吴元炜。德瀛子，号子芾，邑庠生。以从九品分发浙江，保升县丞，加市政司理问銜。

邵嘉穀。字佳谷，号稼甫，监生。浙江曹江司巡检，调鄞江司巡检。

赵清源。桂生子，号稚竹，监生。议叙未入流。浙江丽水县典史，调奉化县典史，保升府经（历）知县用，五品衔蓝翎。

赵清寅。桂生子，号少眉，监生。四川补用典史，署剑州典史。军功保举应升之缺升用，加六品衔蓝翎。

凌文鹗。号爽皋，监生。浙江候补布政司经历，署台州府海防同知，代理台州府知府。

咸丰朝

吴宝仁。元炜子，号云伯。浙江宁海县县丞，捐升知县，补授镇海县知县。

殷兆铨。兆镛弟，号选之，吴江县附贡生。国子监典籍，候选教谕，署奉贤县教谕。蓝翎五品军功。咸丰十年，奏派帮办江南团练，积劳病故。恤赠道銜，荫一子。

周兆熊。号熙堂，监生。浙江候补府经历。

黄兆桎。庆澜子。详“科（第）”。

张增庆。号松亭。山西试用从九品，代理长子县县丞、屯留县典史、太平县史村驿丞，署泽州、汾州等府经历，阳曲县主簿、朔州吏目，五品衔。

同治朝

张士镛。号璞生，监生。浙江穿山司巡检，六品衔蓝翎。赴任卒于途。

孙葆枏。号叔廉，监生。浙江候补县丞，历署瑞安县县丞，处州、绍兴等府经历，五品衔蓝翎。

黄兆棠。庆澜子，号甘叔，吴江县附监生。两浙候补盐运司经历，升用知县，五品衔花翎。

赵煜。号湘波，监生。浙江萧山县县丞，五品衔。

凌文璐。文鹤弟，号幼鹿，监生。两浙候补盐运司运副，道衔花翎。

王廷鼎。号梦薇，监生。浙江丽水县县丞，五品衔，以知县候升。

陆荣标。号少甫，监生。浙江候补从九品，五品顶戴。

光绪朝

黄煜。庆澜孙，号辉石，监生。刑部江西司额外主事。

军功 附

李域。号朴斋，韭溪人。咸丰六年，投效提督周洪印营，随仗出力，由湖南巡抚累保至县丞，留于湖南补用，并赏戴蓝翎。委署平江县县丞。光绪元年，改指浙江。

平望续志卷七 人物一

人物

孙师孟 赵勤 秦士颖 赵桂生 翁广平

秦丕烈 族子钟瑞 秦秉纯 吴云纪 翁敦书

赵筠 子清晏、从子清壺 李湘 弟晋贤

唐君信、君仁 君仁子云龙、孙起鸿 唐寿萼 张钟、赵莲

吴家衔 从子文通 吴涣 孙澂 孙灵琳 翁雒 弟大年

吴鸣锵 范用源 徐锡琛 孙凤藻 凌坛 子镐

吴汝瑞 子廷桂 黄庆澜 孙煜、焯 殷兆镛 吴复亨

殷源 翁柑 翁棨 弟乐

孙师孟，字徵岩，号云峰，监生。少孤，有至性。年六十馀遭母丧，甚哀毁。尝从沈祖惠游，深器重之。著有《春晖阁诗钞》，毁于火。

赵勤，字敏甫，号篱士，监生丕承 见前志“艺能附传”。子，事继母以孝闻。友爱诸弟，怡怡如也。与人和易，而律己甚严。虽独处，无惰容。事无大小，一以诚敬处之。

秦士颖，字锐师，韭溪人。性孝友，喜读书。时吴江吴天章先生有慎交社，随伯兄士隆往，文章气谊，咸以非

常目之。家道始丰后啬，尝求馆谷于外。又以严亲齿衰，侍奉不可久弛，每力辞。昏定晨省，虽寒暑不委兄弟辈。父孚生年近八旬，忽欲置妾。士颖涕泣曰：“大人以儿辈不能事膝下邪？”因极谏，并取《孝经·父有诤子》章上陈。适酷暑蚊聚，竟夜长跪，俟父意稍回而止。未期年，父即卧床褥不起，率兄弟朝夕视膳，衣不解带者月馀。迨亲没，而孺慕不衰，殆可谓竭诚尽哀者欤。嗣后，家益贫，境益苦，而于先人遗产悉听兄弟分取，曰：“先人所有，皆可有的，且兄弟有之，犹吾有之也。”同居亲族或以非礼，相加，默然顺受，曰：“毋令外人知，貽家门羞也。”年七十馀卒。秦彬撰传。

赵桂生，字轮超，号竹庵，吴江县学生，丕省见前志“艺能附传”。子，官四川简州巡检。入蜀后，名益起，宦迹所至，辄有修举。尤喜吟咏，恒作诗以纪其事。

翁广平，字海琛，号海邨，纯礼见前志“文苑传”。子。七岁即解四声，年四十七始补府学生。少从唐仲冕、姚鼎、洪亮吉、张士元游。攻诗文外，尤喜异书。尝得《吾妻镜》五十二卷。《吾妻镜》者，日本国史也。始其国治平四年，讫文永二年，凡八十年。其纪将军执权次第、国王世系及会射之节甚详，而馀事甚略，且文义郁轳。及由海舶求其国书数十种，撰《世系表》十卷，地理、风土、食货、职官、艺文、兵事二十卷，名《吾妻镜补》，惜仅刻其半。其馀著作甚富，不下百馀卷。自遭庚申寇乱，所存者惟《平望志》、《吾妻镜补》、《听莺居文钞》、《杵臼经》耳。道光元年，举孝廉方正。年八十三卒。参《吴江县续志》、《翁氏家谱》。

秦丕烈，字启人，号啸庐，一号半痴道人，韭溪人。早慧能文，试不得隼，弃而学诗、学画、学医。事亲以孝闻，卖药所得，以供甘旨，终身孺慕弗衰。尝至昆山，路拾遗金，迟失主还之。岁饥，醵金振邻里，不足则典衣以继之。官阙里屯田，年五十三卒。族子钟瑞，字应祥，号怡庵，震泽县学生。与丕烈最相得，天性仁厚，与人一以真善易理。喜诗词，终日手一编，无别嗜也。晚年两目失明，困苦而死，遗稿尽佚。盛泽仲湘选丕烈诗刻入《留爪集》，即以钟瑞诗附其后。参沈曰富撰传、仲湘《留爪集·序》。

秦秉纯，字敏修，号孟亭，亦韭溪人。少攻制举业有声，试郡邑辄压其侪。院试俛得者三，时年已四十矣，乃绝意进取。居贫孝友，为族党所推。与人交，外和内介。门弟子多所成就。为诗，初喜宋元人，有《红叶山庄稿》。既与翁广平、邱孙梧讲论唱酬，遂唾弃其旧，更名集曰《唾馀》，亦选刻《留爪集》。《留爪集·小序》。

吴云纪，初名汝恒，字冠宸，号星甫。府学生，精医。年二十八悼亡，有二子。年六十二卒，未尝二色。同治四年，以义夫旌如例。参《旌表姓氏录》。

翁敦书，字二典，一字粵生，广平从子。少从广平游，后客游闽楚，题咏甚富。人真朴，笃于内行。好搜罗遗佚，与沈曰富同辑明御史李模年谱。年六十五卒。

赵筠，字竹君，号静芴，丕承次子。监生，候选按察司知事。为人敦厚周密，笃于伦理。少受书钱学博大培。大培，陆中丞燿诤友也，故于学能知大体。又从徐待诏达源游，及交钱塘吴锡麒、阳湖洪亮吉，其见闻益宏扩。丕

承素以睦姻任恤声于乡，筠事事承先志，复推广其所行。尝与徐达源葺徐俟斋高士祠，复得其《居易堂集》版，补刻残缺，俾成完书。又刻钱大培《餐胜斋诗》六卷。待友恩义兼至，家中落，仍好客不倦，缓急必有所藉。年七十馀，日必侵晓起，映窗光作字以千计，可谓勤矣。子清晏，号诚甫，吴江县学生。好古媚学，洋洋数千言援笔立就，赍志以没。从子清壹，号醇甫，工诗，病中口占云：“年丰我自艰薪水，身贱人谁计死生”，后竟以贫病终。参姚椿撰传。

李湘，字宇春，号雨村，自号铁笛道人。善八分，汉碣、唐碑临摹殆遍，而能自成一家。诗才清婉，《述怀》云：“燕子生涯浑不定，梅花心性本来寒”，可以想其生平。没后，同人携酒祭殡所，有诗纪其事。弟晋贤，字萍江，亦能诗。俱早没。

唐君信，字蔗圃；弟君仁，字菊溪，皆君振见前志“别录”。兄也。克承父志，凡施粥、掩埋诸善举靡不为。君仁子云龙，字瑞飞，亦勇于为善。访乡之老疾者养贍之。月朔望，于莺脰湖之平波台给以米。曾买田欲建义庄以贍族，未竟其志，早卒。云龙子起鸿，字兰皋，试用训导。循行之数十年以为常，年四十四卒。参李龄寿撰《唐兰皋墓志》。

唐寿萼，字菱伯，号子珊。少孤贫，曾习贾，心弗屑也。遂从叶树枚学诗，复刻意填词。中年境益困。尝一游彭城，不得志归。挟医术作近游，顾名虽起而贫如故。牢愁抑郁，一一假诗以发之。里人吴鸣锵序其诗曰：“如孤花独艳，么弦自鸣，令人不堪卒读。”同时，复有张钟者，字锡文，号虞堂，监生，亦少孤习贾。喜读书，兼耽吟咏。

师事寿萼，时周其急。没，复经纪其丧。钟生有至性，葬高祖下四世叔曾祖、本生曾祖、父母、两叔父之在殁者十馀棺，母及叔母并营寿藏焉。于居之旁辟地葺一室，颜曰“心精微馆”，春秋佳日小集同契，作文酒之社。不骛名，不广交，盖有足多者。年四十八卒。吴鸣铤撰《虞堂张君传》。

赵莲，字况生，不屑屑于制举，锐意攻诗及骈体文。与叶树枚、周梦台交，饮酒赋诗无虚日。学益进，而酒益豪。卒为所困，得瘖疾，年仅四十三卒。

吴家銜，字冰仲，号一峰，青浦县籍。父邦基，任徽州府知府。家銜生富贵家，顾性不喜与贵人往还。中年自放迹若狂，而中实狷。于诗颇刻苦，惜存者甚少。从子文通，字颖仙，青浦县学生，善诗古文词。咸丰季年，投笔从戎，垂三十年无音耗，相传陷贼死。

吴涣，字君壮，号右岑，士坚见前志“文苑”。孙。工举业，试不售，即弃去，习诗、习画、习法家言。近游旁郡数载，后之楚北，无所遇。归，诗益工，画益放。居恒嗜酒负气，不可一世，独于文字则虚衷不厌商榷。邑素有淫祀庙，祷疾者牢醴无虚日。涣母病没，巫言其为祟。涣率群季驾舟往载其像，笞之数百，碎而沉诸河。

孙澂，字岷江，一字琴恬。善隶字，纯法汉人，于近代尤喜桂馥，故甚谨严。性耽吟咏，与兄灵琳相唱和。灵琳，字伯贡，号九琳，鹭见前志“别录”。子。性刚直，事有不可，辄与人诤。慕孙锐高致，绘《桑盘小隐》图，题咏皆知名士。中年后，贫困以终，诗稿亦散佚。

翁雒，字穆仲，号小海，广平子。有夙慧，写人物、花

鸟如元人，设色艳而仍雅，浓而仍洁。两邑中，同时以画名者无以过焉。未弱冠，所至辄倾其老辈。雒既以画名，人罕称其诗，而不知于诗用力尤深。海宁蒋广文光照刻其《小蓬海诗》及《集唐诗》，入《别下斋丛书》。馀如论画、题画及诗话题跋甚多，皆未梓。弟大年，字叔均，承其家学，笃嗜金石考据，工篆刻。交游满大江南北，虽屡空，不轻干谒。生平著作甚夥，所校《旧馆坛碑考》，尤为精力所注。嘉兴瞿中谔序之，谓“可补欧阳《集古录》之缺，订亭林《金石记》之讹”云。参《吴江县续志》、《翁氏谱》。

吴鸣锵，字铸生，号琛堂，晚号复丁翁，岁贡生士坚 见前志“文苑”。从子。工诗古文，兼工书。晚年善用鸡毛笔，求书者踵相接。尝游艺江浙间，所交皆知名士。年七十馀，与侪辈论文讲学，高谈雄辩，无异少时。遭寇乱，佗僚以没。

范用源，字湘槎，监生。熟于掌故，尝于古刹访得元碑二种，盛将军庙古碑四，伏地洗剔捶拓，以资考证。并修杨高士菽墓，约同人设祭其地，风雅好事类如此。搜藏书籍甚富，晨夕研究，发为文章，具有根柢。后从长洲顾元熙游，学益进，有诗文遗稿如干卷。

徐锡琛，字江帆，晚号恬存居士，岁贡生。年三十丧耦，不再娶，亦不置妾。所居室曰“耐斋”，独居一室，诗酒自娱。所生子夭，益复无聊。客游吴门，主顾观察文彬家，与冯宫詹桂芬、嘉定程明经廷鹭友善。性孤高不谐俗，喜藏碑碣，书法得董、米神髓，曾刻其曾祖夔 见前志“别录”。《清秀轩诗稿》二卷。年七十卒。

孙凤藻，字啸林，监生师孟子。秋闱屡荐不售，辄弃去，肆力诗古，潜心程、朱之学。后进有文行者，折辈行交。家故饶，以遭郁攸之厄，家计日落，赁屋授徒。集文社于水瓶庵，引掖后进，盖结习犹未忘也。而性甚伉爽，终不获一抒怀抱。尝以满腹东坡自况，旋遭粤匪之乱，憔悴而没。

凌坛，字乘鹿，号苇裳，候选州同。家素饶裕，足迹罕至尘市。专工考据之学，尤熟于史汉。收藏金石碑版甚富。性耽吟咏。叶树枚评其诗云：“清新冷艳，在唐则李长吉，在明则徐文长，国朝惟蒋心馀能之。”仲湘选其诗刻入《留爪集》。子镐，字龙臣，自号天复子，候选县丞。自幼喜作诗，每多悲愤之音。尝从吴鸣锵游，谓其诗多商声，非少年所宜。洎遭庚申寇乱，更抑郁不自得，吟诗尽入商声矣。年三十四卒。

吴汝瑞，字君用，号孚卿，士坚孙，监生，候选县丞。有智略，敢于任事。咸丰三年，湖滨乡民聚众抗租，事闻省中。四年春，震泽令姚铎言于制军怡良，邀至省谋解散之。汝瑞曰：“可抚以德，不可胁以威。”制军然之。时梅堰镇相煽抗租，汝瑞至其地，谕以利害，众散。即用其人，获湖滨为首者，置诸法。明年，汤字圩复聚众效尤，势更猖獗。大吏以事奏闻，奉寄谕按法惩治。时巡抚吉尔杭阿知其名，商于制军怡良、藩司杨能格，介前令周沐润，招至署密谋之。大吏欲调抚标兵下乡，汝瑞恐骚扰，力止之。但募土人禽其党，解省置诸法。后邑令王寿迈、徐丙奎，前令周沐润赴乡，乡民擅与官敌，伤勇目一名。汝瑞

乃率所募，获其魁，馀党遂散。录功，保加六品衔。十年，粤贼南窜，与武举人吴鸣皋、鸣銮练乡勇，在吴淞一带杀贼甚众。粮尽不支，至梅堰遇贼受重伤。同治六年冬卒，年五十九岁。其毁淫祀事，载兄吴涣传。子廷桂，字章木，同治甲子科举人。有膂力，善骑射击刺。时赵忠毅公景贤方守湖州府城，遗书邀汝瑞共事，遣廷桂往依之。数月，贼围湖郡，会粮尽，令廷桂出城治粮。越三日，城陷，还家侍父疾，忧虑成疾，于同治六年春卒。吴廷枚撰《行述》。

黄庆澜，王钟英填讳。字镇涛，号琛圃，监生。幼工举业，试有司不利。会丁父艰，遂弃去，庀家政。时有挟贖券索逋者，弗为动，讼得直，人以是称其能。事兄以悌，寸缣一钱不入私橐。善楷书，守率更家法，生平从未作行草。兼工隶书，与长洲孙晋灏、震泽周之冕交，讲求隶字，所造益深。里中故有太平尼庵毁于寇，改建接婴所，并造市廛三楹，以租息充接婴及艺英书院经费。先是侨寓黎里，日暮有幼孩哭道旁，询之，则族弟御贼被害曰兴顺者之子。挈以归，饮食教诲，闻诸当路，得云骑尉世职。晚年，于育婴、掩埋、施衣各善举尤实事求是。与人交，谦易和平，然不随世俗波靡。年七十卒。殷兆镛撰传。孙煜，字焯石，刑部主事；次焯，字安观，皆兆桧子。好学能文，事继母以孝闻。惜不永年，煜年二十一，焯年十六，光绪八年秋，以喉症相继没于京邸。从兄灿刻两人遗诗，曰《燕令试帖》。吴仁傑、凌泗各有序。

殷兆镛，字序伯，号谱经，增见前志“文苑”。子。道光十五年举于乡，二十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入直上

书房，授钟王、孚王读，典湖北、陕甘、福建乡试，三典顺天乡试，一视学安徽，历充同考、教习、阅卷、读卷、知贡举等差。进讲经筵，累迁至礼部左侍郎，赐紫禁城骑马。王公朝士多出门下焉。咸丰十年，英夷犯淀园，兆镛抗疏数千言，力排和议。诸权贵见此疏，怒曰：“书呆耳。”传诵至英，国主命访年貌、爵里。上海夷目至吴江县询问，令大惊，以诡辞对。尝作《悲秋》诗，有“靦颜几辈容台议，惭对晶莹月镜痕”句。自注云：“我国文武大臣同英、法两夷集礼部换和约，夷人用大镜照各官为图，以进其国主。”光绪五年，日本使臣竹添进一^{竹添其姓，通称进一，字渐卿，名光鸿，号井井。}因公到京，致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夙仰殷尚书、张太史名，欲登龙门，末由介绍，求为代达请谒”等语。张太史者，今两广总督之洞也。据书具奏，报可，遂来修相见礼。言语不通，用笔谈云：“十馀年在海外读公请剿英、法诸夷疏，知中国大有人在。”其为外国所重如此。十一月，毅皇帝圣训、实录告成，总裁官等特蒙优奖，孙柏龄赏给举人。八年，引疾归。病革时，醇亲王飞递鹿茸、人参，贻书存问。九年九月，薨于郡城萧家巷新第，年八十。兆镛博学能文，议论名隽，自奉俭约，无异寒素。立朝五十年，清节不渝。既归，家居一年，仍手执一编，不入尘市。

吴复亨，号菊初，岁贡生。性伉爽，敢任事。熟于掌故、考据之学。兵燹后，于地方颇有修举。

殷源，字宿海，号小谱，兆镛子。同治十二年北榜举人，连捷成进士，选庶吉士。自幼随任京师，昼庀家政，夜

读书。《十三经》外，如《通鉴》、《文选》、《困学纪闻》等，皆有札记。蝇头细书，夜分不倦。尤嗜八法，临摹各体辄肖。九岁作擘窠大字，其外舅卓鹤溪少宰耘称为当出己上。有客戏以画扇命题，源隶书云：“芳草萋萋，乌鹊欢喜。明月一上，照见万里。”客大惊异。兆镛直内廷，凡奉敕缮写之件，未弱冠时即已代笔，上亦知之。后索书者众，往往更阑烛灺，挥洒百数十幅以为快。顾久困秋闱，屡得复失。荐卷者八，挑取誊录六次。连捷后，主司称其二三场有根柢，拔之以励绩学，时论以未获大魁惜之。咸丰庚申，淀园之变，寇逼宫门，惧有伏，不敢遽进。源登澄怀园土山，呼堆拨兵开抬枪击之，为一逃弁所呵而止。甲子冬，兆镛使闽旋里。源应试白下毕，舟行至月湖口守冻。只身仗剑，徒步五百里，省亲于黎里镇。遂从北上，经河间县，遇响马盗，下车与语，掷畀数金，盗感谢去。后随任皖江，出棚闻母病，千里驰省。母蹇步履，恒负以行。庚午，和州舟次，母程氏没，料理棺衾，纤悉拮据，益先意承志，夜视父寝乃退。光绪乙亥十二月，先兆镛卒，年三十八。事闻于朝，两宫皇太后至王公先达、远近士大夫咸为惋惜云。参《梦盦老人哭子文》。

翁枏，字柏岑。父雒有肝疾，枏刲臂和药进，旋愈。此后，虽盛暑未尝露臂，盖不敢令父知耳。诗画克承家学。年四十六卒。

翁荣，字稚欧，吴江县学生大年子。网罗散失，克承考据家学。弟乐，字次儒，候选通判。静默寡言，究心金石篆刻，先荣卒。惜皆未竟其业。

艺能

秦守诚 张学潮 子允桢，孙秋甫、諒甫 吴金寿 王宝书
 戚文光 尤枫洲 程庆华 史致坊 凌基 程东
 褚希孙 王骥 陆依仁 孙国桢

秦守诚，字千之，号二松，韭溪人，景昌 见前志“文苑”。子也。成童即通经史，于书无不窥，惟不喜时文，谓大丈夫宜稍有裨益于世，时文猎取功名小技耳。用是精究岐黄诸家言，访名师，求秘笈二十年，学大成，道亦大行。治病必先贫而后富，先乡里宗族而后出远。岁值水旱，访桑梓之尤无告者，量力周恤之；不足，典质以继之。其存心施济类如此。所居巨宅也，停厝不下二十馀棺。独力措资，告其子若孙，各相度吉壤，不三年次第埋葬，堂庑一空。父母皆寿逾八秩。守诚偕妻刘先意承志，务得欢心。嘉庆元年卒，年六十四。翁广平撰传。

张学潮，字文海，号素涛，居韭溪之地园。精瘍科，出门诊治，数里内虽大寒暑，不动舟楫，曰：“病家少一钱浮费，即助一钱汤药。劳人财以逸吾身，不敢为也。”乡里有贫乏者周之，惟恐人知。有犯之者，闭门不校，而卒为感化。其度量之卓越类如此。子允桢，字幹材，号述园，亦习岐黄业。道貌魁伟，抑抑自下。年未三旬，道已大行。四方以疾迎迓者，虽霖雨昏途，鼓棹兼程，曰：“病者度刻如年，敢自暇自逸乎？”道光己酉大水，捐助三百金，散给桑梓，复访孤寡老病者，招之来而厚给之。举乡饮介宾，

年七十馀卒。孙秋甫、凉甫，皆能以医术世其家。

吴金寿，原名鸣钧，号子音，士坚从子。苏州府学生，精于医。

王宝书，字森甫，号友杉，岁贡生。博通经史，工制举业，后进多所造就。善医工书，守欧、颜家法。

戚文光，精儿科，治辄应手愈。所制药丸，秘不传人。后嗣皆能世其业云。

尤枫洲，佚其名，六里舍人。性嗜饮，贫难自存。依一寺僧为生活，得儿科秘传，依治辄效。有一孩误吞铜练约长五六寸，用银钩裹糕少许，系线于其端。持其线，令孩吞钩，微击其腹，以线缒之钩练而出。又一孩面色黄瘦，医治无效。尤审视良久，曰“无病”。不得已，复启足视之，恍然曰：“楼居，足不履地，何由长成？”令孩每日下楼，席地行坐，亦渐愈。

程庆华，字縵云，邦宪子也。工书，如其父。后得妇翁顾通政莼授以笔法，其书由秀润而入瘦硬，小楷尤工。

史致坊，字竹轩，善行草书。

凌基，字半村，山水师鹤道人陆俊。见前志“文苑”。家素贫，性冷僻。尝客游郡城无所得，归益肆力于画。其惬意之作有高出道人者，昆山王学浩极称赏之。同里有程东，字桐生，工古隶，善铁笔，尤长于画，山水、人物、花卉靡不能。山水近文五峰。初从松壶居士钱杜游，得其传。后自成一家，高自位置，时多称之。

褚希孙，原名六言，字大舟，震泽县学生。少负神童之名，善作擘窠书。能诗。尝客游楚北、豫章。后被贼掳，

未知确耗。

王骥，字梦芴。少聪颖，精求画理。花卉、翎毛师蒋南沙，不数年遂臻神妙。平居息影杜门，兴到握管，自抒胸臆，非知己不能得其寸缣片纸。晚号独往老人。

陆依仁，字理行，号养泉。服贾。好风雅，善画花卉、翎毛，得包山遗意，同时罕能及之。皆得之天授，并无师承者。庚申寇乱后，贫病以没。无子，故所画流传极少。

孙国桢，号友兰，议叙从九品。工花卉、虫鸟，秀艳高洁，得元人设色法。善审鉴，收藏名迹甚夥。遭乱后，尽毁劫火，仅遗画册十数页藏于家。

国初，有张肩者，字尔就。康熙初，隐居浔南之石漈。张鑑《蝇须馆诗话》。善画竹，董肇镗《南浔镇志》。兼工山水、人物。沈登瀛《南浔备志》。据此，则肩为南浔人无疑。张庚《画征录》作平望人，讹。

忠义

咸丰庚申，发贼南窜，里人激于义愤，或举办团练，或徒手格斗，或自殉，或被掳。下至妇孺，义不受辱而死者指不胜数。事平，设局采访，一经上闻，皆旌恤如例。顾穷檐小民未尽周知，或无人呈报，至今日而事远年湮，其泯没不彰者更多矣。谨志所知，以概所不知。且以愧身列士夫，竟有甘心从贼，为名教之罪人者。昔欧阳修撰《五代史杂传》，引王凝妻李氏断臂事。兹志忠义，亦同此意云尔。

黄兴顺，从九品衔。咸丰十年四月，带勇杀贼，力竭

被戕。同治三年十二月，旌恤如例，祔祀府城昭忠祠。

翁荣仁，字春泉，服贾苏州。四月十三日贼至，自缢死。

谢锡桐暨妻陆氏、从弟锡椿，均四月二十五日自殉于东溪河本宅。

王九香，年十七馀。四月，遇贼被创死。

尤集芳、尤开祥、尤四乔，俱六里舍人。四月，遇贼迎击，以众寡不敌，同时被戕。

王文奎，六里舍荒字圩圩甲。四月二十七日，贼以钉枪攒刺数十孔身死。

徐璆，字馥庭，监生，六里舍人。闻警，约同邻里为堵御计。十年四月二十六日贼至，璆率众迎击，掷以砖石，连毙数贼。次日黎明，贼大队至，众散，璆独持刃格斗。被执，骂不屈，遂遇害，年五十八。

张坤泰，避居镇之张家村，与村人协同杀贼。四月二十七日被戕。

陆锡禧，四月二十八日殉于长荡滩。

沈砚香，四月舟次遇贼被害。

李元焯，号朗甫，韭溪人，震泽县学生。五月初十日贼至，与父均被掳。元焯掖父逃，贼释其父而禽元焯。大骂逆贼，贼怒，以火枪洞其胸，尸僵立不倒地。

秦廷宝，字秋原，震泽县学生。同日被胁，且斗且骂，投水死。

秦慕椿、秦锡谦、秦秉耿、秦秉松、秦元塍、李楷、钮义、石鼎立、严桂生及其子富春，俱韭溪人，同时御贼被

害。

吴秋江，避难韭溪，亦同时御贼被害。

戚崧，字看云。闻贼至，崧欲负母陆氏逃。母坚不去，谓国难与家难一耳，事至，当以身殉。母子相抱而死。

陈秀发，字仰山，韭溪人，有干练才。先招集村勇各守要害，与邻沈炳忠约：贼至必身为众先。五月十日贼猝至，炳忠力战死。秀发受重伤，口不能言，犹张空拳作杀贼状。众既溃，独眠荒冢旁。及暮，贼退，家人寻获，血透重衣，力难救矣，越四日卒。炳忠名孚卿。

沈春镛，字翰香，震泽县学生，水华港人。四月，贼窜韭溪，溪与水华港比连。春镛年已七旬，团勇率子侄守御查家桥。先后与贼格斗，杀贼甚多。二十六日，贼大队至，春镛首被创死。子壬林、侄之瑜各以身护，亦枕藉死。从弟承庚、仙庚继春镛志，招勇守御尤严。六月十二日，贼复至，众寡不敌，兄弟俱殉。

费理斋。忘其名。四月，贼扑平望，偕其父监生某、母某氏、妻某氏并三子 姓氏失考。避居庄桥之昭潭浜，遇贼，全家殉难。

朱秋林，贼至，偕妻李氏骂贼，不屈死。

邵嘉宣，字庆龄，四月二十五日殉难。

秦兆鳌、兆鹏，韭溪人，七月初七日被掳死。

秦兰墀，字山桐，韭溪人，约同志守御。子福田，字少山，素勇敢，杀贼甚多。五月十日，贼麇至，福田攘臂奋呼，连毙数贼。自寅至巳，贼益众，力竭被戕。兰墀身受重伤，越数日卒，年六十。

张少邨，避难韭溪，贼至投水死。

王畹兰，避难六里舍，遇贼被戕，年七十馀。

谢乾亨，号惕卿，过贼卡被执，大骂不屈。贼怒，处以极刑，乘间逃逸。越数日，因伤卒。同治三年十二月旌。

谢坤仪，字顺之，避难黎里。六月初八日，被掳死。

范履斋、庞仰端，均避难黎里，同日赴水死。

谢立淦，六月初八日于黎里遇贼，不屈被害，年二十六。

张漳，字子清，议叙八品衔。同日，在黎里率继妻卫氏、子楷、女四官、一婢，一门五口同赴水死。

张魁发、杨永发、杨独二、周本年、陆晴山、沈玉顺、吴椿梧、王二官、潘坚白，均遇贼被戕。

钮坝、徐俊甫均避难横扇，遇贼被戕。

徐文杰，工诗画并豪饮，避难急水港。贼欲胁之去，乘醉骂贼被戕。

钮益甫，避难横扇。贼至，欲掳其父，益甫挺身争之，父得脱，而益甫被戕。

施赋才，避难四都相公庙。十月二十日，被胁不从，被害。未旌。

陆友仁，议叙从九品。十一年九月，赴水死。

孙锡福，字备五，监生，避难于西火煨圩。十一年八月，贼至被掳，不屈死。

流寓

唐桂通，吴江人，避难韭溪。遇贼伤胁，肠出而死，年才十六。

害。

吴秋江，避难韭溪，亦同时御贼被害。

戚崧，字看云。闻贼至，崧欲负母陆氏逃。母坚不去，谓国难与家难一耳，事至，当以身殉。母子相抱而死。

陈秀发，字仰山，韭溪人，有干练才。先招集村勇各守要害，与邻沈炳忠约：贼至必身为众先。五月十日贼猝至，炳忠力战死。秀发受重伤，口不能言，犹张空拳作杀贼状。众既溃，独眠荒冢旁。及暮，贼退，家人寻获，血透重衣，力难救矣，越四日卒。炳忠名孚卿。

沈春镛，字翰香，震泽县学生，水华港人。四月，贼窜韭溪，溪与水华港比连。春镛年已七旬，团勇率子侄守御查家桥。先后与贼格斗，杀贼甚多。二十六日，贼大队至，春镛首被创死。子壬林、侄之瑜各以身护，亦枕藉死。从弟承庚、仙庚继春镛志，招勇守御尤严。六月十二日，贼复至，众寡不敌，兄弟俱殉。

费理斋。忘其名。四月，贼扑平望，偕其父监生某、母某氏、妻某氏并三子 姓氏失考。避居庄桥之昭潭浜，遇贼，全家殉难。

朱秋林，贼至，偕妻李氏骂贼，不屈死。

邵嘉宣，字庆龄，四月二十五日殉难。

秦兆鳌、兆鹏，韭溪人，七月初七日被掳死。

秦兰墀，字山桐，韭溪人，约同志守御。子福田，字少山，素勇敢，杀贼甚多。五月十日，贼麇至，福田攘臂奋呼，连毙数贼。自寅至巳，贼益众，力竭被戕。兰墀身受重伤，越数日卒，年六十。

张少邨，避难韭溪，贼至投水死。

王畹兰，避难六里舍，遇贼被戕，年七十馀。

谢乾亨，号惕卿，过贼卡被执，大骂不屈。贼怒，处以极刑，乘间逃逸。越数日，因伤卒。同治三年十二月旌。

谢坤仪，字顺之，避难黎里。六月初八日，被掳死。

范履斋、庞仰端，均避难黎里，同日赴水死。

谢立淦，六月初八日于黎里遇贼，不屈被害，年二十六。

张漳，字子清，议叙八品衔。同日，在黎里率继妻卫氏、子楷、女四官、一婢，一门五口同赴水死。

张魁发、杨永发、杨独二、周本年、陆晴山、沈玉顺、吴椿梧、王二官、潘坚白，均遇贼被戕。

钮坝、徐俊甫均避难横扇，遇贼被戕。

徐文杰，工诗画并豪饮，避难急水港。贼欲胁之去，乘醉骂贼被戕。

钮益甫，避难横扇。贼至，欲掳其父，益甫挺身争之，父得脱，而益甫被戕。

施赋才，避难四都相公庙。十月二十日，被胁不从，被害。未旌。

陆友仁，议叙从九品。十一年九月，赴水死。

孙锡福，字备五，监生，避难于西火埭圩。十一年八月，贼至被掳，不屈死。

流寓

唐桂通，吴江人，避难韭溪。遇贼伤胁，肠出而死，年才十六。

以上绅民。

杨氏，沈砚香妻。咸丰十年四月，砚香在舟次殉难。氏闻信即自殉。

徐氏，庞天禄妻；邱氏，陆仲宣妻，均守节有年。四月贼至被害。

徐氏，叶文贤妻，年二十二守节。四月贼至被戕，年七十四岁。

卫氏，黄庆清妻。四月二十四日，挈女珊姑在梅堰舟次遇贼，投河死。同治三年旌。

唐氏，庞文澜妻。四月，遇贼被胁不从，贼破其面而死，未旌。

范氏，吴椿梧长子妇。贼至，投水死。

范氏，中火枪死，年六十五岁。

马氏，陆锡禧妻。四月二十八日，殉于长荡滩。

顾氏，被戕，年五十馀。

袁氏，邹秀廷妻，被戕。

范氏，吴宏基继妻。秦氏，沈蟾桂妻。五月避难韭溪，闻贼至，先投水死。

朱慧姑，武生沅女；周二姑，逢吉女；石氏，吴士铨妻及其女，均避难韭溪。贼至，惧辱，同投水死。

闵氏，徐嘉福妻，挈幼女避难韭溪。贼至，同投水死。

徐氏，张少邨妻，避难韭溪。贼至，投水死。未旌。

陈氏，秦秉泰妻，韭溪人。遇贼不从，被创死。

陈烈女四姑，府学生寿熊女，附贡生吴昌藻聘妻。六月初八日，黎里团练已败，贼入寿熊家。后门有河，先已

牵烈女去，闭置邻屋楼上，去掠他室。嫂叶氏知不得免，投入水。烈女在楼上望见嫂，亦从楼上跃入水死。

汝氏，尤仰山妻，六里舍人，避居黎里。六月初八日，被害。

陈氏，徐瀛其妻，六里舍人，被戕，年八十三。未旌。

徐氏，孙月山妻，避难谢天港。七月十七日，闻警投水死。未旌。

史氏，范佩章妻。十年，避难乡间，遇贼不屈，被戕。

陶氏，范祖亮妻。十年，携孤避难乡间。贼掳其孤，氏与之夺，被贼砍落一臂死。

钟氏，丰三孙女。七月，投水死。

唐氏，俞泗继妻。泗被掳，氏吞金以殉，年四十三。

钟二姑，听秋女，避难陶庄。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闻警投水死。未旌。

沈氏，施赋才妻，及养媳沈氏避难四都相公庙。十月二十日，胁不从，被害。

凌氏，吴章炜妻，避难盛泽。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贼至，投井死。

以上妇女。

金铃，韭溪土地祠僧，素有拳勇。咸丰十年五月初十日，贼至，持刃格斗，连毙数贼。贼发火枪，穿胸死。

以上僧。

平望续志卷八 人物二

寓贤

吴炎 詹吕 张士元 钱大培 费卿庭 严保庸
金璆 龚常惺 范玘 蒋宝龄 子苙生 杨羲 张辛
赵汝励 周梦台 从弟金鏞、从孙宝彝 蔡升初 庄庆椿
王礼 严承健、张聘龄 凌宝树 弟宝枢

吴炎，字赤溟，从父宗潜、宗汉见“节义传”。炎年亚诸父，而名与之埒。乙酉后，弃诸父隐居教授，以诗文自豪。所拟今乐府皆传诵于时。既念明代未有成史，而所善潘恠章与之同志，乃约恠章于韭溪观物草庐共成一书。炎任世家、列传二百余篇，博采国史、家传及郡县志，矻矻编纂，寒暑无间。书垂成，会南浔庄氏有史狱，炎名在参阅，遂及于难。炎天才矫拔，文笔劲健，作史传甚有体裁，详而核，简而明，善恶不掩，有古良史风。遗稿散佚，人多惜之。本《献集》。

詹吕，字律生，山阴人。善古文。雍正丙辰岁，寓居平望，与张徵士世炜为诗文交。《韭溪志稿》。

钱大培，字巽斋，世居南塘港之青子。乾隆壬申，顺

天副榜，官盱眙训导。性纯孝，自随官以至归田终，亲身未尝晨夕离，当世比之曾子。抚二弟如子，教养成立，友爱无间。著有《餐胜斋诗稿》。晚年来往莺湖，与翁广平、张栋辈相唱和。赵筠为刻《餐胜斋诗稿》。

张士元，字翰宣，自号鲈江，震泽澄源里人。乾隆戊子举人，七试礼部不第，乃归老烂溪之上，以著述自娱。弱冠时即以诗名，既见为诗者林立，为古文者差少，因慨然有志于此事。发所藏《归震川集》读之，又得震川所评《史记》，由是深造自得，卓然成一家言，为桐城姚鼐所激赏，以为拟之震川无愧色云。归安姚文僖公文田之来视学也，士元与有旧，自以嫌疑，戒诸子勿与试，盖其持己及人莫不以义，而宁过无不及如此。道光四年冬卒，年七十。著有《嘉树山房集》二十二卷行世。尝寓居汪氏澹虑园。参俞树滋撰《行状》。

费卿庭，字朵山，吴江人。嘉庆乙丑科进士。为学以治经为要，贯穿古人之异同，殚力研思，阐发其说，以经解经，著有《就远阁经解》若干卷藏于家。乾嘉间，客授于吴临庄广文家。

严保庸，字伯常，又号问樵，丹徒人。嘉庆□□科【应为道光九年己丑科】进士，由翰林改官知县，曾一任山东栖霞县即归。有《孟兰盆传奇》一书，悼其姬张佩珊作也。又有《感怀》诗云：“无情况味鰥孤独，有数年华老病贫。”尝寓居香像庵。

金璆，字巢民，里居未详，亦寓香像庵。书学董宗伯其昌，间作隶。

龚常惺，号珊庭，青石庄人，吴江县学生。少有神童之目，肆力于诗古文词，于经史诸子尤便便满腹，数千言援笔立就。道光四年，客授我里。今之八十一岁翁张清桂，七十八岁翁秦元文皆其弟子也。中年得咯血证，赍志以没。著有诗词古文十馀卷，毁于兵，片纸无存矣。

范玘，字引泉，常熟人，工山水。道光中年，游艺平望，寓水瓶庵之妙明阁。生平不饮酒，不茹荤，晚年益耽禅学。有友以垂钓图乞画，玘曰：“钓以为鱼，鱼乃腥血之物，非我长斋者所宜为。”会旧友翁雒在座，嘲之曰：“君之画笔羊毛也，非腥血乎？”以一言折服，遂欣然下笔。

蒋宝龄，字霞竹，又号琴东逸史，昭文人。工山水，尤善画柳，人以蒋杨柳称之，有小印曰“诗人之画”。尝游艺吾邑，而寓平望为最久。与诸老辈相唱和，著有《琴东野屋集》、《墨林今话》，盖继张庚《画征录》作也。子苒生，字仲篿，亦工诗画，著有《续墨林今话》。

杨羲，字荻庵，泖弟，吴江人，震泽县学生。孝友纯挚，有古人风。生平酷嗜[嗜]砚，晚号砚隐。尝客授凤辉堂黄氏，诗近诚斋石湖。没后，弟炳春刻其遗诗。

张辛，字受之，海盐人，廷济族子也。工篆籀铁笔，究心金石考据。道光甲辰，流寓平望。里人邀饮平波台，见僧寮壁上潘耒与志远上人诗帖，为刻石以贻志远。六世孙静参，又尝主海昌蒋光煦家，梦冥官告以越三载来。后人都，为刻《杨忠愍公谏草》，未几没于京邸，果如梦期。翁荣述。

赵汝砺，字海香，吴江人，吴江县学生。笃学修行，培植后进，多成材。殷兆镛、王钟英、王宝书皆其弟子也。

周梦台，字柳初，恭肃公用裔孙，谢天港人，吴江县学生。工诗古文，善书，学苏而多折锋。尝授读邵嘉穀家。从弟金镛，原名庆熊，字谱琴，亦吴江县学生。孝友纯挚，工举子业，客授凤辉堂黄氏，循循善诱，咸推为老师宿儒。庚申遭寇乱，贫病死，无嗣。从孙宝彝，字祖白，震泽县学生。工诗，绘山水，得同邑蒯烺传授，魄力雄厚，同时罕能及之。尝寓金龙四大王庙，求画者踵相接。中年得病，佗僚以没。其画流传不多，而人尤重之。

蔡升初，字可阶，浙江德清人。不蓄妻子，爱猫狗，畜养成群，呼以名辄应，食必与共案。工写真，高淡雅洁。性尤孤峭，有不当意辄掷笔不肯画。尝寓平波台。《吴江县续志》。

庄庆椿，字子寿，震泽十都人，监生。以兄庆桂入学后遽卒，奉父命勿再作举业，遂肆力诗古文辞。与同邑陈寿熊、沈曰富以古文相切磋，遂卓然成一家言。客授范遵澜家，性豪爽喜饮。修髯长干，落拓不羁。庚申八月，遇贼，中枪洞胸，倒地复苏。著有《冬荣室诗钞》、《间气歌》二卷行世。

王礼，字秋言，自号秋道人，盛泽人。初寓水瓶庵，后寓范氏秋水伊人阁。人物、花卉、翎毛俱臻绝顶，间作山水、园林景物及枯木竹石。遭寇乱游沪上。吴江朱仁峰设蕪花社，讌集书画诸君，由是画名益噪。同时，又有严承健，字起云，郡城人，长洲县学生，亦寓水瓶庵，书宗欧、

褚两家，小幅尤胜，为李福入室弟子。后有壶卢兜人张聘龄，字李仙，客谢蟾生家。工书，初学《九成宫》，继得力于《云麾碑》。见古碑帖善双钩，纤毫不爽，尝谓临古人书，当相其笔势，揣其神理，如自己出，下笔乃有冥合处。

凌宝树，字敏之，莘塔人。弱冠，与其弟宝枢同补吴江县学生，有大小宋之目。光绪丙戌冬，客凤辉堂黄氏。故黄出也，时方哭其弟，有《移居》见“集诗”。及《哭弟》诗，甚哀，一时传诵。次年正月，后弟一月卒，年二十三岁。士林惜之。宝枢字密之，究心舆地之学，著有《吴疆域图说补辑》、《晋太康地志》、《王隐晋书地道记》。

补遗

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嘉定人。乾隆甲戌科第二人及第，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改光禄寺卿致仕。后游历江浙间，尝主吾里汪氏澹虑园。汪鸣珂、翁纯礼皆受业焉。著有《尚书后案》三十卷、《十七史商榷》百卷、《蛾术编》百卷、《耕养斋集》、《西泚居士集》。西泚，其晚年自号也。

沈才清，字甄陶，号秋伊，吴江人，吴江县学生。性好山水，中年逾梅岭，揽百粤之胜，晚岁寄迹莺湖、虎阜间。著有《古柏轩诗稿》四卷，已刊。又有《古文辞》一卷，藏于家。

徐曰淦，字仲甫，号友梅，湖滨盛家扇人，道光壬寅岁贡生。工诗文，诱掖后进，孜孜不倦。暇则莳花种竹，诗酒自娱。尝客授东溪河谢氏，后与余家有连，彼此时相过从。与人交，外和内介，以豪饮得瘖疾卒。

列女

黄氏，黄溪人。年十五，归六里舍张氏子，为养妇。未婚，张死，奉木主成礼。抚夫兄子成立，年三十八卒。

沈烈女，莺湖民家女。有殊色，越人欲强得之，不从，缢。俱《吴江县续志》。

黄贞女，字雪芬，庆澜王钟英填讳女，字范遵潢。未婚，遵潢亡讣至，秘不泄。逾年，婢姬不戒于口，女闻之，郁郁不能自己。凡遇岁朝宴喜，未尝御盛饰，轻启齿。父母怜其志，遇有议婚者婉却之。道光二十四年，以瘵疾卒，年二十一。范迎其柩，与遵潢合葬焉。周宝彝为作《璇芬摧艳图》，陆依仁作《咏絮图》，知名士皆有诗文纪其事。

董氏，浙江慈溪县训导庆元女，文童吴廷桢聘妻。年二十三，廷桢卒，守贞不字，矢志来归。同治五年卒，年二十六。十年十二月旌，祔祀郡邑节孝祠。

吴氏，家衔女，字程健甫。年二十二，健甫没，家衔秘不使知。家衔没，叔议他字，女始知之，痛哭绝食，誓从夫于地下。叔知立意难回，许其在家守贞。自此毁妆独处，足不出户，虽至戚往来，亦不克睹其面。程迎贞女归，以夫兄子高蕃为嗣，仍独居一楼。年五十九卒。已旌。

秦氏，韭溪恩贡生穀丰女，字里中儒童陆景麟。婚有日矣，景麟病瘵剧，有讹传已死者，女即自缢，而景麟实犹未死也。越半月，景麟卒。

卫玉，字冰壶，梅堰卫淦女，精女工，识经史。少失恃，依平望张氏外祖家，字里中赵子鹑。子鹑卒，闻讣即

自缢。赵迎女柩合葬焉。道光某年旌，建坊。

以上贞女。

翁氏，监生希濂女，吴宏基妻。少娴《内则》，事亲孝。母患时疾，医药罔效，氏昼夜默祷，誓以身代，刲臂和药以进，母病瘳。归吴一年，道光二十一年卒。

宋氏，平望人，盛泽程光斗继妻。父病，割股寻愈。母复病，割不效。病转笃，再割，血溢死。《吴江县续志》。

黄氏，吴江人，钦旌孝子、震泽县学生楚湘女，平望孙国桢妻。舅姑病，两次刲臂。咸丰十年，父没，星夜奔丧，哀毁卒，年四十二。同治十年旌。秦元文为赋《刲臂歌》：夜半楼头啼怪鸟，镫昏月黑心如捣。夫恙未能霍然起，翁姑病久形神槁。以身代夫不顾心力疲，千祈百祷神闻之：我臂即是夫子臂，磨刀霍霍血肉滋。一杯香沸一脔肉，应有神明暗中烛。先进翁前后奉姑，似闻鼾声熟睡熟。谁料二竖依旧日夕缠，参蓆[芪]方术非神仙。再刲再煮再祷天，香风拂拂仍下咽。那知十日之前夫病强能起，一月之内二亲先后偕长眠。乌乎！忠臣必求诸孝子，孝媳必自孝女始。闺闾依依膝下年，孝思不匮可思矣。同治十载月值冬，钦旌汇建坊表崇。公道在人，有宗党，孝妇遑计琐琐庸行邀恩奖。

以上孝女。

某氏，平望小家女也，幼字姚永年。姚故贫，约婚后益无聊，窜名为营卒，仰口粮自给。母欲更嫁，妇坚不可。则怒曰：“汝夫终不能娶，我为若计耳？吾能常食汝耶？”则起谓母曰：“母为儿计良苦，请自今毋累母矣。”遂佣于人为婢。于是[时]妇年方十九。积十年，年二十九，计其佣之值与私所积累可数十金，乃请媒氏谓姚，使迎己。时姚已无屋。妇为赁屋一椽，无衣为制衣，

操作益刻苦。有一兄公，倥然无室家，亦为补纫制袜履。夫虽贫，时时为樗蒲戏，尝襍被从其营弁出，及归，则已质被偿博进，妇急撤已被与之。居半年，夫死，妇号恸欲绝，众苦劝乃止。曰：“我嫠也，不可与兄公同居。”因界其屋为两，妇终不以为然。吴俗，终七七日，脱首经。妇即以是日诣向所佣主家，若辞别然，阳阳如平时，顾瘠，甚心异之。更数日视之，则已死矣。道光十三年某月日也。邻之人与其兄公不知妇所由死，惟觉炊饭常不减，盖以绝粒死，而又自掩其迹也。《吴江县续志》。

徐仲婉，六里舍震泽县学生锡诰女，里人赵清绶妻。夫亡六十馀日，自经死，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也。殷兆镛撰传。

以上烈妇。

吴氏，平望人，例贡生全基女，前姚仲锦春妻。年二十六寡，教养嗣子宗泗入吴江县学，守节二十四年，嘉庆元年卒，已旌。

黄氏，翁广岳妻。年二十六寡，苦节三十二年，年五十八卒。

李氏，震泽县学生殷大坝妾。年十九寡，抚遗腹子兆钰成立。礼事適室，治家井然。守节四十七年，年六十六卒。

杨氏，六里舍沈道传妻。年十九寡，守节六十年，年七十八卒。

秦氏，陆文章妻。年二十一寡，守节四十八年，年六十八卒。

张氏，徐庆鳌妻，夫亡守节。

金氏，韭溪范大为妻。年二十寡，抚孤鸣玉成立。娶媳赵氏，甫半载，鸣玉病且死。嘱赵曰：“尔已有娠，倘男也，当俟离襁褓，然后去留惟汝。”赵大哭，以节自矢。金又与媳抚遗腹孙，数十年无间言。一门双节，尤农家所难云。《韭溪志稿》。

蒋氏，郡城思诚女，韭溪秦叙丰妻。年二十四寡，守节五十七年，道光十二年卒。

周氏，唐启鹤妻。年二十七寡，守节二十四年，年五十一卒。

史氏，唐启年妻。年二十七寡，守节三十年，年五十七卒。

陈氏，唐汉闻妻。年二十六寡，守节二十年，年四十六卒。以上三人本《唐谱》。

徐氏，韭溪玉文女，秦榛妻。年三十寡，孤七龄，抚养成立。守节五十五年，道光十九年卒。

杨氏，三都西张绳烜妻。年二十八寡，守节三十四年卒。

王氏，某妻，道光十年旌。

张氏，娄字圩徐谨持妻。夫亡，守节五十年。咸丰六年，学使李联琇题旌，给额曰“志坚金石”。

孙氏，黄文鑑妻。年二十八寡，守节五十九年。咸丰九年卒。旧志作“现年五十餘”，《吴江县续志》作“二十六夫亡，守节六十年”，讹。

张氏，翁经书妻。年二十六寡，守节五十一年，年

七十六卒。王氏，翁松龄妻。年二十馀寡，抚三子成立，守节五十馀年，光绪五年卒。殷氏，翁承恩妻。年二十馀寡，守节二十年。一门三节。张已旌，王、殷未旌。

史氏，范佩章妻。年十八寡，守节四十一年。咸丰十年，死于难。互见“忠义”门。

吴氏，吴江县学生沈春树妻。年三十寡，抚两孤成立，守节三十九年，咸丰十年卒。子钦诰娶陆氏，年二十二寡，无子，守节二十年，同治三年卒。均同治七年汇旌。

徐氏，烂溪诚安女，韭溪秦元谦妻。年二十四寡，事孀祖母宋氏克尽妇道。本生姑屠氏寿至九十，常在床蓐，氏事之不遗馀力。抚侄廷烺为嗣，方冠而卒。守节五十六年，同治二年卒。《秦谱》。

唐氏，监生君振女，县丞黄庆泰妻。年三十寡，抚孤成立。守节三十一年，同治六年卒。光绪元年旌。

盛氏，震泽县学生吴树德妻。年二十寡，守节二十九年，道光二十四年卒。潘氏，监生吴树恩妻。年三十寡，教子成立，勤俭持家。守节二十五年，同治二年卒。俱同治八年旌。钱氏，文童吴树金妻。年二十五寡，守节二十九年，光绪元年卒，未旌。妯娌三节，皆全孝翁吴璋裔孙妇也。

马氏，庆涛女，从九品谢庆生妻。年三十寡，抚孤守节四十九年。光绪四年卒，二年旌，恩准建坊。《谢谱》，下一条同。

吴氏，旋吉女，谢锡康妻。年二十二寡，孝养孀姑，抚嗣子立恒如己出。守节三十四年，光绪五年卒。

唐氏，吴江县学生云栋女，六品銜县丞邵锡恩继妻。年二十九寡，守节二十三年，光绪七年卒。《邵谱》。

李氏，韭溪陈廷扬妻。年二十六寡，抚孤沛霖、大霖成立，存年七十五岁。以下生存节妇。

李氏，盛墩范富周妻。年二十寡，存年七十岁。

陈氏，翁维鋈妻。年二十七寡，存年七十馀岁。同治七年旌。

张氏，姚志德妻。年二十四寡，存年七十馀岁。

孙氏，钟涛妻。年二十七寡，存年六十馀岁。《吴江县续志》。

孙氏，从八品恒吉女，议叙八品唐曰灏妻。年二十六寡，存年六十五岁。光绪十一年，学使王先谦扁奖“清节延龄”。《唐谱》。

蒋氏，文童陆鸿寿继妻。年二十六寡，抚孤守节，存年六十五岁。

王氏，吴江人监生有嘉女，平望吴汝麀妻。年二十九寡，抚孤守节，存年六十四岁。

程氏，徐有孚妻。夫亡守节，存年五十八岁。

徐氏，翁宏满妻。年二十馀寡，存年五十馀。未旌。

程氏，徐有庆继妻。咸丰七年，有庆客死常熟，氏年二十六。讣至，痛不欲生。氏方娠，家之人晓以大义曰：“遗腹果男也，则有庆为有后。”果生男。十年，遭寇乱，流离迁徙，子又殇，孑然一身。佣工外出，积佣值葬夫以上三世及夫弟，共七棺。又以祖舅姑浮寄在外，年久无考，氏远涉查访，终迹得之。徐氏三世得入土者，皆氏之力也。

存年五十四岁。未旌。

汝氏，黎里人保极女，陆丰亨妻。年二十六寡，存年五十二岁。

范氏，文童王兆耘妻。年二十七寡，存年五十一岁。

吕氏，裕声女，张洙妻。年二十八寡，抚孤守节，存年五十岁。

陆氏，吴江县武生稼甫女，周嫡姓吴。锡麒继妻。年二十七寡，存年四十八岁。

吴氏，安徽徽州府知府邦基孙女，监生家铨女，陆咸亨继妻。年二十五寡，存年四十八岁。

汪氏，花翎五品衔唐乃雄妻。年二十九寡，存年四十七岁。

以上节妇。

陈氏，梅堰人永山女，韭溪秦淮室。

蔡氏，黎里人监生宗范女，韭溪秦毓震室。

秦蕊珠，韭溪守惇女，监生吴大锜聘室。

庞梦兰，韭溪秦元壬室。俱工诗，采入《韭溪秦氏诗存》。

吴淑巽，字柔卿，士坚孙女，附监生、候选道库大使应铨女，与两妹淑随、淑升皆工诗。笄年早逝，遗稿丛残，赖淑随录存之。陈寿熊谓其诗篇翰不多，弥觉清远可诵。刻入《松陵诗征续编》。淑随字安卿，适奉贤袁浙江白沙司巡检修瑾。淑升字允卿，适同邑诸生蔡绍熙。随与升各有诗稿，见“艺文志”。

徐蕴珠，字月英，吴江县学生徐钢女，程辰室。工诗。

遗稿散佚，仅存五古一首，见“艺文志”。

孙寿保，字石华，浙江乌程人。附贡生，历任萧山、嘉兴、青田县训导有仪女，县丞凌镐室。工诗，有遗稿行世。

吴文淑，字偶仙，邦基见“人物·吴家銜传”。孙女，候选县丞家铨女，吴县学生陆龙章继室。工诗。

黄璇芬，庆澜见“人物传·王钟英填讳”。女，静默寡言，以诗书自娱。年十七瘵疾没，自制挽联云：“一病竟如斯，望父母勿悲，身现女儿惭报德；再生空有愿，叹兄嫂远别，情牵手足最伤心。”时兄兆桎挈眷入都。间作小诗，均不存稿。

以上才女。

补遗

秦氏，韭溪恩贡生、浙江布政司经历之策女，黎里诸生毛培晟妻。丰于奩赠，于归后即斥铅华，甘荆布，丙夜女红，佐书帷不辍。年二十一寡，无子，抚嗣守志，摒挡中外。顺治丙戌遭兵燹，门内罹祸甚惨。氏抱子奔窜，卒得母子俱全，咸谓有天祐云。苦节三十一年卒。徐达源《黎里志》。

施氏，廷岳女，黎里徐兆墉妻。年二十六寡，遗一女，抚嗣守节。年六十四卒。同上。

杨氏，监生戚士成妻。年二十七寡，抚孤守节四十四年。嘉庆二年卒，已旌。

潘氏，文童戚国桢妻。婚未期月，国桢没。氏年十八，嗣侄蕙为子，奉姑抚孤，苦节二十一年。道光七年卒，十二年旌。

秦氏，韭溪秉仁女。年二十六，归黄溪郁逢源。半载

夫亡，矢志守节五十馀年卒。

徐氏，湖滨鹏飞女，监生陆鸿书继妻。婚甫八月，鸿书没，氏年二十四岁。守节二十年，光绪十一年卒。

释道

明

希复，字新林，殊胜寺僧。工诗善书，其书《弥陀殿碑记》，工整处颇似欧、颜。

国朝

痴和尚者，殊胜寺西南房僧也。不诵经，不盥沐，不避污秽，语喃喃无伦次，人呼为痴和尚。嗜酒日必醉，寺僧有沽酒者必索饮。醉则画梅与乌鹊，人弗识也。寺僧厌恶之，见其来，辄闭户拒。无所得酒，乃大呼于寺门曰：“赠我沽酒钱，我为若治病。”有求者，书药与之，皆古方。疮疡则摘树叶或草根，与泥搓涂之，或煎饮，皆愈。于是求治者日益众。得钱无日不醉，醉则卧寺门或藩溷间。馀钱以与乞者、贫者、童稚者，独不与寺僧。乃逐之。则至平望南之吴景村，止古庙中，求治病者皆至吴景村。后至茶都港，求治病者又尽至茶都港。日则在古庙中，夜则横卧沟塍间。尝天寒雨雪，身积雪如覆絮，而鼾声如雷。晨则拂雪起，不见有寒冻之色。有朱方回者，贫而修行，诣痴和尚曰：“古所谓佯狂者，非和尚耶？”答曰：“人以我为痴则痴，不以我为痴，我未尝痴也。子有宿根，我当授子以静悟之方。子念杂，能静坐除一切念。七七日后，当有悟矣。”朱执弟子礼，如所教行之，有得。复令往北

方，有遇可获万金即归。遂北行，果如所言而归。自是痴和尚不為人治病。方回日給以酒，时时与对语，人不解也。复三年，曰：“我当归殊胜寺，某月日逝矣。”至期，果寂。方回既葬之，立石曰“清故殊胜寺痴和尚之墓”。《吴江县续志》。

韞坚，原名昌印，字石生，甘泉县韦氏子。道光壬辰，由焦山行脚至通济禅院。善山水，能诗画，笔秀润，妙于用墨，诗亦清致。《墨林今话》。

性纯，号山磬，殊胜寺僧。尝从吴鸣锵学诗，兼工六法。陆日爱选其诗，刻入《松陵诗征续编》。

方定，东岳庙僧。尝从徐锡琛学诗。善画花草，笔姿秀逸。

徐翔，号潮生，元天宮道士。精喉科，所治辄应手愈。

平望续志卷九 灾祥

灾祥

道光十一年，水。

十三年，水。

十五年，大稔。

十六年春正月，大雷电。大稔，米石钱二千。

十九年春正月，大雨雪。九月，地震，淫雨，禾生耳。

二十年，水。

二十一年春，淫雨。冬十一月，大雪，没牛马腹。

二十二年，水。

二十六年六月，地震。

二十九年，大水，视三年有加。饥民死者无算。江令姚铎、震令陆保奉宪札，劝捐办赈。吴江派黄庆澜、陆友仁、范遵澜，震泽派殷兆铨董其事。每大口给钱三十文，小口减半。

三十年春，仍饥，米石钱六千。

咸丰二年十一月夜，地震。

三年春三月，地震者三。夏，彗星见。

四年夏，淫雨。十一月，河水骤涨二尺馀。

六年，大旱，虫生。

七年夏，虫复生，入水即死。

九年秋，有彗星径丈，光射东南。

十年四月，粤贼下窜。二十五日，踞平望。田不耕，米石钱十千外。

十一年五月，有彗星出北斗下，光芒径丈，直射东南。十二月，大雪，平地至八尺。

同治八年，水，不为灾。

十一年，旱。

十二年，又旱，皆不为灾，惟谷贱伤农云。

光绪二年夏五月，讹传翦辫及纸人压人，乡人夜间惶恐，有移家同宿者，大门上争贴“籛籛籛籛”四字。河滨泊船，同声喊嚷，鸣锣响应。七月始息。六月，黎明天色红于胭脂，约二刻许。

三年夏，飞蝗入境，不为灾。冬，大雪，河冰，十日不开。

四年春，霪雨伤菜麦。

五年五月初十日，河水徒涨尺许。十一月八日，虹见，逾时散。

八年夏，彗星见于东南，光长至数十丈，数月不灭。

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大风三昼夜，墙屋倒塌无数。莺湖船相击撞，有碎裂者。

十三年五月下旬，天雨米，有散布者，有堆积升许者，羌字等五圩皆有之。

兵事

粤贼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乱于广西之桂平。咸丰二年，窜永安，陷武昌。三年春，窜踞江宁，苏、常戒严。浙师以平望为全浙门户，巡抚黄宗汉委同知仲孙樊，率勇驻盛墩防堵。密布梅花木桩于塘河之两旁，以御贼踪。复有同知白让卿，于东溪河设支应局。后以经费不敷，计二年馀，均撤去。

钦差大臣、江南提督向忠武公荣驻兵紫金山，遏贼下窜，卒于大营。以江宁将军和春统其师，提督张忠武公国樑副之，围贼江宁。十年二月，贼由广德、泗安犯杭州，直扑大营。闰三月十五日，大营溃，和春、忠武殉之。四月十三日，苏州陷。二十五日，吴江陷。二十六、二十七日，经八斥[坼]、平望直趋嘉兴。先是，有总兵江长贵由安徽来援浙，时省城即复，遂至平望堵御。二十七日辰刻，轰击逾时，炮声闻数十里，以火药尽而溃。赵忠毅公景贤方守湖州，率所部来援平望，于五月二十七日击却之。平望多业米，所存无虑数十万石，悉以充军粮。然不能守，越数日仍为贼踞。于南河西筑土城，浚濠沟为大营。于北塘设土城，为小营。设有符天燕、霍天福等伪职。

同治二年五月，升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疏陈大势，言“臣军水陆添募，及收抚降众，已逾四万”。督臣曾国藩以苏郡可图，太湖可进，又令处州镇总兵李朝斌率太湖水师十营，克日下驶，协同攻剿。酌分三路，以剿为堵。由昆山进苏州为一路，程学启所部陆军当之。由常熟进江阴、无

锡为一路，李鹤章、刘铭传所部陆军当之。黄翼升督淮扬水师，往来调度，相辅并进。戈登常胜军移驻昆山，专备各路游击援应。由泖、淀湖进吴江、平望、太湖为一路，李朝斌水师当之。以上三路皆规取远势，以翦苏州枝叶，而徐图其根本也。

六月十三日，程忠烈攻克同里，十四日收复吴江城。二十四日，贼由平望复犯同里。陈东友扼庞山湖，贼不得前。另股贼犯吴江东门，何安泰败之。是夜，北厍新潮贼犯汤家桥，陈东友师船击之。厥明，贼众麇至，水师不支，贼入同里。二十九日，何安泰、张志邦出剿，追贼至平望。忠烈由唯亭驰往吴江，与太湖水师会夹浦。知陆路贼已退，而太湖贼船络绎往来苏浙。七月初六日，督师船百艘，枪队八百人剿之，尽下沿湖贼卡。湖滨大缺口，贼立两营一卡，为苏嘉贼津渡。初七日，忠烈水陆各营暨太湖水师分路夹攻，援贼大至，攻竟日不下。忠烈谓贼营如鸟翼，宜先破其北岸，令死士五百越水夜袭之。初八日，毁其石墙，断其浮桥，南岸贼乃溃。忠烈次日仍归唯亭。

九月二十九日，嘉兴贼伪荣王廖发受、伪会王蔡元濂，复合平望之贼犯吴江七星桥。何安泰、阮炳福、吴毓芬并击之，炳福伤左胁。十月初一日，戈登往援，败之。时嘉、湖贼屡至同里，犯平望。安泰、毓芬方败贼长板桥、大江桥，水师复败贼方尖桥，而白龙桥、八斥[坼]皆贼营。十四日，忠烈属戈登守五龙桥，自以水陆各军分道往，一由太湖南沙[厍]，一由同里长生桥，一由万顷桥。戈登亦遣洋人克根木、马格里以炸炮轮船助。十五日，诸道并

进，途中贼卡俱下，会军于八斥[坼]，擒伪贵王陈得胜及悍贼千馀，毙贼三千，踏毁贼营三十馀座，获民船百艘，炮船四十艘。追贼至平望，断其桥，伪荣王、会王仅以身免。鸿章与忠烈、戈登乘胜进规苏州。十八日夜漏四下，军士衔枚设浮桥，猛攻之。贼伏断桥下，以洋枪狙击，战已达其垒矣。常胜军多伤亡，不得进。伪忠王李秀成方由间道入城，助伪慕王谭绍洸为守。十九日，我军尽出炸炮二十馀，轰其垒。忠烈缘南岸，戈登缘北岸，鸿章亲督之。日过午，墙倾十馀处，秀成、绍洸率万人突出娄门拒战。忠烈令骁将王永胜分应之，稍却。常胜军肉薄以登长城，石垒皆破，秀成、绍洸遁入城。于是我军三面薄城，贼汹惧。伪纳王郜云官有贰心，密款于副将郑国魁乞降。鸿章察贼已蹙，无他虞。忠烈单骑见云官等，备得其要领，命斩秀成、绍洸以献。诸酋不忍于秀成，诺图绍洸。二十一日夜，秀成携其党及輜重出走胥门，官军攻益急。二十四日，绍洸以事召云官，携伪天将汪有为往，即座刺绍洸，并杀其众千馀人，夜开齐门迎降。忠烈令郑国魁以二营入城。二十五日，献伪慕王谭绍洸首请验。忠烈入城抚视，时降酋之列兵者八人，精壮犹逾十万，方歃血誓生死。乞忠烈请于鸿章，要总兵副将官署其众为二十营，屯阊、胥、盘、齐四门。骈戮郜云官等八人，各军搜戮拒命者二千馀人，馀皆帖息。二十七日，鸿章整队入收苏州省城。

十一月初二日，李鹤章军随克无锡。初四日，浙军收复平湖。十二、十三、十四等日，乍浦、澉浦、海盐以次克

复。潘鼎新等以四营驻平湖，三营驻乍浦，留一营守金山卫，而令降众守海盐、澉浦。鸿章因其地去苏远，令鼎新等自为应援，而檄忠烈速攻平望以制贼。时值严冬，虑河冰合，乃急进军规平望。二十二日，令刘士奇二营进屯梅堰，防湖州贼。分其军三路以进，朝斌水师入分湖兜剿。时莺脰湖南北岸石城二、土营四，凭河为濠，巨石沉舟填大河，布桩支河以阻我师。忠烈军泅水拔之。贼夜袭我营，忠烈设伏芦苇中，声四起，贼不敢近。二十三日，水陆仍三路进兵，发炸炮毙贼。嘉兴贼来援，朝斌抽水师以御之。忠烈攻益力，直逼贼营。军士蛇行前进，石城、土营次第平毁。其逸者为枪船截杀，计毙贼四五千，斩酋三十馀，焚贼船五百馀艘，获大炮六十，军械无算。嘉兴援贼气沮遁，吴毓芬、何安泰追击之。二十四日，忠烈攻三里桥，朝斌由莺脰湖会剿，立破之。刘士奇等会水师攻克黎里贼营，平望左右悉平。朝斌驻二营于莺脰湖为守。

三年正月，忠烈等直逼嘉兴。湖州贼图援嘉兴，屡窜檀邱、四亭子、新塍，思犯平望，扰我后路。淮阳太湖驻防水师败之。忠烈督各营围城筑炮台。二十八日，发炸炮，坏城垣十馀丈。贼然火药倾而下，不克登。安泰中洋枪死之，水师受重创，乃罢攻。二月十六、十七等日，水陆分门环击，发大炸炮毁城头炮台二十馀座，坏城垣百馀丈。十八日，环攻益急。忠烈跃逾浮桥，肉薄登城，枪子中左脑，昏绝，舁归营下，益裹创冒死争进，遂克嘉兴府城。《吴江县续志》作正月二十八日，误。三月初十日，忠烈因伤没于苏州。四月，潘鼎新驻兵平望，进规湖州，分兵为两路：一

由震泽入浙境南浔，一由平望之北横扇趋太湖塘一路以进。七月二十七日，克湖州府城。升任翰林院侍讲刘秉璋统全营驻守平望。营中所需军柴，由近平望之黎里、盛泽、梅堰、横扇等处供应，十月撤去。六月，升任浙江巡抚曾国荃攻克江宁省城，江苏全省肃清。

平望续志卷十 艺文一

集诗

广宁城 潘桎章妻绝命处。 王锡阐 寅旭

大凌河东日欲低，广宁城中牛马嘶。道旁宛死者谁氏？忠臣之女 力田妇翁沈君暉乙酉殉难。 烈士妻。忆昔干戈扰京国，纷纷肉食皆偷息。中翰捐躯甘若饴，江左江山为生色。回首俄惊二十祀，遗息伶仃历九死。茹荼啮蘖初长成，喜嫁良人得良史。不逮事嫜逮事姑，鸱哺还能均两雏。但知妇德足慈孝，安知世路多崎岖。世路 原缺十七字。 弱质何堪虓虎毒。刀圭日夕谨护持，下报良人义不辞。遗腹有儿转自伤，一线千钧安置之。忍死北至长安门，嗟哉朱郭不复存。回轮浪向辽东去，愁肠百折心烦冤。本为遗孤重跋涉，遗孤已亡安用妾。千秋荣辱争须臾，岂惜馀生轻似叶。呕血伏车意独苦，葬身无复南朝土。万里贞魂归不孤，后有良人前有父。父兮夫兮同不朽，先驱况有延陵妇。 谓吴炎妻。 九京犹忆分酖时，相逢各喜无相负。气作长虹精化孛，更结愁云蔽明月。愁云蔽月何尝开，广宁城崩辽水竭。

虎林军营狱中 潘恠章

抱膝年来学避名，无端世网忽相婴。望门不敢同张俭，割席应知愧管宁。两世先畴悲欲绝，一家累卵杳难明。自怜腐草同湮没，漫说雕虫误此生。

吴关一路作羈累，棘木庭前听五词。已分残形轻似叶，恰怜卫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贤训，抱壁几同楚客悲。从使平反能苟活，他年应废蓼莪诗。

圜土初经二月春，薰风又到紮维身。流萤夜度绋袍冷，采蕨朝供麦饭新。敢望左骖归越石，还期长珮拟灵均。多情最是他乡侣，闲谱龟兹慰苦辛。

阅历风霜只自疑，难将身世问时宜。穷愁只合吾侪事，姓氏羞为狱吏知。见说成书刑铸鼎，不闻有梦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题酒后诗。

汾州祭吴炎、潘恠章二节士 顾炎武宁人

露下空林百草残，临风有恻奠椒兰。韭溪二节士所居。血化幽泉碧，蒿里魂归白日寒。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巫招虞殡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

案：吴槐庵名炎，潘力田名恠章，才望相埒。康熙癸卯二月，同以南河庄氏史狱株连，逮系虎林军营。是岁五月五日，吴、潘俱磔于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七十余人，遭戍者百余人。《全氏外编》。参《亭林集》。又《觚觚》作死者二百余人，误，并戍者而言也。先一日，吴语其弟曰：“我辈必罹极刑，血肉狼籍，岂能辨识？汝但视两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即我尸也。”闻者莫不流涕。潘来官翰林时，尝白炎冤于朝，蒙恩昭雪。

过平望 顾正阳

平川风物又重经，两岸渔歌依棹听。船尾水拖莺脰碧，树头山泼洞庭青。酒沽野店侵波淡，网挂孤村带血腥。飞破晓烟帆十幅，麦秋天气雨溟溟。

莺湖竹枝词 周廷谔 笠川

依住前溪溪上楼，望郎遥隔后溪头。何时化作溪中水，并入莺湖一处流。

自题秋冈曳杖图 张 栋

个中戴笠者谁子，为爱秋冈曳杖来。自信尘氛飞不到，忽惊眼界豁然开。衣间云影淡于水，脚底泉声殷若雷。奇趣几人能领略，漫从海上觅蓬莱。

题张看云秋冈曳杖图 王 樾

秋影入孤筇，秋岚洗双屐。瞪目天地宽，无失亦无得。安知秋风生，泠然送遐翮。

前题 钱塘袁 枚子才

太湖白云三万顷，有人饱看五十年。神仙赠与绿玉杖，追云更到湖水边。湖山苍苍向夕阳，山上枫林初雨霜。半空寒绿摇海水，一痕秋把青天凉。疑是黄初平，叱石山头行。又疑绿萼华，手采芙蓉花。谁知乃是玉川子，半生脚踏长安沙。长安故人不相待，富者乘车贵张盖。有履不曳星辰前，有剑不倚高天外。已无长裾玉佩来，相迎惟有青山绿水依然在。长揖五侯门，吴江一叶开。箬帽可藏三斗酒，杖头且挂一双鞋。素月流天秋可乐，木叶满地

秋可哀。七十二峰洞庭碧，自扫落花歌去来。

前题 陆 燿 娘甫

山石萃确行径微，昌黎有句图传之。此冈不平亦不坦，硃然曳杖声相随。拨草寻僧龙出定，穿崖访药琼垂蕤。云山万里落君手，巫庐衡霍神延唏。真形五岳仁挥洒，汝杖莫作龙狮飞。

自题画梅 赵丕承

炼节空山里，孤芳见一枝。莓苔新雨气，冰雪故园思。落落疏香老，棱棱瘦石奇。寄言素心友，珍重岁寒时。

丙子上巳前一日，殷东溪招同人登平波台修禊，

分得苔字 钟 圻

翩然裙屐共登台，面面轩窗对镜开。会较兰亭先一日，酒逢胜友合千杯。遥山云净青如髻，湖水春深绿似苔。写作画图传也得，惜无王宰好风裁。

螭矶灵泽夫人词[祠] 吴邦基 把峰

吴蜀兴亡恨未平，当时去住若为情。金陵气黯秋涛咽，玉垒魂归夜月明。万里江山龙虎气，一祠风雨珮环声。可知望帝心逾切，莫遣春来杜宇鸣。

暨阴三忠祠 吴鸣镛

遗烬难收半壁残，矢志报国扼弹丸。小朝廷自甘銜璧，烈丈夫宁妄揭竿。并世铮铮两县尉，百年落落一儒官。人生到此须真气，松柏从来耐岁寒。

题孙孝子遗像 程邦宪

孝子名岐，居吴江之梅里。国初，父陷于盗，为卒守捕系，濒死。孝子尽变产，以百镒赎父归。未几，父没，悲痛得危疾。已而蹶起，步金陵，讼于总制马公，往复对簿，事得直。追镒，杖杀守卒，磔群盗于市。凡三年，而父冤息，人以是称孙孝子云。俨然古貌久弥新，百折方知孝德纯。奇行不磨凭侠骨，大冤终雪见完人。悲凝血泪心原苦，勇慑凶邪气始真。志乘搜罗谁作传，及今遗烈未湮沦。

毁淫祀 善化 唐仲冕 陶山

吴江泽藪多萑苻，张田杨港各一区。力编保甲仍履勘，初至渭字稼字圩。港南港北多菱荡，两圩之民多业渔。渔者夜出晓归舍，踪迹未易穷根株。立竿牵绳日晒网，夜为栏栅周其庐。其船往往锐而楸，穿濠收坞如驰驱。始焉肆窃继行劫，吏或缚取难骈诛。港外设栅稽出入，时或网漏吞舟鱼。长船改作秋扒色，渔户编目戒勿疏。到今行旅与富室，尚苦囊篋遭探舐。我来逐户按其籍，或先伏法或外逋。所存二百八十户，示羸匿壮防追胥。东南更有房字圩，夹岸贵字比邻居。其南暨北户三十，置屋不与杨港殊。门户虽别内通合，捕者欲逐空踟蹰。昔时杨港有淫祀，木偶已沉宫已湮。今移张田卧云寺，夜闻官至负以趋。朝来追诘出二塑，二老面白三老朱。手持黄金僭官服，视前沉像殊相符。群言卜筮供酒肉，急则阴佑蹈船呼。此祠建自毁祠日，急令碎之堂阶涂。封镬寺门杖守者，隔壁墙宇判田间。为生自可足蟹稻，嗟尔莠民宜湔除。

按：国初，巨盗赤脚张三劫掠最惨。没后，乡民私立庙于平望下塘施家

塚，呼为三老爷。民多胥篋发囊之徒，将行劫，必祷于神，辄如所愿。乾隆丙子[午]，知县龙铎毁其庙，沉像于河，撤其屋材，创建松陵书院。复以巨舰载园林湖石至城隍庙旁舍，叠为小山，即共怡园。金学诗《锁言》。后复私塑于张田卧云寺。嘉庆初年，知县唐仲冕编查保甲，复碎之，有纪事诗。亟录之，使为民者知所务，且使长民者知所法也。

集湖山平远阁 钱大培 巽斋

群贤远相访，余则厌市闾。讵知廓眼界，异境开人间。
小阁得壮观仄，豁然见众山。山情淡无极，人意方萧闲。
林阴日初放，湖鸟喜翩翾。凭栏不忍别，静对舒襟颜。

初春莺湖寓楼 沈才清 秋尹，下同。

花朝才了未三三，红杏新枝覆竹篮。啼出黄鹂圆滴溜，一瓯香茗当双柑。

天王神会赛新年，紫盖青旗点色鲜。一半莺捎兼蜚闹，鸬鹚船打簪头船。舒铁云《虎丘词》云：“吴儿使船如使马，再出一回水簪头。”

风尖催送月如梭，常见渔娃采绿莎。一任吹箫吹铁笛，莺湖原是好烟波。

元宵锣鼓间箏琶，儿女青红斗丽华。更有一般清雅事，僧寮茶肆供梅花。

社鼓鞦鞢聚一丘，祈年祈福更休休。东风至竟吹何起，我亦随缘借佛游。

一叶蜻蜓一钓纶，蒲帆含雨雨含春。家家活计烟波好，一寸游鱼一寸银。

题赵竹庵画册

天风几片，绿杨一丛。春馀水馥，玉葬花红。野蔷薇。
一枝几两，朵朵新凉。西风道远，疏雨街香。僧鞋菊。

初见镜中鬓斑

青镜何端作寇雠，镜中人竟气之秋。衣冠蔼蔼从谁认，容貌堂堂一暮休。昔岂不知有尔发，见难堪我自家头。解嘲恼听闺人话，明日无忧柴米油。谚语：“未老先白头，柴米弗用忧。”

甲辰十月，海盐受之侄^辛作客平望，同人邀饮平波台。

见僧房壁上，潘稼堂太史与志远上人诗扇书将就蚀，为刻石贻志公六世孙静参拓本寄示，因次潘诗韵以纪之。

即请姚坚香、徐江帆、范湘槎、邵稼甫、孙九灵松泉、

翁小海叔均诸友高咏 嘉兴张廷济叔未

偶游古寺寿佳迹，难得同心作伴来。会与虎溪添故实，不辜渔艇吊平台。枫江画里诗千首，笠泽书中酒一杯。那便扶衰参半偈，佛香如篆讲堂开。

夜泛 孙鹭西群

十幅蒲帆夕未收，自嗟踪迹等浮鸥。残更风急难成梦，病骨春寒易得愁。几簇笙歌喧旧驿，谁家镫火话高楼。昔时意气今华发，何止中年感客舟。

登金山 殷大坝 棣香

万里岷涛合，中流一柱尊。蛟龙晴有气，天水远无痕。空翠霏衣湿，飞帆挟浪奔。留云亭上坐，钟鼓报黄昏。

寄邱后同 吴 载 渔庄

人生宇宙间，谁敢逃束缚。士农与工商，所业各有托。皇皇求利名，厚禄而高爵。火鼠与冰蚕，彼皆有可乐。人面不能同，安用相菲薄。我亦懒散人，红尘苦插脚。蹉跎三十年，知蜡仍复嚼。如鸟投网罗，如马困羈络。一朝猛然省，睡梦闻钟觉。辟去人我私，城市等丘壑。声华不复事，全我之太璞。木鸡以为养，虚恟悉屏落。忽见长春子，诗篇何浩博。笔阵起飚风，横扫秋庭箨。洋洋数百言，锋利胜干镞。君才自雄健，君气太烁爚。不顾流俗辈，捽头来相捉。我闻昔贤圣，弗甚别清浊。妍媸镜无言，照者自生愕。守身亦有道，失鲜在守约。七略与九流，泛滥难兼学。金铁吞一炉，毕竟谁纯驳。作诗效刍蕘，非敢偏师角。才华须学道，毋但聪明凿。

题僧元普画奇峰杂石图 沈采玘 集贤

飞龙谁唤出深渊，精托奇峰头角鲜。今纵芸笺蟠踞稳，吐云吸雾欲升天。

题平望汪玉符遗稿 沈刚中

我昔南游瘴海边，君官漳浦各风烟。潮阳楼外山如戟，相望长吟倍黯然。

商榷遗编掩泪呻，清词秀句足传神。西风帘外潇潇雨，满目山阳笛里人。

题张节母茹冰纺雪图 武进 汤贻汾 雨生

秋虫四壁和机声，贤母能成令子名。肠断寒窗刀尺

夜，邻鸡催读鼠窥檠。先慈有《寒窗课读图》。

去岁壬辰，遥和汤雨生先生宿平波台下诗韵，
今与张瘦山买棹南翔，舟过莺湖，复登此台，补书此诗于
修楔图卷中 乌程奚 疑榆楼

闻道平台上，题诗良夜间。一轮凉月满，四面绿波环。
境寂秋逾爽，公馀心更闲。明朝群彦至，留醉不须还。

偕奚榆楼、戴铜士自吴阊返棹，舟过莺湖，登平波台，
次雨生先生韵 乌程汪曰桢 谢城

曾弭将军节，题襟向此间。高楼烟树迥，古寺水云环。
汀远渔舟小，波平鹭侣闲。莺湖好风景，未忍放舟还。

赠王蟾生 源通 徐锡琛

卅载谈文乐，依依见性真。问年惊老大，蓄志耐清贫。
不改青毡业，能娱白发亲。趋庭有骥子，头角早峥嵘。

挽殷东溪 王 佐 黼堂

结契师门近卅年，一杯忍洒夜台前。渊明已逝清尊
在，孺子何来旧榻县。艺苑流传文水幅，君工花鸟，学文文水
[山]。晴窗悽断武林篇。前著《武林游草》，今春订重游，不果。鸭
漪亭畔桃花放，犹记寻君棹酒船。今春舟中小饮，在座者平桥、
竹庵、谱花、东溪也。

天风吹折玉兰枝，四十年来事可思。椿树早凋伤茈
荫，雁行中断独撑持。恢宏堂构关经济，慷慨胸怀见措施。
栽得庭前丹桂好，他年花发并葳蕤。

帘卷湖波碧似烟，高楼新结静中缘。新辟书舍名“枕烟楼”。

焚香扫地心如佛，写韵临池骨欲仙。每叹百年成大梦，谁知一夕竟长眠。当时刊校松陵集，寿世文章早已传。

名园共访境偏幽，尽日盘桓且少留。风送衣香吹别袂，月移帆影照归舟。春光乍去馀明媚，夏景初迎足唱酬。他日杜鹃花发处，更谁结伴赋同游。立夏前一日，偕静芎、竹庵、东溪游姑苏刘园。杜鹃盛放，谈咏竟日，归途送春饗宴饮为欢。不匝月而东溪已作古人矣。

汤雨生都督 贻汾 殉节金陵，诗以吊之，

即用其绝命词原韵 王绍轼 粟海

惟公真不朽，大义冠春秋。作此怀沙赋，嗤他食肉谋。赤眉穷易缚，碧血恨难收。忠孝传三世，完人信寡尤。公祖以名进士出宰闽省，殉林爽文之难，父同殉金陵之难。

自题小照 吴云纪

傀儡场中寄此身，无端梦里认前因。庄生蝴蝶东坡鹤，试问当年孰假真。

铸生叔父归自沪上，出示近稿，即用集中难催韵

敬题于后 吴霖佐

曲折肠如卮字阑，客怀聊借酒杯拌。田逢恶岁忧饥馑，诗拓豪情异瘦寒。落落人情睁鼠眼，铮铮傲骨郤猪肝。出门谁识饥驱况，如此生涯亦大难。

阿咸愁味等酸梅，那得攒眉一扫开。阶鹤浑怜撮毛羽，池鱼未见化风雷。先生杖履欣犹健，逝水光阴恨不回。追忆竹林吟社集，雪花如掌钵声催。

阅殷谱经表甥和夷祸烈疏 孙凤藻

夷越重洋患日生，议和乘我寇纵横。不闻在泮飞鸢集，差喜高冈有凤鸣。世变独深全局感，口碑留得故乡评。寄言堂陛文章辈，为国须知忌好名。

书《秋笳集》后 殷兆钰 二式

英才间出竞争雄，傲物矜才泣路穷。一自龙亭严戍后，钝翁真独秀江东。

出塞难辞万里行，廿年绝域寄残生。左骖石父谁为赎，千古怜才有晏婴。

题黄晓槎《金石因缘图》 褚希孙 大舟

故人远自袁江口，寄示一图云自寿。两间无物不丛残，金石留贻为最久。我适将从鄂渚归，长途仆仆疲奔走。不跃虽移大冶心，可攻还自他山手。世情变幻了无凭，钟弃碑轰十八九。自度身非金石精，争荣草木功何有。与君云龙近卅年，推诚不落刘韩后。如金斯锻金弥坚，如石斯砉石愈厚。萍蓬数载各西东，须鬓惊看成白叟。差喜丰神胜昔时，松姿毕竟逾蒲柳。旧约难忘一诺存，精魂堪卜三生守。羨君中年境渐佳，啖蔗味出长康右。昨非今是感前贤，旷世追踪愿低首。子迈才思有父风，英辞啧啧夸人口。鸪飞已见钓探怀，鹄化终当印系肘。偶然方外谓六舟上人。与同舟，佛印参寥得契友。兴来汗漫恣游遨，收取江山入户牖。愧我车中决水鱼，二千里外谋升斗。亲朋索笑问归装，一卷狂吟享敝帚。明知饮啄有前缘，其奈遭逢都不偶。金原可写或生嫌，石不能言谁执咎。读

君斯图忽放豪，寿君以诗不以酒。幸托生平道义交，片言相助君然否。功名富贵亦寻常，随事随时抒抱负。名山努力定千秋，掷地有声永不朽。

壬辰中元之夕登平波台纳凉，即次汤雨生都督韵，

同叶改翁作 吴士基 毅庵

闻道南湖将，行吟苕霅间。量移雄郡去，山水一奩环。今夜吴江水，依然鹤梦闲。凉风浩如此，不醉未须还。

题吴石生《眠鹤庵图》 孙灵琳 九琳

梦入孤山处士家，闭门抱子宿梅花。我今亦欲沉沉睡，厌听寒林噪乱鸦。癸丑，金陵失守后，里中有浙省防堵兵弁。唐时有鹤儿军。

同吴一峰和汤雨生都督登平波台原韵 邵嘉毅 下同

名士兼名将，斯人晋汉间。片帆来古寺，明月唱刀环。杯酒交情合，钟声客梦闲。依依湖畔柳，未许放君还。

潘烈母范孺人诗

百岁有尽期，人生谁不死。死固分轻重，就义泰山峙。孺人名门女，于归茱阳氏。蘋蘩主修洁，针黹擅绝艺。慈惠及婢奴，贤声表乡里。琴瑟颇静好，梁孟贤不啻。方佐婚嫁毕，壮子遽伤逝。斜阳怯影单，有泪暗中制。生存若比翼，死岂忘连理。猝然鹏鸟来，夫君疾难起。孺人柏舟操，从死不逾咫。雏孙及寡媳，遗训慎终始。呜呼三尺帛，名著千秋史。予为烈母甥，墨泪数行志。

忆弟嘉穗

忆昔肩随定省同，昙花偶现忽成空。剩将襦袴伤慈母，能否泉台侍阿翁。棠棣华偏摧夜雨，雁鸿行早断秋风。最怜寻到池塘句，诗思凄然入梦中。

题画 李 湘 铁笛

烟雨空濛外，山光黯淡中。渡头人不见，花落一溪红。

甲午三月十二日，同人携酒祭亡友李铁笛之殡，即以铁笛

“江干香草碧云深”句分韵得“碧”字 孙 澂下同

春花断肠红，春草伤心碧。薄雾笼春旆，寒烟锁幽窅。唤起长吉魂，历历证畴昔。话雨几连床，论诗时接席。痛饮花落晨，高歌月明夕。谓当至白首，幽明遽相隔。只馀同心人，行行践葵麦。奠此浊酒杯，佐以黄鸡只。吾曹平生言，岂以存没易。未覆土一杯[抔]，谁题碑三尺。愿与泉下期，年年抚松柏。

久雨书怀

一年花事少晴天，如此春光绝可怜。排闷良方惟酒盏，消闲小技有诗篇。索绉补屋防书架，密雨穿帘润砚田。最是夜深听不得，芭蕉淅沥响窗前。

读故都督汤雨生 贻汾 先生金陵殉节诗，次韵吊之 翁大年

不见经三岁，书来未隔秋。东南俄扰攘，忠义本谄谋。异地英灵吊，何时毒雾收。文章惊海内，绝笔此其尤。

前诗意有未尽，复挽三绝

臣忠子孝垂人鉴，先生曾祖西箴先生，讳自铭，尝著《人鉴》，首君臣父子。先生重刊传世。祖训传家信有由。难得曹娥今再见，一时从死各千秋。女适王时，归宁同殉。

珍重频年书画诗，千寻尺幅许心知。先生惠《画柏》题云：“尺幅而具千寻之势，惟粥翁能之，亦惟叔均先生能赏之耳。”殷勤相赠情难忘，祝我还兼一字师。余为先生刻“狮窟翁印”，以《说文》无“窟”字，古通用“窟”，遂作“窟”。先生来书言，向书八分作“堀”，始知“堀”为本字。

琴隐园中几度过，谁知转眼是干戈。濒行手作函书送，何日重逢书中语。寓慨多。

题金巢民稻香新居，次程鹤仙韵 管窥豹 霞江，下同。

何妨室小号蜗庐，车马无喧称索居。得句花生三寸管，移家船载一床书。春深茂树莺迁早，草满闲庭客到疏。莫怪幽栖甘寂寞，由来名士半樵渔。用渔洋句。

答唐子珊见慰之作

不才何敢受人怜，一寸柔肠暗自牵。长物旧传惟有砚，破琴欲卖已无弦。骨从贫里才知傲，花到秋开不易鲜。珍重故交来慰藉，教依先著祖生鞭。

题张节母茹冰纺雪图，应其令子虞堂上舍作 丹徒 严保庸 问樵

茹冰亦不饥，纺雪亦不寒。悲哉慈母心，所望儿能贤。儿今获温饱，纺车日置前。往往有机声，出于冰雪天。何以报母慈，作图永其传。

庚申四月廿五日贼攻平望，皖南江总镇兵溃失守

王阶升 谱琴，下同。

郡县东南尽，何堪此一隅。人烟销米市，烽火烛莺湖。
羸卒重营溃，将军匹马孤。御倭方略在，奇绩恨今无。

廿七日贼至六里舍纵火焚掠，予同村人避匿黎里 录一。

忽报妖氛到里间，纷纷惊走各离居。可怜比舍皆焦土，无恙先人剩敝庐。
被戮邻氓空毙野，邻居文奎被伤而死。同行稚子尚牵裾。时仲儿在家，挈以同避。浮家泛宅真堪羨，且住烟波伴老渔。

五月廿七日午饭陈稼生处，闻湖州赵竹生官军

于昨日击退平望贼匪，喜而有作

炮响西来震野塘，莺湖闻已扫豺狼。平原公子才何壮，剑外诗人喜欲狂。
杯酒放怀须痛饮，亲朋作伴好还乡。请看南北当冲要，此日官军慎守防。

自舜湖回，路过三里桥贼卡，举目骇然，因纪以诗

抬头惊见聚洋关，贼卡名。贾舶连樯泊水湾。岸上深沟兼树栅，谯楼桥顶绝跻攀。

题吴石生 格山水画册 吴文通 颖仙

解衣磅礴神飞扬，或师董巨兼倪黄。吴均笔力继黄鹤，石骨齿齿云苍苍。

滃然纸上烟云生，读之有韵听无声。东风桃李忽满谷，如笑写出春山晴。

云中帝子恍可招，湘水冥冥湘山高。芳兰薜芷采不

得,乞君风雨图离骚。拟求绘《痛饮读骚图》。

阿弟胸次丘壑成,阿兄腕底风露清。令兄二如亦工花草。臣家痴叔兴不浅,何以赠之雨生行。铸生家叔拟作《雨生行》为赠。

泊舟乌镇 吴侶芳 镇华

烟外帆初卸,鸥边舫乍停。波光拍岸绿,柳色压船青。眼福夸诗册,邵稼甫同舟,携有周柳初所书坡公诗册。心情托酒瓶。裹衾眠最好,未觉我劳形。

题《剑石诗帖》 王宝书 友杉,下同。

丰城宝剑光烛天,岐阳石鼓迷荒烟。神物显晦有其会,不少埋没风尘湮。此帖流传遇亦奇,泥涂久辱谁相知。一朝登之几席间,譬如国士遇主时。忆昔当年一片石,爱玩颇有米癫癖。是石是剑不可辨,寒芒作作土花碧。挥毫落纸都烟云,谁其倡者长洲文。诗成勒石期不朽,至今翰墨永流芬。郁林太守何好古,载归不啻适乐土。石色润时验雨来,苔痕阙处须云补。我亦好古时欲痴,一见不觉情为移。坐卧其下不能去,对之如观碧落碑。何当为我拓一纸,携归供向乌皮几。展卷摩挲乐复乐,停云馆帖差可拟。

题黄琛圃封翁 庆澜六十二岁小影

弹指沧桑过眼前,相逢握手意缠绵。春花秋月休闲却,杖履优游便是仙。

甲子重添鬓未霜,光风霁月寿而康。河东三凤 谓子眉、

农部、昆玉。人争羨，齐着宫袍捧鹤觞。

芙蓉水榭已荒芜，先世郊居八景，“芙蓉榭”其一也，详邑志。咸丰丙辰，余葺而新之，庚申毁于兵燹。飘泊萍踪旅思孤。昨夜梦君同载酒，采菱歌里泛莺湖。

张烈女 庄庆椿下同。

沿江炮火声凌穹，乱螫贼势多如蜂。此时欲避咸汹汹，妾忍不死羞门风。生为平望诗人女，耳目习闻良有以。记有中表卫氏姊，未嫁殉夫烈无比。今迁梅堰幸近塘，得死即是曹娥江。何为捞救来渔舫，见遗河伯非所望。再迁黎里仍陷贼，坚牢妾命终何益。但求死人无生出，一跃惊涛志永毕。天吴起舞蛟龙迎，依然还我清白身。肯贻内顾之忧阿兄，少缓便尔凶锋撻。狞飏一夜气哮虎，狼藉名花如粪土。草间偷活宁足数，几家贞魄留庭户。烈女张姓父曰钟，诗文雅好笔亦工。于余颇昵屡过从，时维道光卅载中。吁嗟乎！长毛流毒祸难弭，被掳纷纷到女子。甚有结婚不知耻，盍照梨花湖上水。

黄烈妇

生于吴，适于黄。嫁两月，夫遽亡。非病终，遭贼戕。女是时，归省母。闻凶信，呕血斗。波粼粼，清且浏。身得死，骨不朽。余继娶，女从姑。知缔姻，毁齿初。母主之，惑媒氏。逾廿载，于归彼。家壁立，贫如洗。安义命，无骄矜。甘操作，一篝镫。和妯娌，翁有称。天不吊，兵戎兴。平望镇，女母家。曰绍基，为阿爷。婿何名，不记忆。问女年，三十一。岁在庚，月建申。爰作诗，激劝存。

徐烈妇

鸱鸮夜啸霜竹枯，帷灯饮泣熬魂孤。一朝寇乱连江苏，刀光血浴人何辜。亘霄炮火篝鸣狐，贞魄天促游仙都。风吹尽绉水不污，心迹妾待盟冰壶。岂期网救来艤舻，死志已决无改途。投渊并挈怀中雏，免长贻戚归萑苻。蝼蚁鱼鳖无亲疏，临难苟活何为乎？烈哉此妇谁丈夫，徐姓闵氏居莺湖。

赵母冯孺人述德诗为其曾孙琦赋 仲 湘子湘

多金为上寿，义举出高堂。阿母浮华屏，先人素志偿。颂声延奕禩，慈荫溢康庄。视彼征歌舞，承欢孰短长。

自幼来平望，恒经北木桥。但看河埠阔，浑忘市廛嚣。荡荡功明证，禧禧患暗消。曾孙今善述，母德益迢遥。

可怜吟 赵光佑 砚貽

投笔书生事，封侯志未灰。可怜才俊辈，翘首望燕台。数里一关税，诛求唤奈何。可怜商贾辈，罔利已无多。世事槐安梦，浮生水面泡。可怜亲族辈，白骨半荒郊。斗米千钱换，奇荒自古稀。可怜儿女辈，终日坐啼饥。

十二月廿六日移家莺湖，舟中大风雪 凌宝树 敏之

朔风一吹寒气栗，莽莽奇寒大雨雪。我欲移家莺湖去，小小扁舟借一叶。天公嫌余舟中太愁闷，特做玉戏来饯别。灞桥风雪画图中，驴子背上驮[驮]诗客。摇出荡中一阵旋风急，水底鱼龙欲出没。风姨娘子手弄风轮不肯息，素娥助兴霏玉屑。河伯无灵恶作剧，幻出一座银山

当住船头立。船头倒退下流逆，逆流而上愤急切。雪花撩乱眩眼花，舟子欲摇摇不得。天地今日尽缟素，山川草木傅粉白。云树江山看不出，但见水天一色光相接。风声浪声橹声并相咽，一家性命在呼吸。须臾风定雪渐小，两岸积雪乱山叠。开窗一望真大观，平生豪兴来勃勃。偶然触景即生情，咏絮无人殊可惜。嗟余季子本诗才，白战何须持寸铁。雪泥鸿爪廿年缘，回首当年空叹息。千愁万绪并相结，今日又复遭此一大劫。无端拍案忽叫绝，转忧为喜亦便捷。天寒岁莫将除夕，乾坤一年一荡涤。苍帝故意大风更大雪，一扫下界红尘污秽积。我今借此袪除不祥气，从此避凶好趋吉。

明

夜雨 以下方外。殊胜寺僧上 英胜幢

独与孤灯坐几更，自怜身世不分明。雨声有甚关人事，亦使愁端灭复生。

题友竹轩 宏 道竺隐

有竹吾亦友，无竹吾亦友。但得竹中趣，何须种千亩。故人推有道，南归今白首。读书坐高轩，此君无恙否？涉世节且坚，结交匪云偶。不似河阳花，宁同彭泽柳。保尔岁寒心，清虚积已久。且将身外事，尽付一杯酒。

翠雨轩 静 可笑庵

华屋深沉傍翠筠，时从借润雨纷纷。八窗披拂春常暝，一径溟濛路不分。秋霁淡鸣湘女佩，寒阴浓结楚台云。高僧定起声尘静，一击无言了听闻。

月公血书《法华经》赋赠 读 彻 白汉

一滴生前血，三生未了因。僧无不重法，尔岂独轻身。
花落浑成字，经飞不是尘。楚云乘愿后，莫道更无人。

雨中坐指月斋头，同安节、潜庵分赋 照 音 溯闲，下同。

郊原春雨足，细草蔓衡门。树老风犹动，烟迷昼作昏。
苔痕依古砌，山色映荒村。赖有同人集，新诗共讨论。

雨阻江枫庵呈指月

泽国春寒风雨多，思归游子复如何。低徊江汉愁烽燧，
怅望湖山老薜萝。漠漠阴云迷远岫，依依弱柳浸寒波。
明朝买得扁舟去，漫听吴侬欸乃歌。

题张雪窗新居 海 溯 敏流

数椽栖独稳，托兴在云烟。屋里探山水，杯中识圣贤。
无弦琴韵古，有梦笔花鲜。落落尘埃外，书成拟太元。

和鹤癯师作 圆 照 朗山

唐人摹楔帖，各各具一妙。譬彼学圣者，不尚有若肖。
静中展碑碣，悠然抉其奥。临书如参禅，拈花但微笑。临书。

闭户苦搜索，抑塞怜枯肠。负手独巡檐，陡觉梅花香。
心若流水活，又若闲云翔。觅句句忽来，得意言俱忘。觅句。

题仿乌目山人画帧 性 纯 山磬，下同。

云浓山减青，雨馀树尤绿。隔坞有人家，溪光上茅屋。

仿鹤渚生画漫题

结屋在西崦，林深夏无暑。山径不逢人，松风答樵语。

一镫纺读图，为唐菱伯题 达 尘下同。

风雨逼危楼，同挑青竹篝。鹑鹑生命小，趯趯草虫秋。
古帙香花散，冬裙葛练愁。终宵辛苦意，母氏善贻谋。

题《张节母茹冰纺雪图》，应虞堂作

短艇记凿冰，莺湖碎空绿。萧然张仲居，冷雪压空屋。
如闻贤母机，凄断不能续。尘也匪空桑，抚图忍卒读。愿
挑长明镫，分照母杼柚。母身益劬劳，母心益婉笃。安得
手中棉，春气被黍谷。儿寒为制衣，儿饥为贷粟。儿今能
文章，母发犹未秃。朝朝绣佛龕，承欢一盂粥。

蚕词 以下女士。吴淑巽 柔卿，下同。

东家女儿养蚕忙，西家女儿绮罗裳。西家绮罗裳厌
旧，东家络丝愁夜长。

中 秋

镫市忽已散，深闺殊未眠。万家秋梦里，明月自中天。

暮春舟行，夜泊莺湖望月 沈宜修 宛君

曲堤春滟漾，杜若正芬芳。啼柳莺犹涩，衔芹燕渐忙。
帘移摇绿小，棹举送青长。溪暗烟将暝，山遥树欲藏。笠
舟渔罢钓，苕渚鸟窥樯。《午梦堂集》，上二联《沈志》节去。

暮景留春色，微波怨夕阳。碧流浮镜藻，翠墅静岚光。
掩映桃花醉，参差菜陌香。钟声帆淡霭，寺影月青苍。四

野垂霞幕，千家宿雾妆。自堪供眺览，不必问潇湘。

莺脰湖夜泛 徐蕴珠 月英

扁舟漾层波，缥缈神仙窟。橹唱幽响馀，渔灯遥影没。
微风生衣袂，清寒入花骨。一声梵磬圆，林际堕残月。

雁字 吴文淑 偶仙，下同。

嘹唳排空不离群，芦花洲畔正斜曛。数行书照三分月，五色笺铺一片云。系帛飞来疑布阵，因风吹转似回文。莫教紫塞频经过，欲寄征衣问讯勤。

春 暮

茶烟轻飏鹤来迟，小坐闲窗改旧诗。满院花飞春寂寂，黄莺啼上绿杨枝。

送余生入都 名妓姚湘云

樱桃湖上依依柳，折送行人欲断肠。此日尚衔椒柏酒，几时重染橘橙香。纵拈宝柱慵弹瑟，更有何人为解珰。珍重临歧无别语，脱双藕覆[履]作思量。

集文

与潘次耕书 王锡阐 寅旭

迩来令弟僦居柳塘，距敝庐数里而近，时得走候尊慈起居，稔知窘穷愁苦之状，都非意中所有。而依门依间之情，迫切尤甚。万一忧患内攻，寒暑不戒，有一日二日之不豫，数千里外，何由知之？此伯约之远志，太真之绝裾，所以负痛于无穷也。而况去就之义，大与古人相背者乎？

仆愧称知己，既不能使足下慎其出处，又复不能谋其困乏。今虽负疚引罪，无益于足下，惟望足下兴白云之感，返五湖之滨，慰庭帟之忧念而已。昔人三旬九食，箪食瓢饮。彼皆事亲之人，未闻奔走四方，以求所谓养也。若以信志约亲为疑，愚则以为此非先圣之传言，不足惑也。何也？孔孟之书言孝者多矣。有以循礼为孝，有以承意为孝，有以不貽父母以忧为孝，而其大指，不外于竭力守身之义，未尝专以口腹之奉为孝也。故孝子之得自致于亲者有分，而圣贤之责人也有方。果以信志约亲为不孝，是不可致者而责其致之也。若然，则绌其志，毁其行，污辱其身，窃取权势以为亲荣，牲鼎牢醴以乐晨夕，斯孝之至乎过矣。况乎穷通时也，得失命也。与其皇皇歧路求无所得而约其亲，孰若闭户息游，授几捧杖而约其亲之无愧于心与？且太夫人茶蘖清操，贤名素著，嗜义安贫，远近所孚。次耕尤不宜亟亟于仰事之故，驰驱于奔竞之涂，以为晚节累也。

书《南山草堂遗集》后 归安 杨凤苞 秋室

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其最盛者，东越则甬上，三吴则松陵。然甬上僻处海滨，多其乡之遗老，间参一二寓公。松陵为东南舟车之都会，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而惊隐诗社又为吴社之冠。分湖叶桓奏，社中之领袖也，家唐湖北渚之古风庄，有烟水竹木之胜，岁于五月五日起三闾大夫，九月九日起

陶徵士，同社麋至，咸纪以诗。今考入社名流，见于桓奏《南山堂集》者，略具：苕上，则范梅隐 风仁、沈雪樵 祖孝、金完城 口、陈雁宕 忱；禾中，则颜雪臞 俊彦、朱载扬 临、钟琴侠 俞；武林，则戴曼公 笠；玉峰，则归元恭 庄、顾宁人 炎武；梁溪，则钱础日 肃慎；吴门，则陈皇士 济生、程杓石 楝、施又王 謹；同邑，则吴匡庐 珂、东篱 宗潜、南邨 宗汉、西山 宗泌、芳时 宗沛、赤溟 炎、北窗 棠、曜庚 在瑜、融司 南杓、石城 嘉栢、顾茂伦 有孝、樵水 樵、戴耘野 笠、潘力田 怪章、叶开期 世侗、周闇昭 灿、机高 尔兴、其凝 抚辰、安节 安、朱长孺 鹤龄、不远 明德、钮晦复 明儒、荪如 荣、王兆敏 锡闾、云顽 初、沈建芳 永馨、彦博 泌、李北山 恒受、钱钟铭 重、金宁武 甌、彦登 廷璋、公覲 始垣、耳韶 成、颜子京 祁、钟宾王 铁立。迹其始于庚寅，终于甲辰。诸君子各敦盍上履二之节，乐志林泉，跌荡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亦月泉咏社之流亚也。后之续《遗民录》者，必有取于斯也夫。桓奏名继武，自号五带散人。集凡四卷，假阅于沙泮陈氏。

《管霞江诗稿》序 沈 璟 云巢

嗟乎，霸功佐仲父，著书者八十六篇；数术擅公明，玩占者六十四卦。然而城雄小谷，一则以轨里奏勋；秘泄大圜，一则以聪明减算。不齐者命，难问者天。司禄莫考乎星官，富媪未施乎土德，则有管子霞江爽朗如孚，疏通似简。绮岁既游苦县，壮龄亦上愁台。论著潜夫，歌闻穷士。家住樱桃湖畔，桃本无言；宅邻修竹居边，竹宁传籁。弟是泽中渔父，友惟江上丈人。而乃目耕自乐，凭纸札为

良田；心织多劳，著文章为锦绣。王伯养[春]削蒲当笔，柳篋子然叶照书。岂非吐纳烟云，怀抱冰雪，凝神于寂波之表，定性于大湫之天者乎？忆当阙逢之辰，病如之月，问莺馆人多握槊，淡虑园我正读书。以鄙人为老马识途，见群英若飞鸿戏海。约结莲花之社，优游竹素之场。汉上品题，词非一致；汝南月旦，美不胜收。时则窥豹泽于一班，定龙文乎三足。徐孝穆则玉台绮丽 谓春塘，程不识则刁斗森严 谓括囊。况吴地称管修之贤，北海传管宁之学。图开笔阵，秀挺书林。个个金铃既圆，闻乎轩判；声声玉磬宜上，彻于云霄。虽咏众仙之霓裳，听钧天之广乐，固其分也。曷为兰薰易摧，玉缙旋折。城阙之青衿未赋，床头之素琴无声。石曼卿早主蓉馆，秦少游竟卧藤阴。能无感邻笛而伤心，过酒垆而洒泪耶？嗟乎，堂前白发，负杖空悲；膝下黄童，望云弥切。叹四壁兮徒立，念十口其何依。青简尚新，动轮之宾安在；宿草已列，渍酒之彦不来。赖有琛堂徐子，收拾零珠，缀连碎锦。平时则柏茂松悦，此日则蕙叹芝焚。二人同心，本异华歆割席；一编成集，何殊鲍子分金。得遗诗若干首，属余论定。譬遗弦在匣，悒悒者琴德依然；激电流空，闪闪者剑光不泯。则郑乡芜没，犹堪种书带以传馨；杨冢寂寥，莫更弃元经以迁甗。

《秀野山房诗集》序 山阴詹 吕律生

海内之性情一也，而性情之感而动，动而发者则不一也。燕赵之悲歌，邹鲁之文学，关以内击筑叩缶而歌呜呜，

孰非性情之感而动，动而发于外者乎？夫世之盛也，贤者显而在上，及其衰也，则隐而在下。昔夫子删《诗》三百篇，为风雅之正宗，递而至于为骚，为赋，为汉魏六朝三唐。人不一家，响不一音，往往得于性，感于情。显于上者，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以鸣当时之盛；隐于下者，亦抒其愤懑无聊、慷慨不平之气，是皆得性情之正者。若夫夜光而遭按剑，流水而乏知音，骐驎混于骀駘，凤凰杂于鸡鹜，斯又不平者，亦必于诗焉以发之。余于丙辰岁寓松陵之平望，因得交于张子焕文。春秋未壮，著述甚富。志洁而神清，才隽而学博。晤对之际，觉我形秽。不以余之卑鄙，而以诗示教，且以序属焉。呜呼，余素不能诗，又乌能知诗。第捧读再四，而知张子之诗深有得于古也。今张子固不遇耳，而语语神王，无巾幗气，无楚囚态。其或得志于时，咏休明而歌骏烈，悬诸国门，播诸海内，盖未可知也。即不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为不朽之事业焉耳。他日登张子之堂，酌张子之酒，以歌张子之诗，得毋曰夫也夫，亦情性不异而臭味相投者乎？于是乎书。

《雪窗杜注》序 周廷谔 笠川，下同。

杜诗注，在宋有千家，大抵踳驳芜秽，得失相半。今可见者仅蔡梦弼、吴若二书而已。他若黄鹤、鲁眚、王洙、赵次公、薛梦符、吕祖谦、杜修可之徒，其说时时散见者，则略见于诸本中焉。近世虞山钱氏虑旧注之讹也，因吴若本而删订之，名曰“笺注”。吴江朱氏因蔡梦弼本而厘校之，名曰“辑注”。二书并出，始则合之而互见，继则离

之而两伤。钱极诋朱，有助朱者亦从而排解之，而两家之聚讼以起。予尝取其书而读之，钱氏意在创解发明作者之意，不落窠臼，然而吞剥支离，譬如商君之治秦，决裂坏乱而不可救。其失也，诬朱氏志在训诂，缀古人之残缺，不事块奇，然而短钉拾取，譬如宋襄之称伯，扶衰救痍而不克振。其失也固均之，非杜氏功臣也，其优劣亦相等。且吾纵观上下古今，而不胜世道升降之感焉。上古用漆书，中古用石墨书。石墨者，石涅也。所形摹者科斗，所手披者韦编，故其言简，其旨易晓也。自后代俗书兴，而易之以纸，用之以烟墨，浸之以镂刻，遂家自为书，人自为解，而一趋于繁缚。其在今日，虽六经、子史昭然揭如日月者，且駸駸乎有重阴薄蚀之虞，况《杜诗注》乎哉？钱氏、朱氏之呶呶不休也，隐若积四十年之疑狱而未有决。非得明允者片言以折之，恐两家未肯心服于地下也。吾友雪窗张氏笃于嗜杜，取钱、宋〔朱〕两家书而讎正之。或钱是而朱非，则以钱为断；或朱伸而钱绌，则以朱为归；或两家互争其长，则平心以解之；互有其短，则博求以正之。去其诬，开其固，不啻两造具备而为之质。其成矣，两家其亦首肯矣乎？昔人过易水，见蚌方出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今张氏之于钱、朱两家也，何以异此。予故因论两家之注杜，因慨古今世道之异，而并及是说，以为张氏说诗解颐，不亦可乎？

范节母张太孺人传

往余论《诗》咏共姜，《春秋》书纪叔姬，皆守节有位之妇，故得列《诗》与《春秋》之内。他若草野之抱苦节以终身，没齿而名不彰者，何可胜数，然概乎未有录也。洵乎王参政遵岩有云：“妇人之有节，而幸生于《诗》与《春秋》之日，犹有不遇之恨也。”今上御极盖八年于兹矣，首崇忠孝、贞节，特诏督抚大臣采访核实，每岁不时题请，无论贵贱、存没、久暂，不拘成例，所在表扬。以故八年之中，凡妇人之以节见者，不啻比栉而林立，而普天建坊綽楔翼然，皆出内帑所发，斯亦极亘古之奇遭也。而独怪韭溪范节母张太孺人，年今八十，抱苦节垂六十馀年，犹沦没田野，无从采访。而其侄张守坚始书其略，属余立传，而余乃得而知之也。守坚之言曰：“节母姓张氏，系先从祖士机之女，而亡父世炜之从姊也。少聪慧，其父授以《孝经》、《毛诗》、《列女传》，略通大意。年十七，适同里范兴国。明年，兴国病亡。节母毁容流涕被面，几不欲生。已而念舅姑老，代夫奉养，滫瀡甘旨俱出自纺织，而自奉则不厌糟糠。立叔子为己子，拮据婚配。缩食减衣，构数椽以安栖息。其大端可略陈也。”又曰：“节母性和而严，处湫隘如邃宇重堂，不闻声响。世俗佞佛，而节母独不随村姬礼佛，可谓铮铮者。”余闻而肃然起曰：“止勿多言，然此已足以传孺人矣。”又独怪余与亡友雪窗、世炜交几四十年，而孺人之冰心雪操，宜略知之。而雪窗不言，余亦不闻。然而前此犹格于成例，督抚大臣不得与题请，虽有苦节，无由达之于九重。其与生于《诗》与《春秋》之

日，相去几何哉？今孺人幸而优游耆艾之年，而适逢国家新纶之贲，而又得守坚之孝友文章，志在表扬，则孺人之苦节，其得题请而被旌行有日矣，非不幸中之幸哉？今岁八月二十七日，为孺人八十诞辰。谔忝通家，将登堂洗罍为孺人贺，且兼以为守坚贺也。余虽老，尚可为太孺人珥笔以俟。时雍正八年七月初五日。

《读杜管窥》自序 张世炜

雪窗逸史曰：“少陵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又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此少陵自言其学之所至也。”而黄鲁直云：“不读书十年，不行地千里，不可看杜诗。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夫以少陵之学之识如此，所以惊风雨泣鬼神而光焰万丈也。后世无少陵之学之识，而欲以一知半解以注杜诗，诚难言矣。因考宋之注杜者，自蔡兴宗、吴若、赵次公、蔡梦弼、黄鹤而下，互有发明，皆不失为子美之功臣。而妄庸者妄撰故实，谬引曲证，则杜诗因注而益晦矣。近世虞山钱氏因旧注之荒谬也，于是因吴若本，取旧注之纰缪踳驳者，大加绳削而笺释之，自谓于玄元皇帝、庙洗兵马、入朝诸将诸笺，有凿开鸿蒙，手洗日月之功。而同时吾邑朱长孺氏，亦因蔡梦弼本而为辑注。盖长孺尝馆于虞山，得窥绛云藏书之富，实相资以成者也。书成之日，虞山序而授梓，谓不妨两行其书。未几，虞山与吾邑潘力田长笺，痛加诋。意谓长孺辑注，虞山既诺而序之矣，何得复有长笺之诋，文人争名，不应反覆如是。沈寿民云：“世传虞山长笺，以说有异同，盛

气诋諆，又增删改窜，前后二刻迥别，见者深以为疑。”余尝取二本对勘，其中所不合者，惟《收京洗兵马》、《哀江头》数诗。试平心以论之，两京克复，上皇还宫，臣子尔时当若何欢忭，乃逆探移杖之举，遽出諆刺之辞，子美胸中不应峭刻若此。商山羽翼，自谓广平；剑阁伤心，非关妃子，斯理不易，何嫌立异。其言似矣，而未知其详也。盖虞山之笈畅而肆，其失之也戾。长孺之注贍而密，其失之也拘。虞山于玄、肃父子之间深文曲说，若罗织其罪案者，失少陵忠爱之旨。长孺考据论辨固有功于虞山，而为少陵之苾臣也，而于异同之间微言隐刺，是谓入吾室操吾戈而伐吾者也。盖长孺初以刻样呈虞山，而未知其立异如此，故忻然为之序。及后览其全书，不觉艷然，故盛气而诋之于长笈也。二刻固后来者居上，但互有得失，未可称定本也。迩年以来，老病无憀，汇录两家之书及诸家之注，而折衷之，名曰“杜诗正义”，平两家之偏，息异同之论，附以一得之愚，求少陵之心于千载之上，非敢谓二先生之功臣。当局则难为功，旁观则易为力也。粗有成稿，不虞痼疾日深，未能缮写，兼之贫难付梓，于是偶取百一，名曰“读杜管窥”，以俟天下后世注杜诗者，不以鄙言为河汉也。

《峇嶧山房诗集》序 吴邦基

余承乏新安，而后卜居松陵莺湖之滨，闭关却扫，足音稀闻。戚属中时相过从，以诗唱和者，惟余内甥徐子植庵。余询其近地之能诗者，植庵为言其同砚秦明经海门，

少承家学，工于诗，所作《韭溪杂咏》百首，时陶唐山方伯为江邑明府，尝亟称之。余心识其人，然未见其诗也。今癸未仲冬，家二尹学亭以明经《峯嶠山房诗稿》见示，并索余弁其首。余受而读之，长言短咏，各有元本，不蹈世俗堆垛之习，而于性情伦纪之地，尤能一往情深，使人寻味而不厌也。较诸作《韭溪杂咏》时，风格又超远矣。闻明经读书教子，一室萧然，能寻孔颜乐趣。余读其诗，想见其为人，异日放棹莺湖，偕植庵、学亭访君于韭溪烟水之中，其必有莫逆于心，相视而笑者。因书此以为左券。

跋王晓庵、潘稼堂两先生墨迹 归安 沈登瀛 柳桥

右墨迹二纸，家退甫得诸张佩葱先生后人，转以贻余者也。前《绝粮诗》五首，见于《王晓庵先生集》，其为王先生手书无疑。诗后云“并录呈政”，想尚有尺牋，故不著姓名。两先生为金石交，退甫断为录示张先生者，良是。后诗一首署吴琦姓名。案徐俟斋先生《居易堂集·潘母吴太君五十寿序》题注云：门人潘耒，时避难，变姓名吴琦，奉母居山中。盖稼堂检讨以兄力田先生牵连史案罹祸，故权从外姓，诗当在是时作。今不见《遂初堂集》者，想少时所作，未存稿耳。王先生学贯天人，吉光片羽，流落人间，固可宝贵。潘检讨出处虽与先生殊，《三复晓庵集·与潘次耕书》未免为之叹息。然潘之出山，亦有大不得已者，较世之希宠干进辈大相迳庭，终不失为文苑中完人，况皆赠张先生者。张名嘉玲，字佩葱，桐乡张杨园先生高弟子，见《震泽县志·儒林传》。因合付装，前辈风

流，非特人品学问邈不可及，即技艺之微不求工，而自工古人，事事胜人，岂虚语耶？道光辛卯九秋，后学沈登瀛敬记。

记平望赵氏先世轶事 乌程孙 燮愈愚

春秋多火灾，自周鲁以及宋、卫、陈、郑，书于策者，不一而足。其救御之法，《左氏》详言之，大要不外陈畚揭，具缦缶，备水器，皆有司常事，不闻有专设一物以为救火用。若今世水龙之设，用力省而奏效速，于古盖未尚有，因叹后人之智巧实胜于前人。然置水龙，必先治汲道，汲道宽则水源源不绝。一跃千丈，真如白龙之夭矫于空中，能使祝融氏望而退舍。苟在人烟稠密之区，巷隘而距水又远，虽有利器，安所施？此地势不便，仁人君子所束手而未如之何者也。予读平望赵君静芴所书先世轶事，于人所未如之何者，而独善补救，于是叹其见义勇为，可举之以为当世法也。平望镇当江浙要冲，米商所集，人争趋之，廛市几无隙地。而赵氏所居北木桥，临河一线之路尤极窄狭，倘遇火患，行人拥塞，取水末由。静芴之曾大父胜龙公有忧之，欲买桥下市屋以辟行路，且欲广筑河埠，以为水龙取水之所，俾挈瓶抱瓮而来者荡荡平平，虽在黑夜无窘步。乃未及为之而遽没。没后六年，静芴曾大母冯太孺人年登八秩，大父挹峰公与诸弟将于生辰徇俗礼奉一觞为寿。太孺人曰：“尔等寿我，度费几何？”对曰：“儿辈四人具金百。”太孺人曰：“吁！此非吾之心也。尔父患里中逼仄，欲有改作而未能，常以为憾。曷不

以此四百金，成乃父之志？”诸子应曰：“唯。”顾公事不可一家私议，乃商之拱仁、里仁两坊之人。两坊之人咸踊跃乐从，于是即日鸠工，途成埠立，以其馀钱生息，作水龙公费。平望一镇火患用减，人享其利益于无穷。夫利人之事，人之所不易为也；为利人之事，而在于妇人尤难也。太孺人罢举一觞，为乡里消未来之患。继夫善志，即以教子义方，非其识见之度越于众，胡能若是乎？近世富人，事亲万不能及古，而独好侈言上寿，宾客满堂，一饗饮费辄耗中人数家之产，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娱我亲。岂知亲之所属望于子者，惟在成其志之所欲为，而不在奉以力之所难继。若挹峰公兄弟此举，使人奕禩而下，犹称其先人之德不衰。此可谓为善而貽父母以令名，孝之至大者也。此事在乾隆三十三年，迄今已越七十馀载。两坊之人恐良法久而生弊，以静芎为始事者之孙，请整理之。静芎追思祖德，作书事一首，录以示余曰：“祖宗有善，子孙述之，不如当世之能文者述之。愿子毋靳一言，吾先世庶得附之以不朽。”余交静芎久，不获辞，且喜此事能辍无益之费为有益，可为世之滥用其财者讽也。爰记其始末如此。

殷君东溪画像书后 沈曰富南一

道光辛巳春，富年十四，始与邑考校。随先君子行城西门，道客有峨冠高拱，揖恳恳道寒暄者过去。先君子顾富曰：“此殷君东溪也。”翼日，赴赵海芎师召饮，则君及长子序伯先在，酒次言论风发。富时隅坐，非独无由致一辞，并不敢与序伯略通殷勤也。越六年，丙戌，富从赵师

莺湖，始与序伯同砚席，订昆弟交，则君之禫祭已逾年矣。序伯出君所为诗，并所搜辑者如干种见示。而赵师又时道君性情行事，由是君之生平得详悉之。士君子不见用于世，则且观其治家。夫家之治，岂一朝夕而然，始必有人焉创之，继必有人焉保而久之。然得一保而久之之人，尤难于得一创之之人也。其人必有孝弟之行，宽大之意，磊落通达之材，而无世俗之嗜好。敦尚问学，交结贤善。其用财若不节，其于家政疏节阔目，不屑屑然经理。彼累铢寸而规方圆者，睹其所为，方共非而笑之，而不知培一家之元气，绵数世子子孙以诗书之泽者，实成于此。虽其年不中寿，其于一乡一族，岂小补而已哉？呜呼！若君者是已。而论君者徒举刊刻《松陵诗征》一节，以是为识君之大，实非知君之深者也。君像绘于辛酉年，顷者序伯奉以授富，命书其后。展拜之下，有感辛巳年事，微特君没已久，先君子之亡亦已十年，赵师鬓毛斑斑白，富与序伯俱为三十以上人，求古人继述之道，以慰二父于泉下者，均未有闻。序伯领乡荐，犹将藉科第以荣其亲，而富则偃蹇潦倒，尤无所树立。对君之像，弥怀先君子，不自知其泪潏潏下也。序伯其有以示我乎？愿交勉于无穷焉。时道光十有八年戊戌冬十一月朔。

《吴节愍公遗稿》序 陈寿熊 献青

呜呼，改革之际，至难言矣。投时之才或贬节以就功名，而忠臣义士以死抗天命者，后人并其姓名不敢笔之于书。虽著述可传，亦孰为之传哉？惟我朝之于明则不然。

甲申之难，吴江吴节愍公易以进士起义师，未几兵败被执。及高宗朝追黜明之贰臣，且录其死难者，赐祠及谥，而公之遗稿始复出。盖自公没至是，国家承平垂数十年，武功既优，文网方密。官吏希旨抉摘忌讳，于是我吴钜公有人仕本朝，而身后以文字得罪，祸及墟墓者。公以一书生倡义数百里间，身膏斧钺，名没草莽，固亦已矣。乃日久论定，而残帙故纸中犹赫然有公名在。以视贬节而败名者，固何如耶？况于怙恃其文章才望，靦颜要宠而卒不免于戮辱者耶？夫公以名节贻后人，而朝廷以大义不没公之名节，则凡公之子孙读是书者，俯仰高厚忠孝之气，有不勃然而兴哉？稿凡三卷，诗词若干首，文若干首，寿熊之外兄吴涣君壮所手校。君壮于公为族裔孙，为人尚气而能文。间者以书属，寿熊既为之参考史志、家谱及传闻之可信者，作家传冠于书首，乃序而传之。

昭灵侯庙记书后 王钟英填讳 黄庆澜 下同。

庚申，粤逆寇江浙，踞平望，扼南北冲，垒石堑濠其间。越甲子，事平，里人渐复业，谋重建昭灵侯庙。庙有故鸿胪程邦宪碑，毁其半，以旧拓全本重镌焉。碑不详始建，考梁开平三年，封昭灵侯。宋元间，俗传侯为城隍神，实未奉诏。明洪武二年，诏封城隍神。三年，建城隍神庙。是昭灵侯庙，洪武三年建也。徐鲁庵谓侯祀宜郡若邑，此外未合祀礼。叶、沈皆主是说。然昭灵侯肇封之年，实吴江置县之年，而平望乡之属乌程者，嗣亦改隶吴江，礼返其所自始。窃谓邑祀之外，平望为独宜。况当日以神之

灵得解淮寇，则今之转徙流离而生还故里者，宜何如仰答神庥哉？故考证庙之建置与侯之宜祀平望者，补碑之不及，而并著今之亟宜重建者于此。同治五年丙寅七月，里人黄庆澜谨跋。

《黄烈妇母女殉难征诗》序

烈妇姓卫氏，邑之梅堰人。曾祖文英，雍正乙卯举人，内阁中书。祖某，父道源，国学生。年二十，归从弟庆清为室，生一女而寡，以夫侄兆柞为嗣。咸丰庚申四月，发逆陷苏郡，平望当江浙冲，不能守。烈妇命兆柞挈妇避难匠人港王氏，冀延一脉。兆柞请同往，默不应。固请，恻然曰：“贼踪靡定，将焉往？况吾又嫠也，俟有警，余当至汝舅氏家。”二十四日，吴江城陷，遂携女珊姑乘舟至梅堰卫氏。未登岸，贼又至，舟子各逃匿。烈妇知不免，谓女曰：“吾与汝生长良族，义不受辱。事至今日，惟有一死。”女曰：“母死，吾何生为？”遂恸哭投河死。乌虜，人孰不好生恶死，烈妇独于生死间裁之以义，行之以决。视彼之居高官食厚禄，临难而偷生僨事者，其相去为何如耶？夫先事而具审几之识，知也；临事而能慷慨以赴，勇也。母死，而女以死殉之，烈与孝兼尽也。嗟乎，此千古忠臣孝子之所为，何竟得之闺中弱质哉？同治三年，王给谏宪成汇案奏闻，得俞旨，旌恤如例。烈妇年四十有四，珊姑年十七，字黎里汝俊钟犹子。兆柞请序以征诗，爰濡泪为之序。

平望续志卷十一 艺文二

书目

经部

《诗经纂要》十卷，秦肇深撰。

《古韵备考》，秦士颖撰。

《六书原》，翁广平撰。

《经义蒙求》二卷，《留耕堂经解》三十二卷，殷兆镛序。

王宝书撰。

《说文订讹》，翁乐撰。

史部

《左国经史八家》，秦士颖撰。

《游记》，《峨边赘笔》，《西藏纪闻》，赵桂生撰。

《续松陵文献》，《传国玺考》，《翁氏文献》，《平望志》十九卷，《吾妻镜补》三十卷，翁广平撰。

《奏稿》一卷，程邦宪撰。

《古官印志》八卷，《古兵符考略》八卷，《泥封考》二卷》，翁大年撰。

《汉官印考》，凌坛撰。

《韭溪志稿》，秦廷宝撰。

子部

《湿温萃语》，《针砭证源》，《内经度蒙》，秦守诚撰。

《家庭直讲》四卷，秦守惇撰。

《支言》一卷，秦鳌撰。

《翦烛闲谈》，殷增撰。

《金石书画跋》，《天文论》，翁广平撰。

《温热赘言》一卷，《三家医案》，吴金寿撰。

《陶斋金石考》，《陶斋印谱》二卷，《瞿氏印考辨证》一卷，《秦汉印型》二卷，《旧馆坛碑考》二卷，翁大年撰。

《焚枯丛话》，凌坛撰。

《肘后随笔》，王宝书撰。

《金石考杂著》，翁乐撰。

集部

《静观楼诗稿》，秦士颖撰。

《清秀轩诗稿》二卷，徐夔撰。

《孟村诗集》四卷，秦凤苞撰。

《候虫吟》五卷，秦邦彦撰。

《嘉礼堂诗文集》，秦守诚撰。

《韭溪棹歌百首》，秦预撰。

《雨帆吟稿》六卷，秦萱撰。

《虹舟吟稿》，沈祖惠撰。

《春晖阁诗钞》，孙师孟撰。

《奇雨楼诗钞》，赵勤撰。

《倚棹吟》四卷，《耕馀杂唱》二卷，《苴唳吟》二卷，《梅庵词稿》二卷，秦秉义撰。

《唾馀集》，秦秉纯撰。仲湘选入《留爪集》。

《兰坚阁诗钞》，赵桂生撰。

《莺湖赵氏诗存》，赵桂生辑。

《瓮天诗草》，吴家銜撰。

《啸庐诗钞》，秦丕烈撰。仲湘选入《留爪集》，后附秦钟瑞诗。

《大好山房诗集》，吴邦基撰。

《峯嶴山房诗钞》，秦清锡撰。吴邦基序，自序。仲湘选入《留爪集》。

《骥沙存稿》，吴士坚撰。

《明御史李模年谱》，翁敦书与盛泽沈曰富同辑。

《三十六鸥水榭诗草》，《蘧庐近稿》，翁敦书撰。仲湘选其诗与归安陈之祥诗合刻，曰《翁陈两布衣诗钞》。

《斐园草》，程绍墩撰。

《迟云吟馆稿》，程邦宪撰。

《右丞自存草》，吴涣撰。仲湘选入《留爪集》。

《玉寒轩诗稿》，吴汝谦撰。

《鳧翁亭诗钞》，《绿语楼倚声集》，唐寿萼撰。

《呪筍庵诗稿》，赵莲撰。徐锡琛序。张钟选其诗与寿萼诗合刻，曰《莺湖两布衣诗钞》。

《平望诗存》十五卷，自序。《周草亭集》六卷，翁广平辑。

《渔父填词阁诗稿》，《诗馀》，张钟撰。吴鸣锵序。

《金粟楼诗》一卷，李湘撰。

《信天巢诗》四卷，李晋贤撰。

《静娱室诗》，唐昌辰撰。仲湘选入《留爪集》，后附范用源、吴

光奎二人诗。

《孙耕闲集》，《何义门集》，翁大年辑。

《小蓬海诗》四卷，《集唐诗》，翁雒撰。海宁蒋氏刻入《别下斋丛书》。

《瓶隐庵诗》，赵筠撰。

《睫庵诗文集》，吴鸣锵撰。

《清修草堂诗集》，秦炳奎撰。

《韭溪诗存前集》、《后集》，殷兆镛、叶摩生各有序。《韭溪秦氏诗存前集》、《后集》，秦源辑。

《诗文遗稿》，范用源撰。

《寄篱吟》，王阶升撰。

《金苔花馆诗草》，凌坛撰。

《万顷波光阁诗钞》，黄兆槐撰。

《斋庄中正堂诗集》，殷兆镛撰。醇亲王奕祥、奕谟各有题辞。

《茶花草堂诗稿》，翁相撰。

《易斋诗稿》十二卷，《天复园杂著》，凌镐撰。元和袁学澜序。

《平望诗拾》十六卷，翁荣辑。德清俞樾序。

《樗庵集》，《玉带山房唱和诗》，沈璟序。殊胜寺僧实裕撰。

《绿窗吟草》，王之孚室吴椀桃撰。以下女士。

《双巢翡翠阁小札》，黎里翰林院待诏徐达源室吴琼仙撰。

《来帆阁诗集》三卷，奉贤袁修瑾室吴淑随撰。

《梦兰阁诗钞》两卷，《诗馀》一卷，蔡绍熙室吴淑升撰。秦文元、蔡召棠各有序。

《书楼遗诗》一卷，《续集》一卷，凌鎬室孙寿保撰。

案：周恭肃公用、潘耒、沈祖惠、王樛四人遗书均经收入《四库》，《翁志》仅于沈、王二人传注明，今补纂。

《恭肃公集》十六卷》，明周用撰。

《遂初堂诗集》十五卷，《文集》二十卷，《别集》四卷，《类音》八卷，国朝潘耒撰。均入《四库附存》。

金石

祠寺碑版已分隶各门，不复载。

梁

许长史旧馆坛碑

许长史旧馆坛碑，陶宏景撰，孙文韬书，天监十七年立在茅山玉晨观。《江宁府志》。晋许谧，少以博学知名，仕为郡主簿。王导、蔡谟辟从事不就，后官至散骑常尉。陶隐居有旧馆坛碑。《句容县志》。碑石向在茅山玉晨观。明正德辛未，乔希大游茅山，犹及见之。见乔《游茅山记》。嘉靖初，玉晨观火，遂亡。顾华玉《登茅峰》诗有云：“踟蹰陵谷伤今古，不见前朝宰相碑。”斯其证矣。此本旧藏我乡潘稼堂太史家，今归程懋哉文学。虽经翦裱，而无一字缺失，良可宝也。翁广平《听莺居文钞》。许长史旧馆坛碑，向在句容县茅山玉晨观，碑立于天监十七年。见碑文。碑阴刻

于普通三年，至唐大历十三年，文字将隐。中山刘明索，字暎微，重加洗刻。见碑阴。明嘉靖三年毁于火。此本为遂初堂潘氏旧藏拓本。道光初，翁叔均先生假归，双钩重勒一本，精美绝伦。又翔考碑之源委制度，并集古今人论说，为《旧馆坛碑考》二卷。兵燹后，仅存拓本及碑考，而石已佚矣。黄兆棠《避庵金石考》。

唐

元真子石刻画像

元真子祠旧在钓矶旁。国朝康熙中，移其象于平波台。详《翁志》。道光二十二年，里人邵稼甫^{嘉穀}。重葺祠宇，倩霁溪费晓楼^{丹旭}。重摹勒石，后缀嘉兴张叔未^{廷济}。七绝一章。见《桂馨堂集》。咸丰十年，毁于兵。

钱武肃王银龙筒

崇祯十七年夏六月大旱，太湖底坼。筒村居民淘得鹅眼钱一媵，钱鏐王投水府龙筒一道。文曰：“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帅尚父守中书令，吴越国王钱鏐七十七岁，二月十六日生。自统制山河，主临吴越，民安俗阜，道泰时康，事物和平，遐迩清晏。仰自苍昊降祐，大道垂恩。今则特诣洞府名山，遍投龙筒，恭陈醮谢，上答玄恩。伏愿合具告祈，兼乞鏐王申行年，四时履历，寿龄遐远，眼目光明，家国兴隆，子孙繁盛。志祈玄祝，允协投诚。谨诣太湖水府金龙驿传，于吴越国苏州府吴县洞庭乡东皋里太湖水府告文。宝正三年岁在戊子三月丁未朔二十六日壬申投。”屈运隆《吴江县志》。武肃王银龙筒，其文百七十九字，楷

法颇似《麻姑仙坛记》，略有剥蚀处。四旁有一龙环之，其质银，重二十两，长五寸七分，广三寸八分。《听莺居文钞》。

欧史未载武肃王改元事，然此文与风山灵德王庙碑皆著宝正纪年，可补史传之阙，谁谓金石不足重哉？张开福《银龙简跋》。龙简拓本为翁子海邨所藏，文楷书。简以银为之。海邨跋语甚详，又引《洞庭记》云：“宋建隆二年，民于洞庭山下获吴越王金龙玉简，文以黄白金为之，篆书，朱漆填钹，有‘斗牛分野，吴越分疆。年年无水旱之忧，岁岁有农桑之乐’句，乃知所投之简，文字不一其体也。”计枏《古桃州寓草》。武肃银龙简之由来，已详《翁志》第八卷沈昌宗“艺能传”中，其文采入《钦定全唐文》第百三十卷。海盐张芑堂《金石契》、震泽张鲈江《嘉树山房集》各有考证。今从子颖人灿旧藏原拓一帧，后有金匱钱梅溪、海盐张石匏诸名士题跋。简文书法古茂，与景龙观钟笔意仿佛，惟辞近俚鄙，且多邀福语，殊失英雄豪气矣。

宋

金城王庙石鼎

桑磐村有金城王庙，载在《吴江县志》及《平望志》，惟皆无创建年代。石鼎形如磬，口围二尺五寸彊，高一尺一寸弱，底平无足，四面雕佛像、莲花。阳文中镌阴文，款识数行云：“宋嘉定甲申，重修金城王庙成，弟子某谨舍”等字。石质已裂为二，字亦有剥蚀。是鼎款识于咸丰初年，已采入《吴郡金石记》中。至庙之始建，虽无考证，今得此鼎，知为宋时重修，其庙之古可知矣。翁荣《小苏斋随笔》。

石鼎于道光初年已裂，寺僧弃置藜莽。翁叔均先生见之，昇至家中，椎拓全文，遍征题咏。咸丰十年毁于兵。

观世音造象

古观音堂在太通桥西堍，相传石象浮至此，乃建。《翁志》。吾镇大士灵迹，相传宋时浮水而来，始建佛堂于太通桥侧。历元、明至国朝，灵应彰著。咸丰庚申毁于兵燹，石象完好，诚有历劫不磨者。因重建佛堂于旧址，而仍其旧额，曰“浮来古迹”，并志其原委云。王宝书题额并跋。石象今供古观音堂南向，佛象阳文傍有莲花及海潮，文边侧为金装所掩，有题字与否，不可知也。造象无年代可考。因观音堂隶殊胜寺圆通房，寺建于宋，故列于宋云。

明

明故宾溪处士王公墓志铭

宾溪处士王公墓志铭，司经局太子洗马、建安滕霄撰，鸿胪寺序班溇阴、岳梁书，吏部验封司主事、四明屠徑篆盖“明故宾溪处士王公墓”九字。志略云：“宾溪王公以正德壬申十一月十七卒。后四年，其孙岳来补太学生，从予游，间请铭公。按岳状，公讳赞，字廷助。吴中数饥，县令从公贷粟赈民。成化壬寅，出粟二千馀斛。弘治中出千斛，正德庚午出四千斛。每贷，县辄予券，约丰年偿。公辄辞不受，于是县校官、诸生皆言令公长者也，请充乡饮宾。令从之。邑中安德桥坏，公出数百金助修。”按：此石于同治初年出土，在娄字圩王氏茔，今移声字圩王氏家祠内。

阴阳正术陆君墓志铭

阴阳正术陆君墓志铭，嘉靖元年都穆撰书，端楷秀逸。文略云：“字思则，世为浙之嘉善人。”上下俱泐。又云：“尝泐。阴阳正术为之。未几弃去，平居安分守谦，乐善嗜义。日与族人故旧放情觞咏，营别业于所居之东，自号东皋居士。”案《明史·职官表》：阴阳学府正术一人，秩从九品，州典术、县训术。洪武十七年置。此云“正术”，当是府阴阳学。其铭辞云“官虽不显，不出乡”，则为本籍官可知。都穆，字元敬，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太仆寺卿。未遇时，馆黄溪史西邨聘君 鉴 家最久。黄溪距嘉善仅十数里，陆君行诣当为太仆所深知。是石于同治九年秋，王子星广文兆樵。偶过南泗港，见农家牖下侧置石碣，谛视之，知为明阴阳正术陆君墓志铭也。询所自，据述向置墙根为柱础，墙倾土注，恐碍道，弃置此。约以他石相易，乃命健儿舁以畀余。余有诗以纪其事。昔苏斋尝云：“井灶、屋址，片石只辞可摩挲。”叹赏者知复何限，愿天下学侣，凡遇名区旧迹，一瓦一砾，无轻视之。神物之显晦遇合，自有定时，今东皋墓志于三百年后得子星之赏鉴以畀余，余将金縑拟之，球璧珍之，是不仅东皋之幸，仰[抑]亦予之幸也。《避庵金石考》。陆君墓志今存黄氏鹤舫。

明故将仕佐郎直文渊阁诰敕房序班东安王君墓志铭

序班王君墓志铭，广西按察司僉事致仕、邑人申惠撰文，翰林院待诏兼修国史、郡人文徵明书。略云：“君讳岳，别号东安。先世家吴江，曾祖玠始迁平望里。祖赞，

父普，俱有隐德，不仕。君生有殊质，长从经师授《易》。游邑庠，为文瑰丽。旋入太学，善书法，奏授将仕佐郎诰敕房序班，直文渊阁。岁庚辰，武宗南巡狩，君侍从，赐七品服。方拟授中书舍人，《翁志》卷十一“别录”云：由太学荐举人材，授中书舍人，以扈从武宗巡幸，赐五品服，误。会丁母忧，不果。越明年辛巳，今天子继统，执政者以恩故不出，免其官。”又云：“往时武宗幸留都，将渡江出京口，有司议毁并城居便除道。人情方汹汹，君适驰传至，亟止之，民用安堵，多德君者。以嘉靖十八年正月葬于娄字圩。”案：此石与前宾溪墓志同时出土，均移置王氏祠内，铭、盖俱完好。盖篆书“明故将仕左郎直文渊阁诰敕房序班东安王君墓”二十字，而不载篆盖姓名，或同为待诏所书耶？

剑石诗帖

案：《诗帖》自文衡山先生徵明而下，凡十人。文彭，字寿承，国子博士，衡山长子；文嘉，字休承，和州学正，衡山次子，并能诗，工书画、篆刻，世其家；黄姬水，字淳父，五岳山人省曾子，学书于祝允明，亦有文名；陆师道，字子传，尚宝少卿，善诗文，工小楷、古篆、绘事，人谓衡山四绝不减赵文敏，而师道并传之；袁曾尼，字鲁望，山东提学副使[使]、广西提学僉事裘子，有文名；王穀祥，字禄之，吏部员外郎，与师道并有清望；彭年，字孔嘉；周天球，字公瑕。以上六人皆游衡山之门，继起吴中，以词翰名世，俱附见《明史·文苑·衡山传》。陆安道，字子行，当是师道兄弟行；许初，字元复。《停云馆帖》第十一

卷，祝支〔枝〕山书，后有元复题小篆，二人亦衡山门下士也。寅绶作跋语，将附刻诗帖后。余既嘉其物聚所好，使古刻不终泯没，而又以慨夫世家清门保守先人手泽之难也。爰参考帖中诸人大略以稔之。吴士坚《题跋》。剑石诗帖，吴蓉斋先生于嘉庆初年得于湖滨小珍圩卢姓家。诗帖首文徵明，次王穀祥、陆师道、彭年、周天球、文彭、文嘉、袁尊〔曾〕尼、黄姬水、陆安道、许初，凡十一人。四石正书行草，锋颖未泐。兵燹后，石佚，今存拓本一帧。从子颖人灿。藏。按：许初官太仆寺主簿，吴跋未叙，附志之。

国朝

杨高士遗象

高士名秬，号硕甫，行谊详《翁志·孝义传》。道光初年，里人范用源勒石供水瓶庵，咸丰十年毁于兵。案：高士墓在雪湖滨羌字圩。嘉兴张叔未解元廷济。《桂馨堂集》云：“处士暮年隐处尚湖吾谷间，其墓与瞿近，墓前环植梅花。”其题高士象云：“难挽神州已陆沉，故人柴市竟谁寻。生前云雨羞张耳，死后冰霜识季心。老去只扶吾谷杖，愁来还破海山琴。只今义魄忠魂近，泣对梅花万树深。”未知何据。

潘检讨赠志远上人诗帖

此潘稼堂太师《过通济庵》诗，为志远上人书。志远工诗善书，为康熙朝方外名宿。道光甲辰，平波台住持静参和尚郑重见示，得观名迹，遂为上石，以传久远。徐锡琛《跋》。潘检讨诗帖，道光二十四年勒石，供平波台，兵燹后佚。

澹虑堂法帖

嘉庆年，汪氏摹刻唐宋各帖，石佚。

翁霞亭先生墨刻

霞亭先生真迹三种，哲嗣蔚千敬摹勒石。先生于书无不窥，为先大父操戈弟子。其书法纯脱胎于褚河南、虞永兴。兹丛残《禹贡》数行尤为卓绝，藏者宝诸。陆俊《跋》。霞亭先生真迹，首书《禹贡》导岍及岐至四海会同，次录苏玉局《柳絮词》一阙，后论米元章诗律，合一石，后缀陆《跋》。石存吴氏八慵园。霞亭，名纯华，详《翁志·别录》。

文乐堂墨刻

陆俊书旧时忆友诗及投赠之作，嘉庆年勒石。今存三石，嵌黄氏鹤舫壁，王廷鼎有记。

苏斋墨缘

翁学士覃溪先生为程东冶侍御书论，次唐人碑帖一册，余于道光初年得之郡城。时主城南何秋湄司马家，秋湄欲为我上石，寻以病终不果，余心常耿耿焉。兹邵稼甫表阮倩海盐张受之^辛。精心摹勒，前人名迹不致湮没，真快事也。道光甲辰嘉平月四日。徐锡琛《跋》。苏斋墨缘，大兴翁方纲书论，次唐人碑帖，尾有江秋史侍御跋语，为徐江帆明经所藏墨迹。道光二十四年，邵稼甫少尹倩海盐张受之勒石，今佚。

双溪居士黄山图跋

此先曾祖双溪公题《黄山图》跋语也。时公与长洲沈

归愚宗伯、同里沈虹舟进士，张看云、王梅泝两徵君往还唱和。故诸公亦皆有跋，而先曾祖遗迹仅见于此。恐日久就湮，谨寿诸石。徐锡琛《跋》。徐达斋先生《黄山图跋》，其略云：“图为郭君名得字未有者所绘，为页五十，每一佳处辄摹其景。未详郭为何许人，想亦高雅士也。道光二十二年勒石，今佚，其墨刻藏伊后人庆淦家。达斋名夔，见《翁志·别录》。双溪，其晚年别号也。”

兰修馆清课

长洲顾元熙书《心经》十三行等帖，凡四石，道光年勒石，为谢蟾生家藏物，今佚。

写韵楼诗刻

陆俊书吴琼仙诗三十三首，嘉庆年勒石，嵌平波台壁。有唐仲冕、郭麐、李福、邱璋诸题跋，今佚。琼仙，见《翁志·列女传》。

武功将军汤雨生先生象

咸丰三年，苕上孙家进重摹，山阴平翰有象赞，苏州韩崇、同邑王之佐各有题跋。十年，毁于兵。光绪三年，秀水杨象济、里人吴格以旧拓本重摹勒石，陷平波台壁。案：将军名贻汾，武进人，袭云骑尉，任浙江乐清协副将，洊升总兵，官浙时常往来吾里，与诸名士相唱和。咸丰癸丑，督办金陵团练。三月十日，城陷殉难，有绝命诗一章，都人士传诵焉。谥贞愍。

平望续志卷十二 杂录

旧事

明嘉靖三十四年五月朔，倭突嘉兴。总督张经遣参将卢镗督保靖兵援，以俞大猷督永顺兵由泖湖趋平望，以汪克宽由中路击之，合战王江泾，斩贼首一千九百馀级，焚溺死者甚众，自军兴来称战功第一。本《明史·张经传》。

嘉靖丙辰，倭酋徐海率众大至，将由硖石越皂林出乌镇以北。乌镇者，即海犯苏湖故道也。总督胡宗宪度苏湖之间惟莺湖为四战地，檄河朔兵自嘉兴入驻胜墩阵而待。因以吴江水兵遮其前，湖州水兵尾其后，而自引麾下及容美土兵冲击之。后提督阮某邀贼于皂林，河朔兵胜而复败。贼去围桐乡。本《白华楼集》。

崇祯甲申夏，北都变闻，不轨者汹汹思逞。知县叶翼云以邑治孤悬，四面环水，旧设官兵四百名驻平望，离城四十里而遥，缓急不相应，乃檄平望守备梅亮屯城外为防御计。见《愚庵集》。

吴止庵世居韭溪。壬午岁，文皇渡江，三吴义兵同日响应。乡人四出剽掠，吴江尤甚。里有戚、吴二姓焚死盗首，子某请备之，止庵曰：“吾生平为善，不以怨遗人，人

谁以怨报我？”方出户，盗已及门。止庵急避去，盗出二舟追之。俄而所摇橹蓦然皆绝，因得脱。潜洞庭山中，事定始还。凡盗所杀伤者，皆赴有司言状，悉获盗，论如法。或谓止庵曰：“公怨可报矣。”止庵曰：“天幸全活，我彼何足较？”其人乃得不死。止庵，员外郎璠之祖也。见吴宽撰《墓表》。

大清顺治夏六月初四日，大兵入金阊。初八日，过吴江，直抵杭州。时吴易以兵部主事起兵，沈自炳以荐授中书与长洲诸生戴之俊合众应之。二十二日，郡城李侍郎延龄遣兵到吴江，从北门碑亭入。易退入太湖，孙孝廉兆奎、赵文学汝璧〔璧〕共数千艘进围郡城，兵皆乌合，不能入。土中丞国宝登瑞光寺浮图望之，笑曰：“此易与耳。”麾骑出，则皆走。自炳移营于烂溪之南，大兵追及之，赴水死。之俊营亦散。八月二十一日，土中丞遣兵袭击易营，破之。两营既溃，士民渐归城居，薙发如令。本沈彤《吴江县志》。

吴江四子，张隽年最长，董二酉次之，吴炎又次之，潘柅章最少，皆博闻有才，弃诸生以著述自娱。南浔有瞽者庄廷铤私辑明史，未成旋死。其父复招宾客续成之。有吴之荣者，旧荅中令，坐法罢官将去，挟之以要赂于庄氏。庄氏不从，之荣惭而怒，上书告其事。事下所司穷治，辞连隽、炎、柅章。或劝之自为计，笑不应，阖户摄衣冠危坐，以待捕者。在狱赋诗相酬和，遂论磔，戮其同产昆弟子男年十五以上者，妻属徙边。二酉死二岁未葬，剖棺剖其尸。妻子论如例，母年九十馀，死于途。隽字文通，一

名僧愿。二酉字仲孙，炎字赤溟，怪章字圣木，更字力田。籍其家，惟有书籍，而怪章家为最多云。见《贯斋遗集》。

王济，字日鳞，本姓庄，陆溪人。年十三为诸生，聘王锡阐女弟锡蕙。未婚，以家祸戍沈阳。及归，隐洞庭翠峰寺，复赘锡阐家，遂从其姓。旋徙烂溪，潜心正学，于身心、性命颇有所得。卒年五十二。著《半砚斋诗文集》。锡蕙字树百，性淑敏，得兄锡阐指授，通历算勾股法。庄氏祸作，屡求死，母吴护之得免。后归于济，有《唱随集》五卷。纪磊、沈眉寿《震泽镇志》。

康熙中，平望有旅客乘马过下湖桥，马惊堕水。人救之，而客已气绝，乃棺而瘞之。马悲鸣棺侧，如不欲生，人牵之不动，秣之不食，竟死。沈彤《吴江县志》。

杂记

平望黄景范生崇祯辛未，今寓南浔。于壬辰年二十二岁，时六月十九，头觉渐眩。廿二日晨闲坐，忽头大痛，即倒地。昏晕中，见一人披发流血持大刀，喊曰：“还我命来！”有数十小儿劝解，其人大呼，口出黑气如烟，小儿俱冲倒，眼前皆暗。忽见白光冲开黑气，光中有老僧端坐，右执杖，左持珠，喝曰：“且住！”其人曰：“我受冤七十馀年，今日相逢，如何住得？”僧举手云：“阿弥陀佛，饶人是福，冤冤相报有何了期？”其人曰：“是奈我心放不下，如今不伤他命罢了。”遂以手取舌，用刀割去。僧曰：“罢，罢，还他罢。”其人曰：“还便还，且待我恨气消。”遂持舌奔去。僧将行，顾景范曰：“你还认得我么？”

我乃当初云栖老人也。你如今不必忙，百日内自有消息。”景范醒，见众环立。欲言所见，不能出声。以手抚口，舌仍在也，惟喉与胸略有空痛，别无他苦。至夜独卧，恍惚见一女子窗外叫曰：“你好睡也。”手撒泥沙，觉遍身麻痛。忽有武士持白伞来遮，连夜如是。至七月初一夜，景范与妻同卧。武士以伞覆身上，掩鼻而去。但伞甚小，止可覆自身。泥沙著伞上即滚去，有著其妻身上者，隐隐如火光。三夜如是，其妻身发大热。景范心知之，乃迁与伊外祖同卧。武士又覆伞掩鼻去，沙著伊外祖，亦成火光。二夜，伊外祖亦发大热。后独卧，武士复持伞来遮。景范想，武士不知是谁。武士忽曰：“奉王命来。”景范想，不知何王？武士又曰：“我王乃觉王，手中所持悉怛哆般怛啰也。”又思六字是《楞严咒》，平日常诵，今不知何故，或者宜诵咒乎？明日，虔诚持咒，夜见武士持伞倍大。次日又持，但见伞不见武士。明日又持，至夜不见伞，并不见女子。遂每日默持，身虽未愈，亦无奈何。因一心清静，省察过愆，祸福付之无心矣。尝忆僧百日之言以自慰，故终日无闷。至望日，延僧礼忏。景范手书问僧云：“我初病时，见一僧自称云栖老人，不知何人？”僧云：“昔有莲池和尚在云栖设教。”因为景范言莲池故事。景范心念之，夜梦见一僧身甚长大，来云：“咄，你想莲士，莫学他闭门吃饭。”觉来不会其故，忽胸中隔塞，粒食不进者三日。方思食，惟吃淡物觉安，和盐酸不能食矣。时母忧景范病不愈，问卜人，云：“神明作祟，兼有心愿未完。”景范思神明见咎，当斋戒省过，不宜杀生祈祷，反造罪孽。至心愿

别无他事，惟正月初曾梦一人云：“汝夏秋间有难，若肯听我，书一《莲经》可免此难。”曾与外祖言之。既发心而不行，亦一缺典，遂拟八月初七书起。至夜，忽梦伊父向之流泪，景范亦悲感而觉，因想父被掳未知存亡。景范方欲书经，愿归功父，仗佛神力，存则还乡，亡则超升。发此愿，更择十二辛亥日，是父本命日书起，限九月廿九完。乃于廿九午后，忽心痛大作，呕血升馀。一时困倦，独卧床中，痛愈难忍。更馀，忽觉身坠床下，见一老人须眉皓白，高冠大袖，手持一杖，同一僧至。僧向景范笑曰：“什么来由恋这苦本，你如今冤债已清，可同我到主人处走走，可静心听我诵经。”因诵《金刚经》。闻经声心痛渐减。一面闻其诵经，随其行路，诵完而心痛忘矣。僧止步，见一大屋，门有对云：“诸恶淫为首，众善孝为先。”僧谓景范曰：“东君在内，尔可进见。我在外厢待。”又谓老人曰：“尔同彼进去，彼已受轮回，不复自知。你可求掌簿人，为他明说因由。”遂入内庭。庭中人曰：“今朔，十王来见，尔等且住。”俄有数人冠服执笏而进，内一人昂然挺首。老人指曰：“此忠臣杨继盛也。”已而，十王出，老人乃同景范跪阶下，见一人冕旒坐帐中，身高丈馀，面阔尺馀，侍卫甚众。老人通说来意，有一戴大冠朱衣者执簿至阶下，谓景范曰：“欲知因果，可听我言。”叫左右唤刘之麟上来。俄一人至，即割景范舌者。朱衣人曰：昔有刘大臣，号公超，家世北京，生嘉靖二年，父祖皆富人。大臣读书纳监，有口辨，长大多力。因祖父家业，复自身有才，与赵文华交厚，引见严嵩，亦莫逆，遂为一方赫赫。有三子，长

之麟，金氏所生，嘉靖三十八年正月生，将满月而金氏死。三月，继娶陶氏，十二月生之宝。及长，父为之麟聘柳青臣女。青臣欲相婿而配。大臣以之麟貌恶，乃以之宝示之，又为之宝聘周氏女。二子皆成婚，柳氏美而才，周氏丑而拙。于是柳氏丑其夫，之宝恨其妻。陶氏性悍而智，常与柳氏言之宝美丽。一日，乘之麟出，遂于房中设酒，拉之宝与柳氏饮，遂成丑行。周氏恒有不平之言，柳氏闻之，遣婢送酒。周氏饮之腹痛，疑有毒，往诉陶氏。陶氏素不悦之，恐其将隐事漏泄，乃以好言慰留房中。饮酒夜半，以刀刺其心，埋之床下。明日佯寻周氏，遂扬言随人私奔了。母家亦疑其女，竟不究。之宝既亡妻，与柳氏日厚。之麟微闻其风，在房诘责婢女。陶氏闻之，乃私谓之麟曰：“我近闻之宝在你房中走动，你知否？”之麟言亦略闻。陶氏曰：“此乃人伦大恶，这畜生虽我亲生，今如此不肖，不如无有，必杀之。”之宝〔之麟〕受计去。又召之宝曰：“尔盗嫂事败，身命不保了。”之宝曰：“奈何，奈何？”陶氏曰：“你可特匿我床，自有好算。”之宝从之。陶氏乃谓之麟曰：“你今日佯为出外，彼知你出，必聚一处。晚间私藏我房中。至夜深，我与你各执械进房杀之。”之麟乃佯言出外，至夜来到母房。陶氏遣出婢女，独与之麟议禽之宝。又将美酒固劝，之麟径醉。陶氏忽扼其喉，叫之宝曰：“下手，下手！”之宝遂砍兄头，与陶氏潜开后门，扛尸至二三里外，弃在街上。明日，路人多来相报大臣，收尸归葬，竟不知其由。奴婢在房走动者，之宝恐其泄漏，或暗中击杀，或毒药害之。后陶氏说大臣，使柳氏

与之宝成婚。既成婚，家中白日鬼行，百般作祟，禳祷无应。将三年，之宝年二十五矣。一日，有僧执铁杖到门化缘。柳氏素不礼僧道，见此僧，逐之。僧即举杖欲击，家人奔告大臣。大臣出谓僧曰：“你何故在此？”僧曰：“我要取一个宝，要折一枝柳。”大臣不会。僧曰：“我要见你儿子。”乃命之宝出见。之宝谓僧曰：“尔到此何干？”曰：“化缘。”之宝曰：“尔有何能，敢到此化缘？”曰：“能消一切冤鬼。”之宝以僧言奇异，乃引入内，问之曰：“我家多冤鬼，师能治乎？”僧曰：“治鬼甚易，先当治心。心邪，邪至；心正，邪灭。”乃问：“如何是正心之法？”曰：“‘天理人心’四字明白，便是正心之法。”又问：“如何乃合天理？”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宝低头。半时，僧曰：“我来化缘，你若肯舍，诸鬼齐休，若不肯舍，未有了期。”之宝曰：“欲化何物？必当从命。”曰：“不化他物，惟化柳氏。”之宝曰：“柳氏乃我妻子，如何可舍？”僧以杖点之宝心曰：“天理人心，你舍不得，他人如何舍得。”之宝大惊。僧遂趋出，随出寻之，已不见矣。之宝乃深自悔过，曰：“人未得道，心随境转。今偶闻僧言，发悔过心，倘又闻人恶言，便沉溺矣。不如到五台访此僧求自新法。”屡欲往，父母不许。在家三月余，鬼魅日盛，坐卧不安。之宝乃决曰：“今日如此境界，尚不奋发，一旦命尽，被黑业牵入地狱，岂不大悔？今只宜成就正果救度。二亲若从一时之命，苟且度日，使同陷地狱，是小顺而大逆也。”遂决意行。京西山有碧云寺，寺二僧，一曰碧岩，一曰云松。二僧曾为之宝前母金氏拜斗念经，亦与之宝

相识，乃到寺寻二僧。时碧岩已死，惟云松在，乃谓云松曰：“我欲到五台，幸随我去。”云松曰：“尔方年少，欲见明师，我老矣，虽死何恨。”遂同至五台。时有幻余禅师主化，遍观僧众，不见前僧。因留年馀，闻云栖有莲池设教，乃与云松往游。莲栖问自何来，之宝备述前事，且求忏悔。莲池乃教之忏悔，使行苦行三年，披剃乃受大戒，取名大惠，云松改名大慧。大惠既出家，终日念佛。一日，问师云：“念佛欲何为？”师云：“念佛则成佛。”又问云：“大惠念佛，几时成佛？”师云：“时时可成。”又问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师云：“大惠如今何不成佛？”遂有契悟。云松死，大惠独住云栖十馀年，后至金粟。密云问曰：“何来？”曰：“云栖。”又问：“平日作什么？”曰：“念佛。”曰：“尔试念看。”曰：“已念。”曰：“只恐不是。”曰：“和尚自家不是。”曰：“尚须吃痛棒，随众作务去。”后参乾屎橛未悟，往黎山结庵而住。直至崇祯二年，闻密云在玄墓，乃往问曰：“‘不入惊人浪，难逢称意鱼’，此语如何？”云曰：“这里无水又无鱼，说什么‘惊人’、‘称意’？”遂有醒悟，回至黎山二年而死。既死，来见阎罗天子，判官议曰：“少年虽造大恶，终能悔悟出家。未曾说法利人，今去为人，有智慧而无厚福。”大惠言：“固不敢期厚福，但一生出家，未得大成，愿得长寿以成其志。”天子曰：“尔年止五五，今愿修行，其志可嘉，增为七七。”大惠又言：“我造罪累及父母，害兄嫂与妻，愿救此数人，不知皆归何所，愿托生得近于彼，得化导其心。”乃命判官告曰：“尔前母金氏已托生沈氏，碧岩、云松已为其子。

尔父大臣以平生之孽堕为女身。因金氏一缘，托生为云松之女。汝今再当为其子。陶氏受饿鬼报毕，今为驴身，不可得见。柳氏受饿鬼报毕，托生为猪，又为羊，又复为猪。生三月，因其食少，乃让与母食而自饥死。土神奏闻天子，以畜生能孝，使复人身，今已受女身，与你尚有五年夫妇。”时判官言毕，即遣托生。“今尔生便是刘之宝害兄之时，万历八年六月廿二也。故尔今生有此难。本当身死，以前生愿力得免。前妻周氏万历七年六月初七受害，旧年曾来为祸，但其受害非尔之故，无深恨也。你今妻戚氏前生以药酒害他成腹痛，其怨未消，尚欲为难。尔兄之麟冤气既消，亦将托生。以平生有孽，堕女身，数该为尔妹之女，明年癸酉日当生。尔今宿冤既消，但二十年来未曾精进。今去当日自努力，勿退初心。”言毕，唤一童子取一金盒至，开盒取一花瓣置景范口，即能言。拜谢毕，遂问父亲著落。朱衣乃皱眉曰：“尔父死久矣。”景范乃言：“曾有二番书信。”朱衣曰：“二番书信，一是你外祖所造，医生史完白知情；一是尔同宗人所为。尔今回去当设灵供养，休望他归。”景范曰：“我父何罪，乃遭此难？今灵魂何在？愿得相见。”朱衣曰：“尔父遭难，乃六世以前之孽。今生立心正直，死归神道。三月闻升淮安城隍矣。尔但当存孝心，修行正道，日后得见。今尔母即生前之父，既堕女身，当劝他回心向善。他因前生之孽，当三世堕落。今始落幽主，一生不畅快。二世落贱主，为奴婢。三世落横主，为畜生。畜生不修，便有大苦，不可救矣。速乘今生挽回。尔外祖乃生前同伴，今又受恩，亦急劝他回头。

他在云栖，我曾教他《金刚经》千馀遍。他往石门结愿，在东高桥诵经，每至五更梦觉之初，心清净时击梆念佛，发人善念，故今生受福报得长生。又其口信甚严，故今出言有当，争讼得胜。但所信不大，善根亦浅，年过六旬，善不补恶。今生受报已毕，来生便落薄了。又其积德不厚，不能泽及后人。除却一人，举家之人非贫即夭。尔回去教他速了自己正事，无涉他人闲务。他因前生信力，故早年作事胜人。今信根已坏，为人谋干，不但无功，又招仇怨。尔妻以一念之孝得复人身，但福力浅薄，寿亦不永，教他急速返本，免来生重受畜生。尔弟虽无大成，亦守家之子。大略如是。”言毕，命童子引出游行，奔走如飞。见罪囚数人，至牢狱数处。有一人反缚两手，肩上插小旗，书“犯人钮德甫”，呼景范曰：“我与尔同乡里，幸救我。”景范谢不能。又一姓某言：“我当为猪，以临终尽心吃素一月，得为狗矣。”又一金某卧污秽中，言：“我以平生贪酒至此。”又一沈某自黏墙上，喉中穿刀。景范心发慈悲，念佛数声，其刀自落。又一室甚大，墙中、地下有刀箭飞出，穿入人身。壁书数人名，童子指曰：“此陈九思在此，今已出。王某当入此。周化机阳寿未尽未来。”景范曰：“阳人何以先书于此？”童子曰：“阴司考生人之罪，当入何狱，即定其名于何狱。若又造重罪，更移别所。若有善功，即为削罪，皆于生时先定，不待既死。”乃复至殿前拜辞，同老人出。僧在门外相待，景范即拜僧曰：“承师引我至此，请问出处。”僧曰：“我乃云栖大庆。当年与尔同事，与大净、大善同尔四人往参大智。”景范曰：“来时闻

师经声，心痛顿愈，此乃甚奇。”僧曰：“尔不知么，经言心不可得，何可得痛？”又曰：“此经尔外祖念成差误，又失一‘忍’字，尔何不言？”景范曰：“向不知，今去当言之。”又曰：“今去当行孝道，孝乃人之本。心若无孝，行他善，虽多皆伪，必不成德。且神明忌淫，又当除淫，淫乃身心兼害。若除淫，则诸恶无根，修德易成。此二字乃升降大关头，修行起手处，尔当行之。”景范曰：“是，是，谨受教。”正言间，又人言：“大师到了。”景范仰首，见云中一老僧端坐持珠。拜求教诲，师曰：“南無佛。”旁一人曰：“承师开示，何不拜谢？”景范拜，师伸手劈头一下，云：“记取。”景范忽惊醒，乃天已明，所病顿忘。遂披衣起，与家中人说所见，随以笔记之。时壬辰年十月初一也。景范自注云：诸狱中人，细访之皆亲友，恐有不便，故但存其姓，余不敢妄一字。又松陵钱德唯序略曰：景范父瑞卿，名古鉴，邑庠生，即所称升淮安城隍者也。瑞卿赘平望徐南川家，故瑞卿为平望人。乙酉秋，瑞卿遇乱兵被执以南。景范年十五矣，号泣思父，呕血不食。南川恐其伤生，伪作瑞卿书慰焉。朱衣人所谓史完白知情者也。初，瑞卿存亡，景范未审，而闻丧自朱衣人始。南川则再来云松是也。予里人吴文可娶景范妹，即所云刘之麟为尔妹女，明年癸酉日生。今癸巳正月六日，癸酉始立春，文可果举一女，益见不爽云。陆圻《冥报录》。

柳安者，名新眉，以姓柳，故字依依，平望人。父曰春庄。依依生而韶秀，聪慧异常。性嗜读书，知礼义。其父顾而喜曰：“汝真吾家不栉进士也。”爱之，纵使读。长

善女工，兼精杂艺。虽品弹丝竹，临摹丹青，素无师授者，亦无不各臻其妙。少受同邑赵炳之聘。炳有目疾，驯至失明。依依母闻之，谓媒者曰：“吾女之色艺，子所知也。苟欲得瞽者而事之，里中岂少赵氏子哉？”爰请其意于媒，媒即告赵，赵亦以可憎自惭，卒以庚帖归柳，而依依不知也。后闻其事，泣曰：“焉有一女子而事二夫者哉？鄙谚有之，‘嫁鸡随鸡’。母也可谓不谅人只矣。”遂吞金死。时在嘉庆甲子三月二十一日，距生于乾隆戊申二月十五日，年仅一十有七。是年十月，炳目忽瘳，而依依讣亦至。论者谓病目之瘳，固依依默佑启之，而亦天鉴精诚，俾表其贞且烈也。讣至之日，炳悼曰：“予终于鰥矣，予终于鰥矣。”越八年，柳氏宗绝，邻人以依依遗像归于赵，而依依棺已卜葬柳氏茔，故仍祔焉。赵君名炳，字彩嶷，号卮亭，与余善，为述颠末，乞辞于余。余拒之不得，而叙其略如此。赵方增撰《柳贞女事略》。案：贞女死于三月，而赵之闻讣迟至十月，当必有误，姑录备考。蔡丙圻《味谏庐随笔》。

张云姑，平望人，定仁女也，字盛泽秦某。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将嫁，暴病卒，讣知于秦。越二日，云姑手足忽展动，逾时即苏，启眸问父母曰：“此何处？我乃乌镇朱氏女，名阿静，今年十九岁矣。于中元节为阴差误拘，比及审明放归，则身躯已腐。差恐受谴责，故今在此守候，借汝女之体托生。”张即报之乌镇朱氏，并闻于盛泽婿家。婿曰：“是有夙缘，娶之何伤？”届期仍行亲迎礼，伉俪殊相得，惟所谈皆乌镇朱氏事，询以平望风景，则茫然不知，第低头含笑而已。《盛湖志》。

陈氏，吴江县学生寿熊女，适举人吴廷桂。笃于伉俪，相敬如宾，事翁姑以孝，待臧获辈严而有恩。庚申寇乱，流离迁徙，衣饰典质殆尽，承欢侍奉，宴如也。年三十一寡，连遭翁姑丧，尽哀尽礼。家故贫，几无立锥地，郁愤不舒，遂得肝积证。痛辄经日，腹间壅肿如疽。年馀，忽溃突出一物如雉卵。医者云系肝郁积成。由是气血大亏，形神益衰耗矣。光绪十二年正月卒，年五十一。以格于例，未得请旌。《吴谱》。

韭溪茂才港李元煌，号小庭，本素封望族也。遭乱后，几于无地立锥。蚤失恃，事父以孝。父没，屡欲负土而无力，以故沉痛于心数年，未尝见齿。光绪十二年冬，一病不起，妻子茕茕，殡敛[殓]草草，咸相与惜其才，悲其遇而已。忽于腊将尽之夕，见梦于其友秦元镛曰：“吾亲骨之暴露，丈所知也。丈于堪舆一道，远近奉为神明，恒以所得酬谢资为春秋掩埋之举，泽及枯骨非一日矣。兹求鉴我已死之身，未死之心，设法安妥我亲，当世世衔结以图报。”元镛正色拒之曰：“幽明异途，乌能为役，毋溷我。”即号哭去。次岁人日，又入梦曰：“此事固知万难著手，但我亲戚辈素敬丈为正士仁人，苟得一言吹嘘，或可集事。”稽颡至百，声震庭础。元镛厌其聒噪，姑颔之曰：“且待，毋多言。”醒而自咤曰：“此鬼孝子也，神人所共钦也。”因求助将伯至废寝食，幸其祖茔有馀地，乃招其子归，諏吉而督畚鍤。计沙灰之稍可节省者，截长补短，并元煌柩亦祔葬于鬼字圩之原。时丁亥三月也。呜呼，鬼犹有灵，可[何]以人而不如乎？秦元文述。

吾里战河浜王氏世享遐龄。吴江县学生王佐年八十六岁，弟吴江县学生绍轼亦八十六岁，妻陆氏同齿齐眉。绍轼子，岁贡生宝书年七十三岁，佐从子毓奇年八十二岁，布政司经历銜毓蕙年八十七岁，妻戚氏八十八岁。佐子，吴江县学生，光绪十三年科试重游泮宫钟英，现年八十三岁。从子妇，吴江县学生源通妻劳氏，现年七十九岁，尤为一门人瑞。

兵兴以来，各处皆设厘卡以济饷需。平望设有盛泽分卡，在小猪湾。其一在长老桥南堍，以防绕越。此系朝廷不得已之举。现在军务告竣，安得为民牧者早日奏撤，俾得藏富于民哉。

轮船驶行平望，自同治二年洋将戈登助剿克复吴江及平望时始。嗣经各省奏准设局制造轮船，凡长官及节钺星使经过平望，多用轮船导行。丝商往来湖郡，亦间有雇用者。

苏城李铤芳斋刊印。

后叙【此门类目录中无，据中缝文字增加】

妇兄黄子眉侍御重刻翁海村徵君《平望志》若干卷，复辑《翁志》以后至今事为《续志》若干卷。刻既竣，余受而读之，曰：“呜呼！是可以观世变矣。”夫莫为之前，虽美弗彰；莫为之后，虽盛弗传。前《志》博于考古，《续志》详于证今，义各有当也。而今昔盛衰之故，与夫因革损益之宜，于是乎在。徵君之书，成于道光丁亥。其时民

物丰昌，舟车阗咽，楼台镫火之盛，掩映于烟波浩淼间。盖入国朝来，承平馀二百年矣。咸丰癸丑，粤逆陷金陵，蹂躏皖南北。时我邑仲博山太守，以名进士令浙中。条上兵事，请出省防堵，南驻安徽宁国府，北驻江苏震泽县之平望镇。譬之人身，宁国为江浙腰膂，平望则由江入浙之咽喉。黄寿臣中丞韪其议，檄太守之平望相度，立营盛墩，即前明嘉靖时歼倭寇于此，易名胜墩者也。未几，太守率所部随剿刘逆于上海，以劳卒营次。黄中丞移督四川，而盛墩之营遂撤。庚申之变，贼由宁国窜入金陵城。贼溃围出，江浙糜烂。同治初，以次戡定。曾文正公督两江，奏设经制水师，分布各要害，而平望驻有淞南营及留防营。太守防患于机先而远谋中贯，文正规宜于善后而成法久行，其时会使然耶？且自上海开局制造，而使星节钺罗络旁午，平望为轮船经行之地，省垣电报沿塘迤迳，至平望而歧分。此皆中兴以来，通变宜民，与时消息。一隅之地，东南大局系焉，岂直为桑梓数典云尔哉？抑余始未至平望，大乱初平，妇翁通奉公自黎里迁还。余偕妇拜谒，妇翁抚外孙极欢。时丙寅春，正大儿宝树生才四月耳。俯仰二十馀年，兵燹遗墟尽化华屋，未知视徵君作《志》时何如。而怆念妇翁久逝，宝树且蚤岁夭折，余来是乡，倘乎若不可为怀。夫一身之故而盛衰县绝遽如此，复何世变之足云。泚笔泫然，为书其后。光绪十四年戊子仲春，凌泗识。

《续志》之作，原备案头查检，非欲出而问世也。殷柯亭诸君怱怱付梓，复醖资助刊。覆瓿之讥，知所不免。书

成，并列姓氏于左。不敷之款，容俟续筹。

殷柏龄、杞龄助洋捌拾元，唐乃亮助洋肆拾元，凌福潮、福潼助洋拾肆元，殷槐龄助洋拾元，吴鸣皋助洋拾元，黄兆桎、兆棠助钱伍拾千，李小璞助洋贰元，孙骈伯助洋壹元，殷葆澄助洋陆元，唐乃荣助洋肆元。

平望镇志

(清)里人公辑

沈春荣 沈昌华 申乃刚 点校

平望镇志序

地志有四，曰一统志，曰通志，曰府志，曰县志。就中惟县志为地未甚广，纪载较详。然至村若镇，亦岂能纤悉备书？则村镇之有志，所以补邑乘之阙也。按：平望镇在吴江长桥之南，西连具区，东接吴淞，南指嘉禾，北走淮扬，盖四达之要津，估帆百货之所争集也。汉建平中，谏大夫钱林弃官隐平望乡，而其名始见。自唐以来，四方文士词人经行流连，寄情题咏，而平望之名益著。南宋都临安，其地为三辅要冲，尝以重臣镇之。元末，张士诚据吴，筑城平望，砖石坚厚，周三里馀，为中山王徐达所毁。使其尚在，岂不屹然偃阳之固也哉？且其地历尘劫者屡矣。方其被割据，困倭寇，战争流离，人烟萧条，直一荒墟而已。洎今日而土风物产之美，民居市廛之稠密，仙宫佛刹之壮丽，并为松陵生色，何其盛也。盖我国家承平日久，海内富庶，故虽一镇之地，犹足称雄吴越间。此可无以传示天下后世哉！吴江旧有莫氏、徐氏志。今平望里中诸君子，复专就平望一镇之地，辑成一书。观其纪载，不必步顿塘，泛莺脰，已若身历其地，周览所谓“平望八景”者。余虽不文，窃喜此志之匪苟作也，遂为之序。

时雍正十年岁次壬子孟春之月，赐进士出身、苏州府学教授、宜兴储元升撰。

平望镇志原目

- 卷首 平望镇輿图 莺湖全图 八景图记 原叙
- 第一卷 沿革 疆域 城池 官舍 胜迹 桥梁 坊亭
- 第二卷 形胜 第宅 寺观 祠庙 丘墓
- 第三卷 职官 科第 荐辟 贡士 历仕 文苑 逸士
寓贤 艺术 孝义 贞节 闺秀 释道
- 第四卷 土产 灾祥 风俗 杂记 艺文

平望镇志卷之首

凡例

一、镇志必先分界限。盖所载不过一隅之地，界限不清，未免贻讥混杂。今立四至以清界限，东至陆家壩及湾黎港，西至姚田及六里桥，南至五景村及上昇村，北至耕读村及东首港。四至之外，概不滥收。

一、自统志至邑乘，必立总裁、纂修、采访各项名色，以及同修诸公履历，所以存体统也。镇志非官志体裁，不过同里诸君子存其目之所睹，足之所历，以为一镇之文献而已。今脱尽俗套，仅云里人公辑。

一、志中人物列传只扬已往，以显潜德幽光。其现存者概不具载。其文行优嘉，将来高掇巍科，正未有艾，止列现年科目、爵秩、名号而已。

一、贞节乃妇人所难得，表章彤管，是宜悉录无遗，以显扬松筠之节操也。但国朝定制，立有年例。不合例者，不敢滥收。非不佞有所去取，亦恐有初鲜终，反被讥评耳。

一、本镇土产，弹丸之地，凡飞潜动植之物，何处蔑有？惟同为一物，较之他处所产，而本镇独称擅美者载入，馀不滥收。

一、诗词艺文。凡已刊行者载人，其未刊私稿，虽珠玑锦绣，不敢妄登。何也？本镇人文渊藪，不佞落落寡交，才疏学浅，未免挂一漏万，获罪靡穷。

一、本镇人物忽迁他处，或向居他处，今为本镇土著者，俱一体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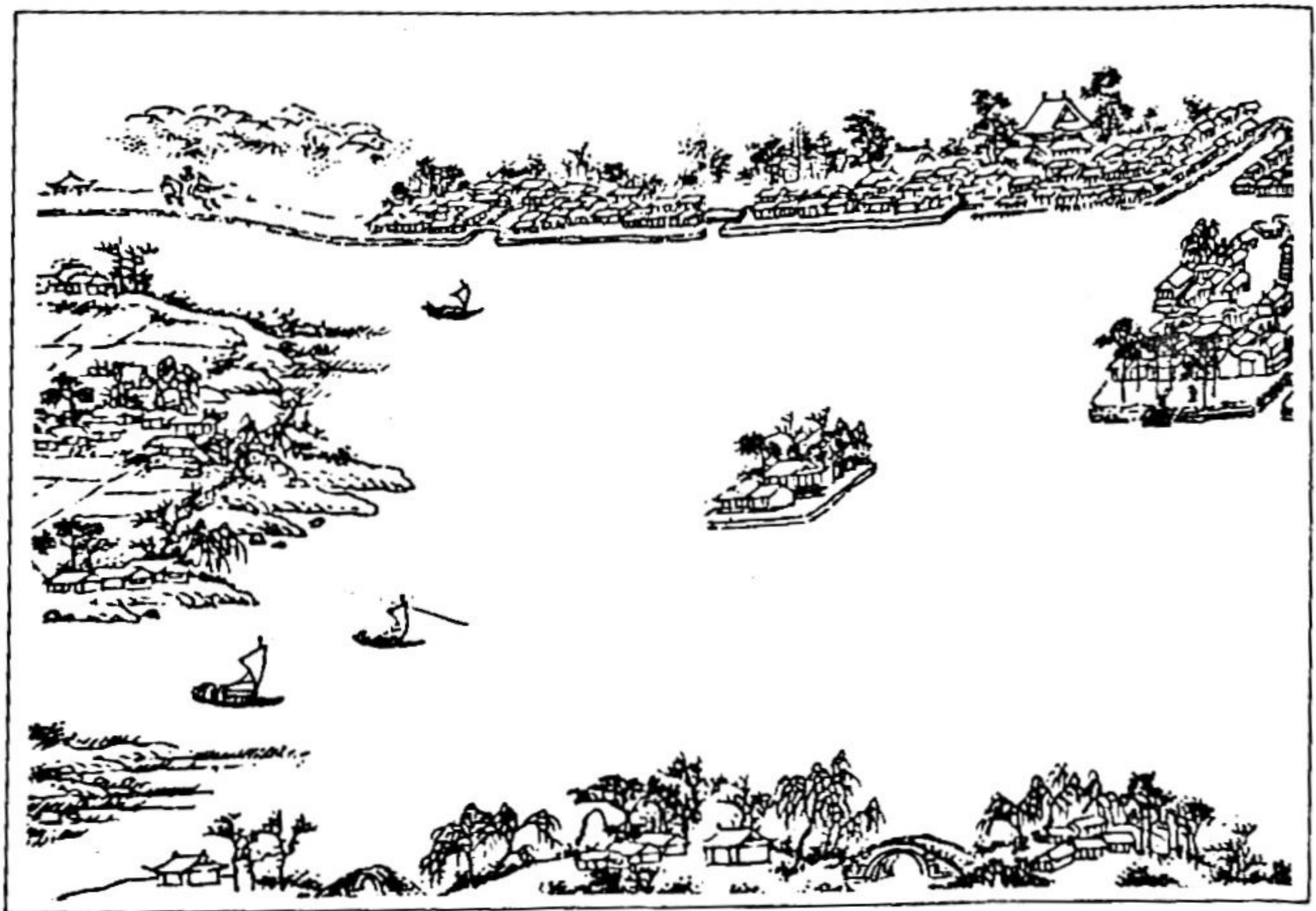
一、本镇四至之外，或有巍科显爵，可以为人楷模，或异节奇贞，可以令人起敬，则格外表章，特为收入，注一“附”字，欲免滥收之诮也。

西郊草堂主人谨识。

輿图〔原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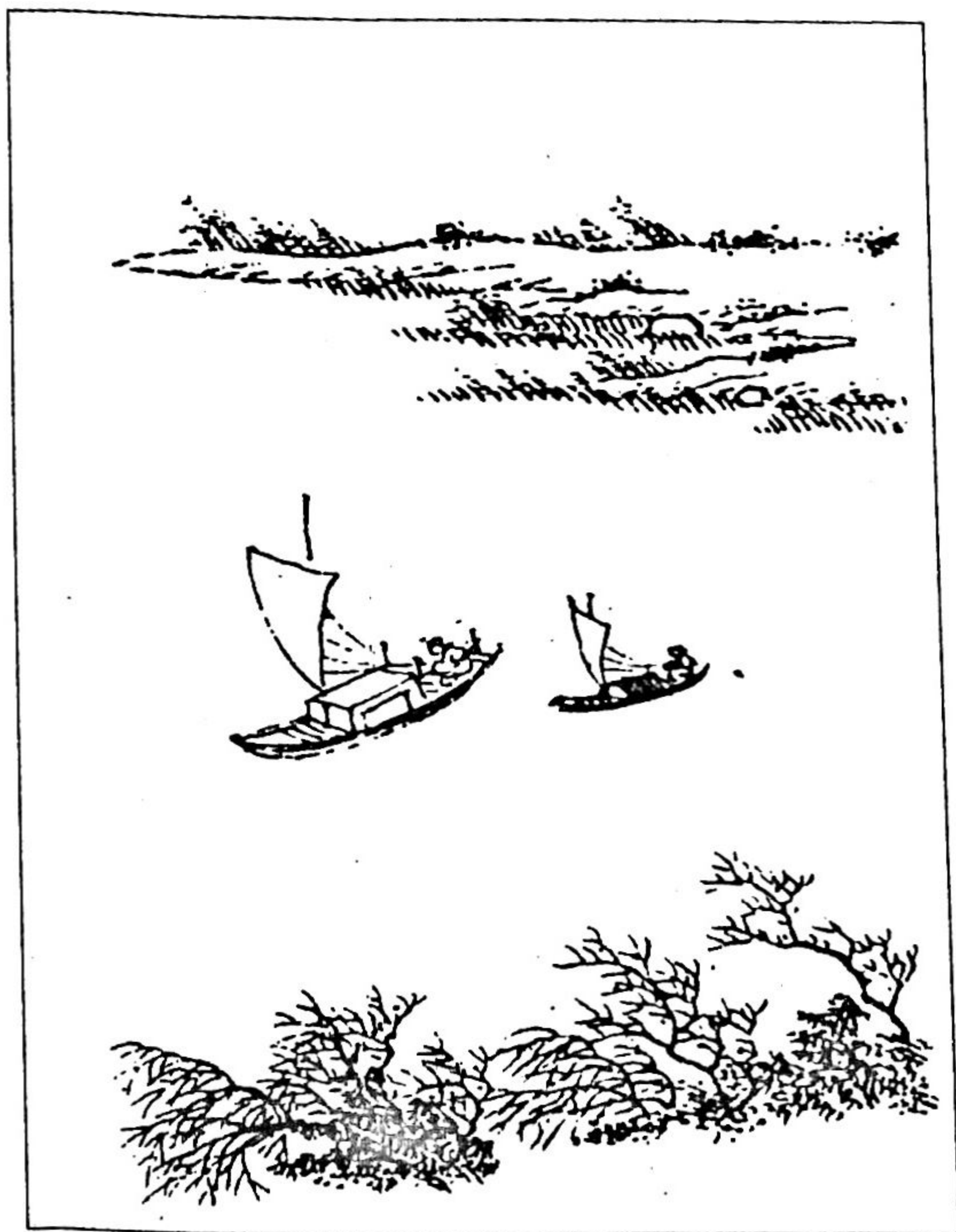
莺湖总图记

一郡有一郡之景，一邑有一邑之景。镇虽弹丸，宁无一镇之景哉？平望为市井之区，居民以贸易为业，近市嚣尘，殊无足取。然唐宋以来，高人逸士流连不忍去者，以有莺湖之胜概也。所以前明陈克礼氏遂题“平湖八景”，与群贤相唱和。平湖即莺脰湖也。今列莺湖总图及八景之图于后，以备览观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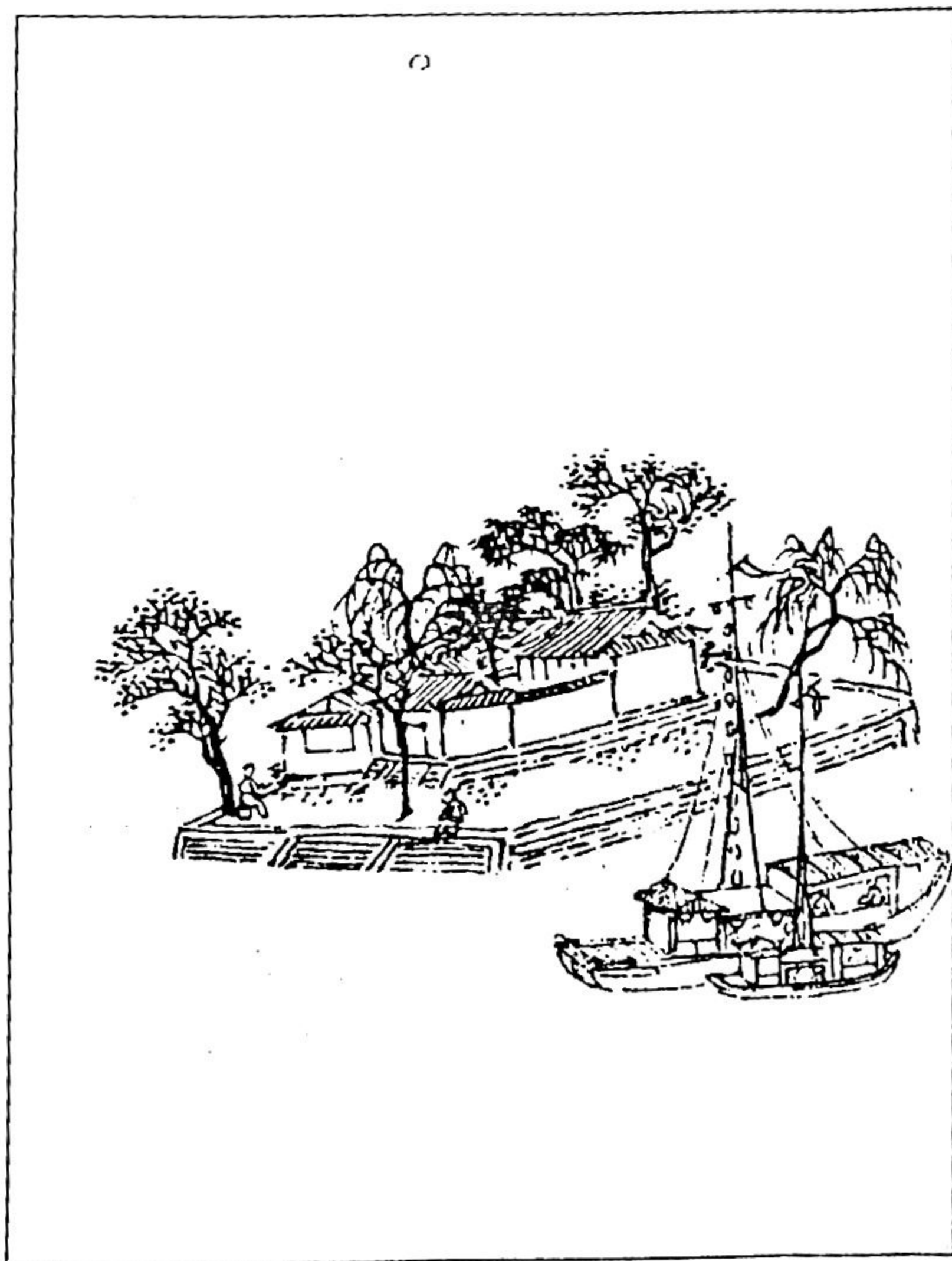
远浦归帆今改“烂溪征帆”。

此乃潇湘八景之一，彼则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莺湖虽一镇之巨浸，然较之潇湘，不过一勺之多耳，何远浦之足云？莫如以本地之名写本地之景，既免雷同剿说之病，而且确切不移，故以“烂溪征帆”易之。况俗说云“烂溪直笼统，两头使得动”，或南或北，来往皆帆，诚奇观也。



莺湖夜月 今改“平波夜月”。

游武陵者必曰西湖，游山阴者必曰鉴湖。平望乃市井之区，贸易之地，何所取？而玄真子、桑苎翁诸君子流连不忍去，盖以莺湖一曲，西通苕霅，南连烂溪，上下天光，一璧[碧]千顷。况当冰轮忽现，皓魄呈空，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游斯湖者，不啻凌波仙子也。其与西湖、鉴湖并传不朽，谁曰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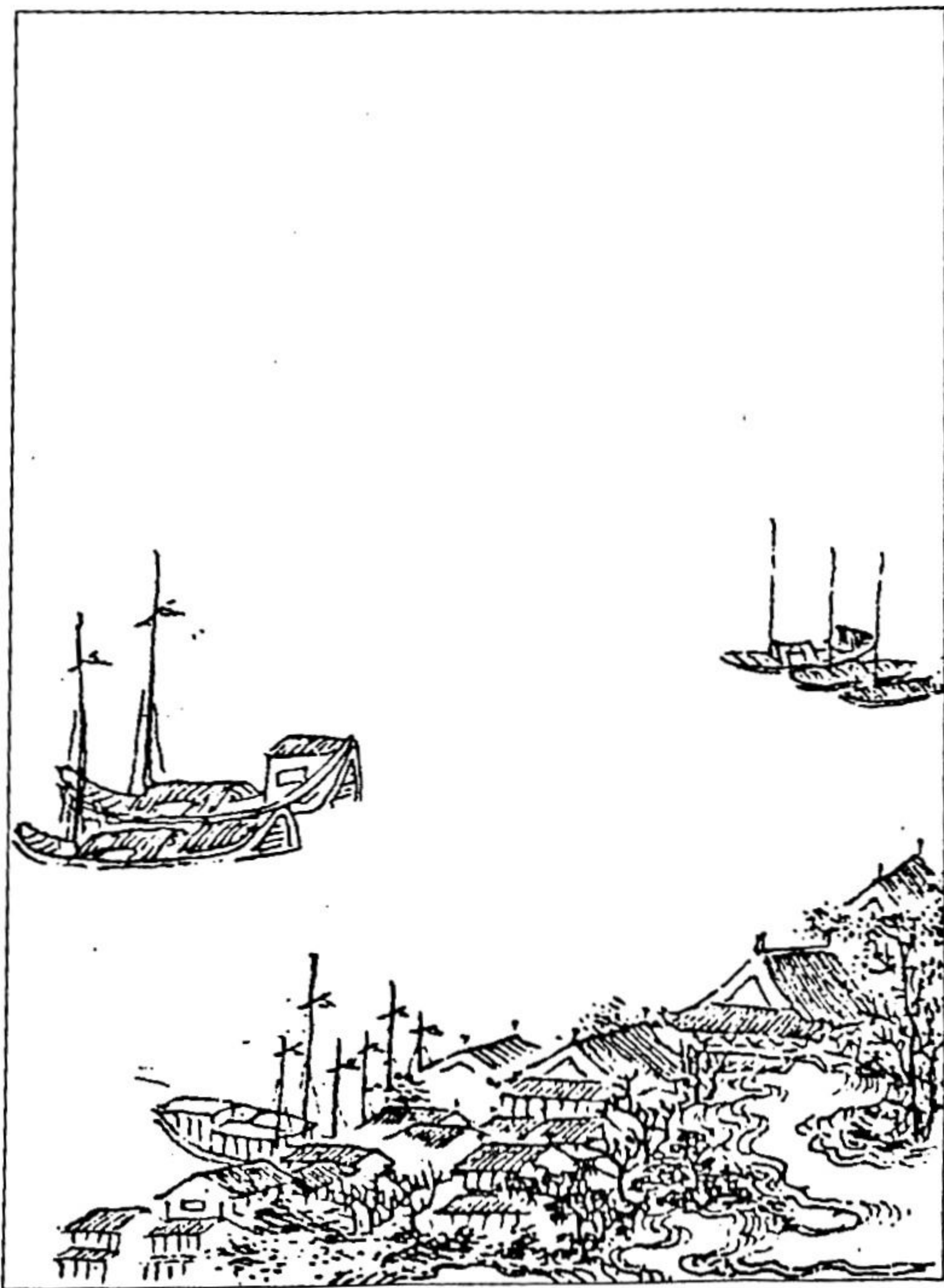
溪桥酒店今改“溪桥野店”。

闻诸故老云，烂溪竺光桥，古之溪桥也，今遗址尚存。或曰今之仁济渡，古之桥址也，亦名溪桥。历年久远，二说未知孰是。然既云溪桥，总之不离烂溪者近是。况仁济渡在顿塘附镇之西，往市贸易亦觉甚近。烂溪离镇三里，又有莺湖之隔，居者、行者、老者、幼者，出市维艰。于斯地也，开闢辟闾，酒幔飘飘，野店之设正其宜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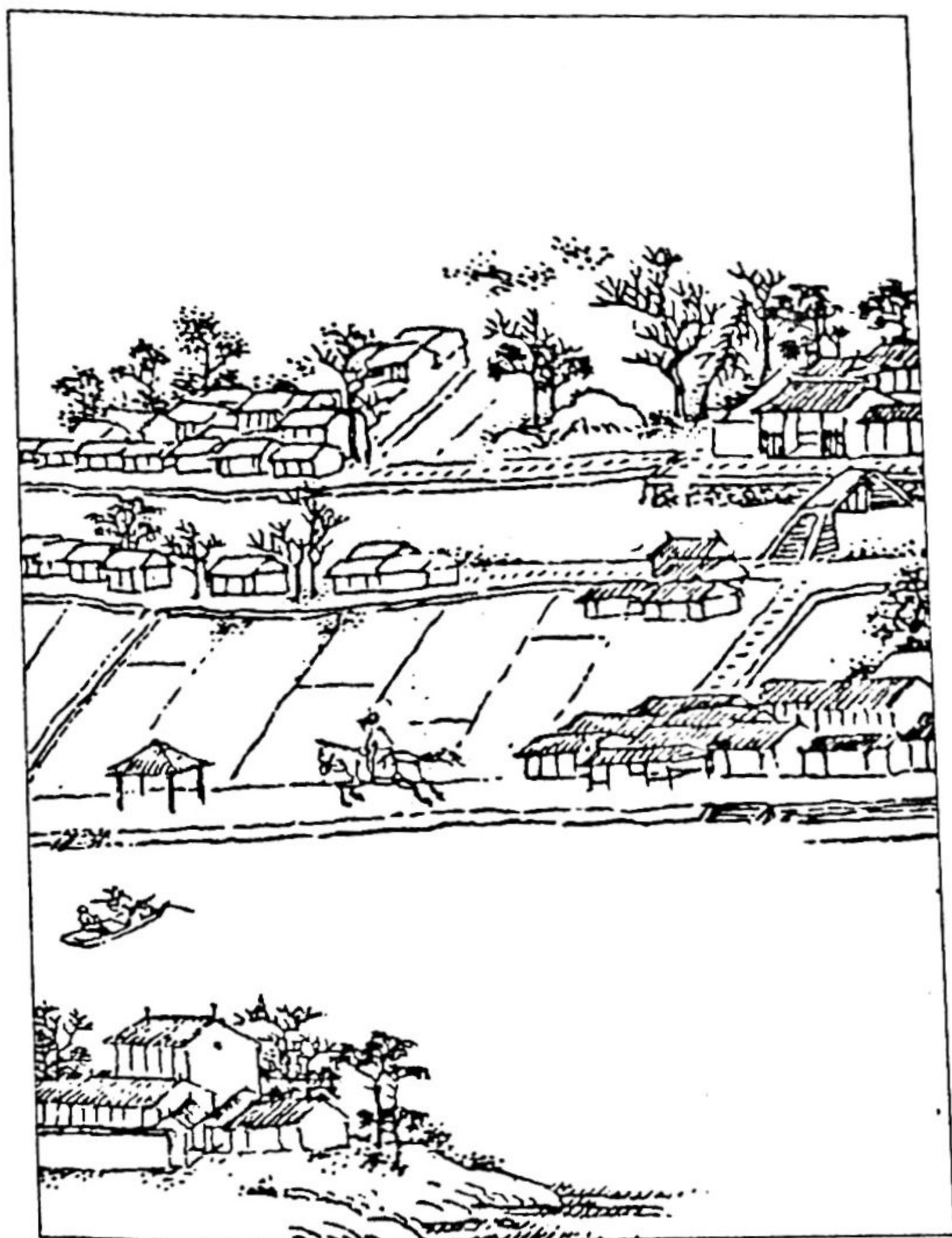
殊胜晓钟

殊胜寺建自北宋，南临莺湖，北枕后溪，平川之古刹也。老僧暮鼓晨钟，不爽时刻。当斯时也，舟师闻之解缆，游子因而启行。昔祖珽闻鸡声而起舞，曰：“此非恶声也。”余谓晓钟亦然，此可与茅店鸡声、板桥人迹同类而并观矣。



顿塘跃马

顿塘，即镇之西塘也。唐时，于頔为吴兴刺史，筑此堤以通湖州，故曰顿塘。迤迤数里，即梅花堰矣。当春时和，点点桃腮，层层麦浪，非一镇之胜观哉！于是王孙奕奕，公子翩翩，纵骅骝而骋骐驎，抒玉勒而扬金鞭，如在画图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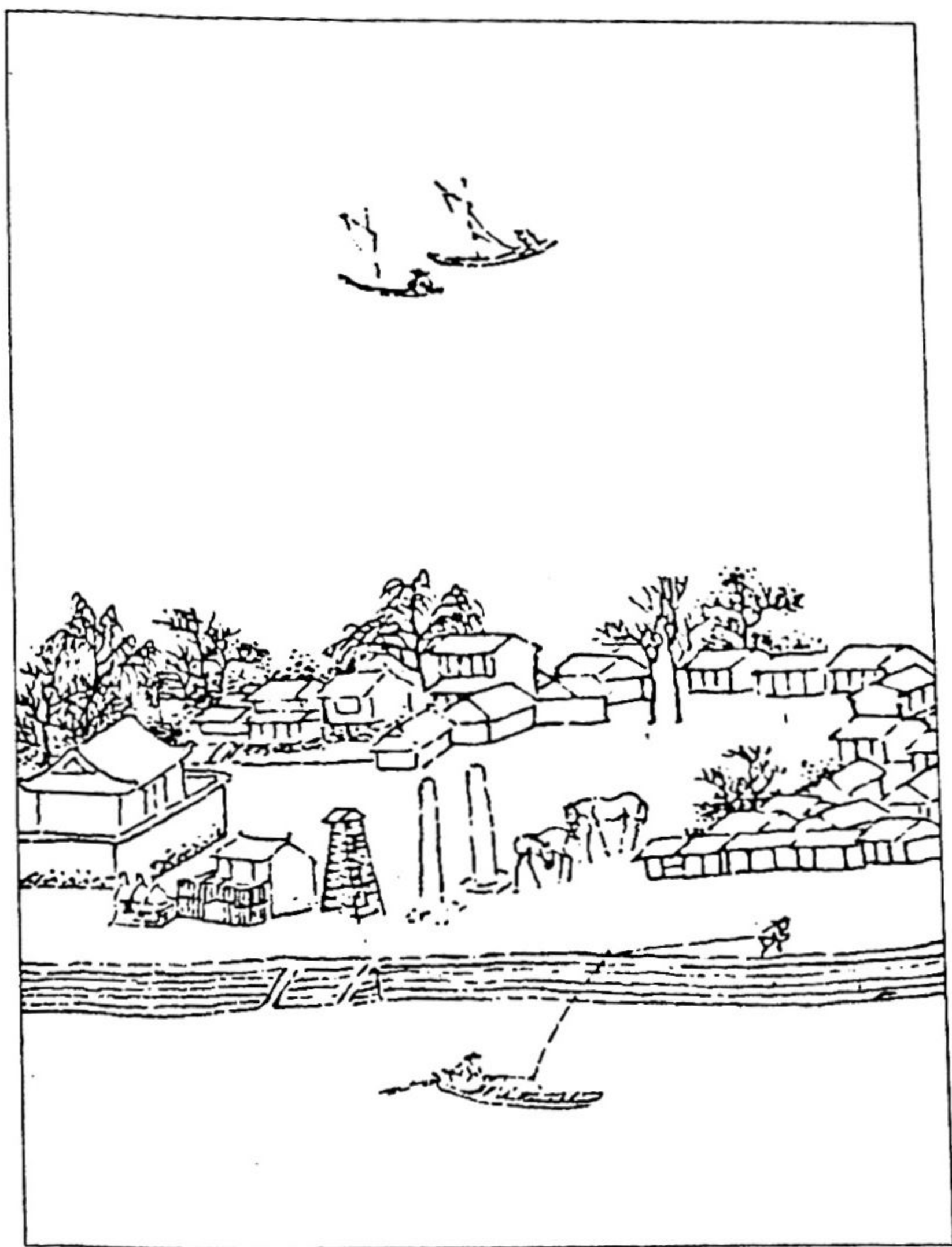
玄真仙迹

玄真子姓张，名志和，唐时人，与颜真卿友善。志和能文善画，饮酒不醉。肃宗闻其名，赐奴婢二人。志和配为夫妇，奴曰“渔童”，婢曰“樵青”，使刺舟往来苕霅之间。时游平望，垂纶莺脰湖，自号烟波钓徒。下湖桥畔有玄真钓矶，其遗迹也。一日，与真卿游莺湖，志和浮席为水戏，独坐啸饮，挥手谢真卿，冉冉上升。镇有上昇村，村有上昇观；殊胜寺前有望仙亭，皆为志和也。呜呼！玄真往矣，而其仙迹犹存。斜风细雨时，如见青笠绿蓑往来莺脰湖也。千载而下，犹令人感慨不置云。



驿楼览胜

平望驿在镇南安德桥畔，唐时建。前临运河，后枕莺湖。湖之浒有亭，亭之内为堂，为楼。堂曰“皇华”，楼名“霁月”。楼之上，有栏有槛。登斯楼者，揽莺湖之胜概，望鞅掌之劳臣。春则桃柳缤纷，夏则荷风馥郁。一行村落，耳闻犬吠鸡鸣；四顾田畴，目睹白蕖红蓼。今也沧桑顿改，物是人非，莺湖之灏淼犹存，而驿楼之峨巍安在。兰亭已矣，梓泽丘虚不其然乎？



桑槃渔舍

桑槃，莺湖南滨村落也。泉甘土肥，竹树茸茂，居民数十馀家，以蚕桑捕鱼为业。春和景明，皓月当空时，渔歌互答，载月而归。若风雨晦冥，王浪琼涛，则孤舟蓑笠，独钓寒江，不以斜风细雨废其业也。登北滨而遥望，但见绿杨罨画，清波縠纹，鸣榔渔唱时闻于空濛烟霭间，何异摩诘《辋川图》耶？



原序

天下名都大邑，必有志书，以载其事故、山川、人物之胜概，古迹之奇观者，得有考据而无异也。姑苏为东南甲郡，松陵又姑苏壮县，土宜物产、古今名贤，已载于郡邑之志矣。自松陵而上，循长桥以南，迤邐一舍馀，有平望驿。其地南通闽越，北达荆扬，客使之经由，航槁之往返，日不暇千万焉。唐宋来，生聚渐蕃，市廛联络，景之胜者，已入于词人之翰墨，虽云亭传，拟于城邑。我朝海内隆平，东南富庶。兹地为东南吴之要冲，左具区，右吴淞，林屋之山在其背，苕霅之水流于前。仙迹神祠，市桥官宇，渔人屋，酒家村。看跃马于顿塘，望归舟于极浦。夜泛莺湖之月，晓听山寺之钟。若夫天造地设，临之者俨然画图中行。视曩时之胜，愈可观也。于是文人才子又从而标新摘奇，名曰“平湖八景”，往往游览其间，以歌咏文明之治。里中士雪轩陈克礼氏哀集成编，附于志后，将钁诸梓以永其传。请予序之。予以鄙陋为辞，勿获，且嘉克礼之志有在也。遂僭书大略，以示同志云尔。

宣德二年孟春中浣望日丙子，乡贡进士云间李学撰。

由姑苏而南四十里，曰松陵。循长桥以南，聚而为落，曰平望。地濒于水，右带具区，南经苕霅，东接吴淞，北达荆扬、淮泗、齐鲁之域。衍而为通津，坦而为要途。薨栋鳞次，商舶之走集无虚日。廛市憧憧，罗络旁午，实东吴之胜地。始，予曾大父中书舍人尝为郡志，而松陵之胜已

登载于其间。今年春，予忝科名，以恩赐归。访旧兹邑，而佳士陈克礼氏欢然延致，谓予曰：“昔公曾大父歿若干年，而郡志之传信于今者，有足征矣。松陵之地，土宜物产。唐宋以来，民物富庶，逮我国朝，尤为蕃阜。求其名观伟迹，见咏于文人才子，岂特如是而已。若玄真之祠，于顷之塘，莺湖之月，殊胜之钟，其他若驿楼览胜、远浦归帆，与夫渔家野市，依隐约见，恍若画图。士大夫喜幽寻而乐胜游者，往往吟眺其间。而“平湖八景”之胜，已人题咏久矣。予每哀集成编，总若干卷，将钁诸梓，用附其志之末，愿丐一言弁其端。予惟天下名胜不能自传，必因人而后传，必托诸文以永其传。故兰亭不遭右军，则激湍清流，芜没于荒榛矣。今松陵胜概已载于志文，而八景篇什复修于文士，俾后之来者，谈松陵之胜，必曰平湖；举平湖之胜，必拟八景，即事以验其人，亦犹昔之有征于今。我见兹胜之传而名永存，必由克礼始也。

时宣德五年正月，赐进士出身、吴郡卢瑛书。

按志载，平湖之境据三郡之要津，石塘、土堤绵亘二百馀里，南抵嘉禾，北至松陵，西则吴兴，固为要道焉。其景也，雪练平波，水光浴日，势欲吞乎沧溟。吴淞之横于东也，烟波浩渺，气凌苍穹，量欲包乎天地。具区之浸于西也，又如石梁架空，翠洞环月，碧流中走乎玉龙，云帆下通于彩鹢，有垂虹之起于苍波焉。金塔干霄，朱甍隐雾，鸿钟之递乎晨风，宝铎之鸣于暮雨，有金刹之建于斯土焉。灵迹则有张玄真之来水戏而上，许叔微之泊津亭而

感。岳祠建创之明，莺脰辨名之异。柳影荷香之见乎游赏，秋蟾冬雪之入乎品题。名贤之记述，人物之出处，又不可殫举焉。此平湖志之所以作也。观夫《莺湖》二赋，韵语奇逸，其兴飘飘然。至若咏玄真子，赓和长诗，中多隽语可敬。仆衰老退闲于诸名作，健羨不已，而不能续貂也，姑书其后云。

宣德二年九月望后三日，退庵夏尚忠书于雪轩中。

去松陵一舍远，其地曰平望。林树稠密，居民栉比，修衢石梁，琳宫梵宇，金碧辉映。具区、吴淞之流襟带左右，俨然城郭气象也。我友陈克礼居在焉。克礼清修硕德，有学有文，下帷教授，而从者翕然咕哔。暇则幅巾藜杖轻衣，散步于闲旷之地，以适清兴。即其所居之处，揽秀探奇，遂获八景，昕夕之间常得游目骋怀。缙绅先生能言之者，每造其庐，发为声诗，吟咏胜概，积而成帙。未有序其简端，特征余言以弁其首。余惟古之硕人畸士，恒放浪乎山水间，驰骋所抱负，舒豁所抑郁。或吟啸于清风明月之下，以陶写性情，光华羶香薰灼远迩，虽遐陬僻壤，人咸仰其高风，必著显所居之地，故其地因人而得名焉。如子厚之愚溪，知章之鉴湖，庚桑楚之畏垒是也。矧平湖当苏湖秀之腹心，土地膏腴，风景明媚。且克礼襟怀冲淡，德业昭著，其八景芳名，必因克礼传于悠久，岂下于先哲而已哉？惜余椎鲁，汲汲涉历于艰险之途，每见幽岩岑寂之境，欲一步憩不能遂愿。今虽归老丘园，駸駸衰迈。见克礼之高情雅趣，不觉有动于中，故不辞其请。而才识肤

陋，僭厕群玉之冠，如鼓缶于黄钟之侧，岂不貽大雅之诮哉？

宣德七年壬子三月望日，桂林屠胤书。

天下之广，大而山川、郡邑、古迹、陵坛，小而乡庐、闾巷、桥梁、市廛，莫知几千万焉。不有前人志之，后世安知何由始？故咏泮水者必思禹迹，观河洛者必思禹功。苟不考其志，而念其人，我恐虚劳创始，徒费造端名且相传而已，尚何信其道听之不讹哉？雪轩陈公克礼世居平望，欲知其地因何事而得名，抑自何时而肇始，由何人而辑志，可谓甚盛心矣。惜余载籍无闻，不无憾焉。乃述父老相传，以为此地略无山林阻隔，四望皆平，故名平望，若可近乎理矣。然虑其相传之舛谬，又引颜鲁公《登桥题驿》诗以寔之，则平望之名可据，足以遗后世而不泯矣。又恐世深年湮，不无变迁，复记桥梁寺院之创始，大川人物之显奇，隐仙异迹之胜概，衙门仓库之存革，宣咏歌以赓次，取八景以联诗。将以永其传而不朽，虽变迁而可征也。呜呼！其草创之心可谓劳矣，其垂远之虑可谓深矣。其遗后之名，公实始矣；传之后世，足有据矣；缙绅诗章，发明备矣。后之人览斯志，而知其由来者，亦将有感于斯人。于是书之志石，以期同天地而永终也。天地不终，则斯志亦不终。斯志不终，则克礼芳名亦随而不终。诎不信夫？

正统戊辰秋八月望日，前兵科给事中、云间陶育叙。

今上之初建元也，中丞曹公甫下车，便以纂修郡乘为

诸生言。尔时，邑尹熊侯实董其事。余惟平望为吴江巨镇，民风土物纪载已久，旧有里人陈雪轩克礼、曹枫江孚相继辑志，惜乎梓木不传。先王父隐泉公锦尝手录数则，以当掌故。余从游有年，习之深，乃祖述遗志，稍以己意附益之，共六卷，献之邑父母。未几，曹以召对领司马，而熊又给事黄门，余前所编遂散轶弗存。友人潘岂凡数为余言：平望一志非郑重厥劳，详核厥始，无以快舆啄而垂不朽。余愧不能文，且悔成书之蚤。复设局于莺湖悟珠庵，综核故实则岂凡任之，采访则史义维册、赵素民秉彝，订补则沈徵仲潜，校书则李龙孺云从，取裁参用则王氏鳌《姑苏志》、莫氏旦、徐氏师曾《吴江志》，以至图经、史集、野老纪闻，城池署宇之沿革，塘桥人物之兴亡，鲜勿孜孜搜剔，櫟括殆遍，总若干卷。视向之疑而未晰，阙而有待者更加精详。初，余未属稿。时里中某某相与诮而笑之，谓古人五十始著书，何自苦乃尔？且士得时则驾，否则蓬累，而行垂世之业，当俟之稗官者流，若何为者？时余亦自诧为迂，阁笔者再，而诸友毅然请成胜事。嗟乎！古云“履句”，履者识地形，不出户知天下，况有践其土而弗能举其集综览之谓何？而况桑梓情深，弓冶传永者乎？夫豪杰之士，以经纶拓皇图，以著述光千古。出其山川风物，奇古灏淼之胜，使世之采风谣者得以按籍而知繁简所在，厝注所宜，则《平望志》虽小乘，未必非皇图之少补也。余本布衣，躬耕湖畔，每于当世之故，若名贤，若古迹，若断碑荒宇，以迄足之所历，目之所睹，常不敢以度外置之，徘徊瞻顾间颇有苦心焉。故于是编因革取舍、离合异同

处，调停之功倍多。中丞名文衡，号薇垣，梁唐县人，丙辰进士。邑侯名开元，字玄升，号鱼山，楚嘉鱼人，乙丑进士。潘君名凯，字仲和，一字岂凡。其先以进士起家，博学善属文，通经术，为一方冠冕，自号为农山居士云。

崇祯四年辛未阳月既望，莺湖小史杨楨贞木氏题于东塘之仙蠹阁中。

平望镇志卷之一

沿革一

郡县有分并废置之不同，一镇之微，无所谓沿革也。然平望之名，肇于西汉，因钱林高蹈也；著于唐，因张文昌、颜鲁公之诗也，不可谓地名非古矣。而其间或属湖，或属苏，今则为江震二邑之分疆。其裁革衰盛之故，亦安可弗考欤？故首列之。志沿革。

吴江南四十五里，曰平望。汉建平中，王莽专政，谏大夫钱林弃官隐平望乡，属吴郡乌程县。唐·陆羽·经钱林故里诗：梓山之阳百里塘，宦隐先生庐其傍。藜杖入林逐麋鹿，箬冠戴月临沧浪。几人闭户对苔石，独鸟窥篱噪夕阳。为语莽儿休再妒，好将骸骨到平望。

晋元帝初，镇江北振威将军陆晔预讨华轶，功封平望亭侯。宋废帝江后母王氏，封平望乡君。唐始建平望驿，兼理水马。开元二十八年，苏郡与吴兴易焉，官河从驿以北，遂为吴县界。镇之来久矣，陈克礼云：“隋唐以来，此地森然一波，居民罕少，自南而北，止有堤路鼎分，葭苇之间，四顾渺然，无高山深林隔绝眼界。天光水色，一望皆平，此平望所以得名。”唐置驿亭于是堤之傍，民居稍集，

往来始有憩足之所。西抵天目，苕霅之水奔流激湍。堤复中断，遂济以渡。大历间，创为桥梁焉。唐·张籍·诗：茫茫菰草平如地，渺渺长堤曲似城。日暮未知投宿处，逢人更问向前程。颜真卿·诗：登桥试长望，望极与天平。际海蒹葭色，终朝凫雁声。近山全仿佛，远水忽微明。更览诸公作，知高题柱名。

昔之长堤，今之运塘也。五代时，吴越据有兹地，罕罹兵火，渐成聚落。至宋，海内一统，东南富庶甲于天下。平望地虽卑隘，宋属吴江。而大商、巨舶，奇货充溢。熙宁间，乃置军垒，以警寇盗。建炎南渡，而兹地为畿辅要冲，诏以重臣镇之，愈加葺治，佛刹、岳祠、馆库、道院相继聿兴，而平望改观矣。宋·苏舜钦·邂逅刘公尤于平望，联舟夜话诗：昔别蕪初生，离讴发清商。契阔几何时，遣转犹在梁。我亦宦游者，吴会非故乡。三考一瞬息，扁舟此徜徉。邂逅通夕话，弭节水中央。淡影月照户，清音雁南翔。攄意良未尽，讵及罗酒浆。予去尚千里，道路阻且长。崎岖任所历，无令马玄黄。范成大·过平望诗：寸碧闯高浪，孤墟明夕阳。水柳摇病绿，霜蒲醮新黄。孤屿乍举网，苍烟忽鸣榔。波明荇叶颤，风熟蕪花香。鸡犬各村落，莼鲈近江乡。野寺对客起，楼殿濯沧浪。古来离别地，清诗断人肠。亭前旧时水，还照两鸳鸯。杨万里·诗：望中不着一山遮，四顾平田接水涯。柳树行中分港汊，竹林多处聚人家。风将春色归沙草，天放晴光入浪花。午睡觉来情绪恶，亟呼蟹眼淪龙芽。

元至正十七年，淮东张士诚据有平江路，始筑城，周三里。元·王恽·平望道中诗：人日风色好，舟行喜清和。吴江抵嘉兴，远不百里过。解衣坐篷底，闲听吴依歌。大艚从东来，帆樯郁嵯峨。云是淮海公，赴召耽微疴。仓皇不少住，进棹如飞梭。物情忌太盛，从者不得多。尚馀蔽川载，意气溢两河。有怀陶朱公，霸业到不磨。功成委之去，敝屣弃

如何。左顾万金橐，右挟西施婆。可想不可见，五湖渺烟波。陈墓诗：下田不忧旱，高田亦宜雨。四野已足霖，三吴复无暑。盂酒及豚蹄，盘馐共鸡黍。击鼓乐社翁，烧镫御田祖。

明太祖吴元年，左相国徐达自太湖趋湖州，破张士诚伪左丞潘原明赤龙船于平望，俘获殆尽，毁其城为镇。按：明·吴复《饯别史仲彬》诗有“平望城南雨乍收”之句，疑是时城址未尽夷也。今永安桥东下尚呼为城壕，声字圩港曰战河。国朝·张世炜·诗：城壕虽有却无城，濠水空流呜咽声。转眼沧桑多少恨，高台倾后曲池平。周芳·诗：伊昔孤城但绿莎，濠名留得待如何。偏安霸业原非易，销尽莺湖日日波。属吴江县，置巡检司、平望水驿，为八省通衢，冲繁最剧。地方居民三千馀家，百货凑集，如小邑然。成弘以来尤盛。嘉靖间，水荒、倭难相仍，庐舍人烟荡焉欲尽。历八十馀载，海内无事，耕桑食货，熙穰盈繁，屹然为吴江巨镇。万历中，置关榷商，未几而罢。惟萑苻之警时闻，寻设水哨以杜不虞焉。明·陶振·诗：平望桥东舫画舟，江空天阔称冥搜。弥漫烟树村墟晚，浩渺云涛泽国秋。户遶鸭栏开驿舍，旗摇雉尾见谁楼。圣恩优老身犹健，许著羊裘狎野鸥。释道衍·诗：计程息劳瘁，日晚江路永。连檣如有待，聚泊就村井。沙明鸥群回，月出人语静。心清独不寐，况乃风露冷。因思往来客，终日困驰骋。得非衣食驱，无乃缘造请。吾本方外士，素志慕箕颖。胡为淹水宿，混迹同蛙黾。丈夫别有志，此意谁得领。人生未闻道，如何卧烟景。徐献忠·平望别何叔皮诗二首：秋日送君平望湖，相将水上弄清菰。溪毛亦解离人意，锦带相牵狎二凫。○湖上珠光射斗牛，阖闾城边千树秋。江花媚客宁知别，水驿迎人暂可留。袁得·诗：江县南来市，平湖独可称。趁墟人似蚁，趋利客如蝇。处处通舟楫，家家住岸塍。凶荒仗渔业，犹可比年登。朱裡·诗：几度莺湖泊，频来此地游。危

桥斜入市，小港曲通舟。落日低江树，晴烟锁驿楼。归心似潮水，日夜向东流。吴镇·平望水患诗：向晚平湖泛野航，平川风物倍荒凉。萧萧墟曲埋烟浪，嘒嘒蝉声怨夕阳。过客每兴三叹息，居民何止半逃亡。偕行不得吾宗彦，谁为浇愁致酒觞。项元祺·诗：相看梅堰近，一望碧湖平。莺脰将为水，杨花欲化萍。翳桑林屋比，隔树渚河明。往往迷津渡，逢人问里名。郭谏臣·夏日舟次平望，与诸故旧叙别诗：吴中一卧几经秋，此日重为岭北游。泽国风生帆正远，楚天虹见雨初收。强将懒性移青雀，漫把闲心对白鸥。好趁晚凉维绿柳，故人灯下共淹留。又·平望阻风诗：风色晚来静，湖光时渐嘉。远山衔落日，隔水映残霞。驿路船争聚，江桥酒易赊。渔樵堪白首，空复恋京华。王穉登·诗四首：鱼鳞成石量，桑叶论斤卖。珍重丝网难，家家月中晒。○雨多杨梅烂，青筐满山市。儿女当日馐，嫣然口唇紫。○月下压酒声，将船系杨柳。明月当家近，不须沽一斗。○店傍栽紫薇，颜色斗江霞。我家庭下树，归日正开花。史鑑·平望送邬用明还鄞诗：吴江南下路迢迢，犹有颓城迹未消。千里帆樯天际没，万家烟火望中遥。酒旗招客临官道，河水流渐过断桥。此地那堪送君去，西风残雪马萧萧。陆深·平望阻风期友人不值诗：萧条野馆背残晖，风日依然事已非。岁晚村中闻社鼓，时平封内息征鞞。惊心岐路鸿泥远，极目云天雁序飞。衰景况逢摇落后，不堪临别重依依。王叔承·诗：岸崩溪水急，帆正野船平。翡翠窥鱼立，藤萝就树生。烟知湖市到，火得晓炊成。忽忆玄真子，浮云去更轻。程嘉璫·平望阻风诗：驿路连吴近，乡音带越稀。寒流捎宿舸，夕浪急风飞。旁市求鱼人，邻船得酒归。微微掩明烛，伏枕叹无衣。范汭·舟次平望怀王子幻诗：微茫烟水阔，不辨故人家。湖上晚风急，满天吹雪花。春帆移远树，夕鸟啄平沙。独酌谁为慰，邻舟鼓自挝。范惟一·平望道中诗：轻舟临迅水，宛在碧虚行。吴越从兹析，山川望里平。烟笼初柳色，风泛细波声。利涉吾何意，沧浪想濯纓。释蕉室·平望夜泊诗：风静寒塘起暮烟，数声秋雁客程前。

湖波东下青山尽，客路南来彩鹢连。霸国城空惟磷火，升仙祠古有题篇。
夜深何处渔歌发，明月芦花野水边。张观·过平望诗：唤醒江鸥梦，舟行认
洞庭。石桥浮半月，渔火点残星。驿路三千客，春风十里萍。逢山青未了，
回首又长亭。释明秀·过平望道中诗：两岸青山日半衔，洞庭天水碧相涵。
东风正报桃花信，湖面归渔网作帆。朱静庵教谕妻周济·平望舟中即事诗：
独坐篷窗下，挑灯话别离。旋沽平望酒，细味峡川诗。远寺钟声动，孤村月
上迟。含愁减尺索，慰我北堂思。

皇清定鼎以来，休养生息，治称极盛。居民广至万馀家，百货俱备，粮食六陈，比于苏之枫桥，人咸呼曰“小枫桥”云。康熙二十二年，圣祖仁皇帝翠华南幸，御制《入平望》诗并序曰：“平望为浙江界，长吏以画舫五百来迎。恐劳民力，却之不御。锦缆无劳列彩舫，轻桡自爱倚船窗。勤民不惮周行远，早又观风向浙江。”雍正四年，分江震两邑。上塘属平望司，震泽县所辖；下塘属汾湖司，吴江县所辖，以运河为界。国朝·顾正阳·过平望诗：平川风物又重经，两岸渔歌倚棹听。船尾水拖莺脰碧，树头山泼洞庭青。酒沽野店侵波淡，网挂孤村带血腥。飞破晓烟帆十幅，麦秋天气雨冥冥。徐昂发·晓发过平望诗：客子夜中发，晓过莺脰湖。急雨下天半，飘风为前驱。浩然雪瀑倾，一气连虚无。四野但白露，万木声欢呼。扁舟如渔舍，渺渺烟中孤。溪边无行迹，时闻响罾罟。吴江令张寿嵩·平望劝农诗：平望从来号盛都，厥田惟上尽膏腴。石塘迢递通南越，烟水苍茫趋下湖。谷出檀丘种最美，鱼生莺脰品尤殊。何堪比岁逢荒歉，民困于今尚未苏。教谕夏声·和韵：水泽遥连旧宋都，桑麻盈望土田腴。官商艘舶来千里，苕霅烟波汇一湖。机轴纵横年自若，桔槔俯仰夜无殊。一从叨饫琼浆赐，顿觉劳薪得乍苏。沈天宝·和韵：粼粼万顷水仙都，涵漾千村号上腴。莺脰湾来都作渚，鳊鱼肥后渐成

湖。孤帆远上天无际，浩魄平铺镜不殊。来往棹歌迎桂楫，就中半是颂来苏。吴应棻·晓发平望诗：一棹凌晨发，苍茫水气寒。白鸥原浩荡，晓月尚团圞。帆影虹梁落，秋光鹁首宽。初程风力便，三日措江干。

疆域二

古者列树以表道，画土以分民，所以限提封，防逾越也。平望为江浙二省错壤，及吴江、震泽二邑分境处。其幅员广袤，坊巷联接，致宜详焉，亦列树分民之义也。志疆域。

平望为江、震首镇，广袤三里余，于乡为范隅。按：唐元和四年，范传正刺湖州，奉敕开平望河。土民德之，名其地曰“范公乡”。

旧为二十四都，领十一亩、十二亩、十三亩、十六亩。其为圩者十，曰虚字、奎字、室字、常熟、壁字、西乙、娄字、南骸、声字、东乙，又有一镇地、二镇地、三镇地、六镇地，向皆属平望司。分县后，以上塘属平望司，下塘属汾湖司。按明季旧圩册，平望所管十圩以横街街分界，北截属十三亩，南截属十一、十二等亩，今并为二十七都一亩、二亩、三亩、四亩。其一亩所属一镇地、声字圩，二亩所属二镇地、东乙圩在下塘，汾湖司所管。三亩所属三镇地、奎字圩，四亩所属六镇地、娄字圩、西乙圩、壁字圩、室字圩、常熟圩，平望司所管。

以塘名者三。自大通桥迤迳至仁济渡，凡一里，曰西塘。即顿塘。自下湖桥北抵关帝庙，凡一里，曰上塘。古名运塘，俗呼前溪街。自羊毛湾，南至泰山行宫，俗呼娘娘庙。凡一里，曰下塘。旧名东塘。

以坊名者旧十有八。本朝增设九坊，并二坊。自司

署西折而南，曰大通坊。即西汇。逾大通桥，由殊胜寺西至漏风桥，曰八景坊。即西塘。进寺浜街，直北至小桥，曰景福坊。即寺浜街。逾小桥往东北至开泰桥，俗呼新桥。曰开泰坊。即南河西。逾永宁桥，螽斯港口小桥。直北至石家港口木桥，曰添善庆坊。即河西，新增。逾木桥曰添寿坊，即石家港，新增。由北河西逾太平桥，俗呼北木桥。至北后溪，曰拱辰坊。增。上南，曰恒泰坊。增。曰北甲里仁坊，曰老里仁坊，《潘志》止有南、中、北三坊。曰中甲里仁坊，曰得胜坊，增。曰南甲里仁坊，曰馀庆坊，曰宁泰坊。增。以上俱在后溪街。进横街街曰永嘉坊。增。过街上南至安德桥，曰安德坊。旧名福安坊。自画眉桥西堍北下，至北渡桥，曰太平坊。即前街。以上十八坊俱在运河之西上塘，属平望司。过安德桥，曰仁义坊。在旧驿基西，向名仙迹坊。逾画眉桥上南，曰声寿坊。旧志有集庆坊，今并而为一。落北，曰永安坊。即下塘。再北，曰积善坊。即羊毛湾。进城濠，曰城濠坊。增。出城濠左转向东，曰常乐坊。即东栅。循下塘东过日晖桥，曰东安坊。即战河，旧志有庆元坊，今并。以上七坊俱在运河之东下塘，属汾湖司。

村落之近镇者，镇以南，曰五渡港、曰东至浜、曰俞家堍、曰铁店堍、曰万塌浜、曰青龙港、曰磨字港、曰五景村、曰上昇村。镇以北，曰南泗港、曰螽斯港、曰石家港、曰邱字港、曰耕读村、曰东首港。镇以东，曰陆家塌、曰翁苏路、曰翁家浜、曰湾里港、曰施家堍、曰沈家塌、曰潘家堍、曰陈家坝。镇以西，曰东漠港、曰爻田。凡二十五处。离镇远者不与焉。南至王（江）泾凡三十里，嘉兴府秀水

县界。西至南浔镇凡七十里，湖州府乌程县界。北至本县城凡四十五里，又北至本府城九十里。东至松江府无塘，抵六里舍而止焉。

平望巡检司旧辖二百四十圩。皇清雍正四年五月，分设震泽县，乃以盛泽镇、黄溪镇割隶汾湖司，以简村司并入平望司。定界南至乌镇，以莺脰湖平波台为界，台东汾湖司界。北至八坼大浦桥，同里司界。东至运河，汾湖司界。西至吴淞，浙江乌程县界。今辖九百六十七圩。

城池 三

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秦则践华为城，因河为池，盖设险守国，以卫民居，而防奸慝，由来尚矣。本镇虽为江浙之冲衢，然四望无山，所以自古无金墉铁瓮之峙也。自元末淮张筑城于兹，而明嘉靖中杨令复为敌楼以御倭，盖俱出于割据寇扰之际，旋兴旋废，不足为常法也。惟莺脰湖澄泓万顷，西连苕霅，南接烂溪而通漕道，支流夹汊，曲抱深萦，虽不敢侈拟乎襟江带海，亦居然一境之金汤矣。志城池。

平望城，元至正十七年丁酉，张士诚筑。周三里，东旱门，南北西三门水陆并通，砖石包砌。至明太祖吴元年毁。元·杨岚·寓平望城诗：孤城三里近，一望水云平。棹破莺湖月，旗开雉尾城。烽尘卷暮色，铙吹沸涛声。何日安江左，秋风醉步兵。按，徐师曾曰：“平望，邑之屏蔽也。”使城尚存，则乙卯之变岂至此极乎？细民吝于用财，有司沮于浮议。此识者所深忧也。

敌楼，在本镇北。嘉靖三十四年，倭寇往来，知县杨

芷御之。乃断长老桥，傍筑敌台为之犄角。俄而寇自浙至平望，桥以北得无患。后圯，改建关侯祠。今遗址尚存。

莺脰湖，以形似莺脰，故名。俗传二莺相斗，陷为湖，又名莺斗湖。一名樱桃湖。宋杨万里有“樱桃湖里月如霜”之句。其流有二，一自湖州霅溪东来，一自乌青镇由烂溪东北来，皆发源天目山。水甚清澈，分纳烂、车、黄、韭、穆五溪之水，潴而为湖。东西适均，吞吐枢要。四顾无高山大陵，茫然泽国。风樯浪楫之往来，渔歌农唱之响答，盖一方之胜概也。分流又为二，一从漏风、泄水、泰通三桥北驰而为后溪，出唐家湖归太湖；一从下湖、安德二桥北折为运河，又南折东汇为雪湖，俱归吴淞江。孙锐·记略：莺脰名湖，【原文“脰”旁注“斗”】义理乖张，题咏之士至有“莺去湖存事渺茫”句。往往寓其不足之意，或者以为“莺之斗竞，地陷为湖”。夫莺，禽鸟之属，非斗竞之物，非神龙之力，能致是哉？岂柳柳州所谓铁炉步者欤？嘉熙甲子，【原文“甲”旁注“庚”】以旱告，湖底龟拆[坼]，尚有遗基、废井、街陌之址存，岂高山为谷，深谷为陵者耶？第莺斗之名，以疑传疑，俟博雅君子考焉。东西二里，南北三里，或曰周围水转，环若鸚鵡之脰，其理可取也。湖之北与寺相枕，寺僧乃沿湖之堤甃以巨石，杀水涛之势。堤傍潴而为池，岿然一亭，复建以石梁焉。若夫天朗气清，水光上下，一湖之景尽在目击，使人心开目明，飘飘然出尘之想，真松陵胜景之选也。寺之未建也，基址乃鱼龙之窟，芦苇蔽翳，渺然一波。或风清月白之夜，旛影翔舞湖中，士庶咸睹惊异，识者知为吉征。故异僧如信来自云间，览奇卓锡，观其原委，端有自矣。唐·陆龟蒙·过平林诗：月落西林欲曙天，莺湖风静水如烟。前朝废寺无僧在，犹有钟声警客船。杨万里·夜泊不寐诗：樱桃湖里月如霜，偏照征人寸断肠。醉里不知家尚远，梦回忽觉路初长。元·赵时远·诗：莺

去湖存事渺茫，梵宫占断水云乡。四围烟树波涛阔，六月桥亭风露凉。远近征帆归别浦，高低渔网挂斜阳。翠微深处一声笛，惊起眠沙鸥鹭行。明·陈一初·诗：闻说莺湖旧得名，飞湍泻碧响春声。纤鳞雪点银花细，大舶风生竹叶轻。西塞玄真留胜迹，东林白社乐闲情。我来半日溪亭坐，吟得新诗信笔成。俞焯·诗：铁面莺湖破水痕，莫教小可渡黄昏。涛山怒雨无情物，惊起沙鸥什百群。吴亿·诗：树色烟光两岸分，棹歌声里散鸥群。船浮春水天疑近，人对东风酒易醺。翠袖不须花下舞，洞箫还待月中闻。仙游钓客今何在，湖上年年自白云。张淮·诗：白鸟眠沙梦不惊，寒生水国半阴晴。酒涵春色花边过，船载湖光镜里行。南浦忽联芳草绿，东风歌送落梅声。那堪日暮临岐别，更忆湖桥柳上莺。陈樗老·诗：碧潭光引玉虹流，西接苕花雪满洲。银浦饮仙浮绮席，金园升士见琼楼。诗传八咏皆今古，事历千年半去留。赖有东家陈学博，尚将遗帙宝藏收。杨稽·诗：昨夜湖南烟雨频，朝来春水涨篙根。长虹夹道夸千丈，匹练横江绝点尘。浪吼帆飞莺面铁，风驰网泻鲙头银。前溪有约公无渡，醉卧篷窗泊柳滨。曹孚·诗：雨过湖光一望平，泛舟如在镜中行。扣舷自笑无长调，也对沧浪和濯缨。史鑑·诗：风静莺湖似掌平，放舟随处濯尘缨。杯盘狼籍忙归去，直待东风月色明。凌震·诗：莺湖风景好，放棹喜重过。地僻尘嚣迥，人闲乐事多。云开微见月，风静定无波。欲和沧浪调，其如归兴何？史鑑、张渊、曹孚、月舟和尚·莺湖联句：水光一击玻璃碎，山色四围图画开。载酒人于天上坐，结缘僧自社中来。无名氏·夜泛莺湖诗：老怀无事亦无忧，作伴寻春喜胜游。芳草徘徊青泽畔，落霞谈笑赤波流。景移台阁还高下，兴逐凫鸥任去留。醉后不知烟水暮，一声渔笛又汀洲。吴国伦·与沈道初宪副、王子卿参知饯别莺脰湖诗：吴江春色太湖开，何处方舟载酒来。梦里关山重握手，病馀天地一衔杯。烟波不涉莼鲈意，岩穴偏栖种蠹才。片月中流分鹤首，钟鸣萧寺若为哀。徐献忠·渡莺湖诗：长吴东下昼鸣榔，积气秋声更渺茫。别浦

烟光分蟹舍，隔林晴日上鱼梁。闰年野宿侵寒早，傍海军城去路长。侨客未怜苍鬓改，趲程犹梦及重阳。僧希复·鸞湖中秋诗：湖迴波逾白，天空气益清。百年当此夕，几度畅平生。胜景良难践，嘉宾未易并。通宵宁拒醉，华月独欢情。僧方择·鸞湖夜泊诗：孤舟依寺泊，寺下大湖开。日落寒波立，烟昏夕鸟回。分灯渔渡口，待月柳汀隈。有客曾相识，浮家亦此来。王叔承·风雪过鸞湖诗：风雪鸞湖晚，飘飘乱水涯。片帆开玉镜，孤梦入天花。景逼捞鱼艇，寒烟卖酒家。吴江秋稻足，竹叶许人赊。又·中秋夜泛诗：湖月双悬镜，飞仙忽棹兰。水流鸞脰绿，云度鹤翎寒。秋色今宵半，嫦娥此会难。赠来交甫佩，清桂玉珊珊。又·鸞湖晴望诗：到寺浑忘此，寻僧便觉闲。妙香蒲草畔，清论茗烟间。花丽鸟偏啭，湖边云乍还。却思灵鹫力，飞点镜中山。又·观落照诗：巨蟹前溪觅，清尊隔岸分。明湖全拥树，落照半衔云。狂客谐禅理，高僧喜论文。片帆能出世，真欲与鸥群。王骥德·阻风鸞湖诗：两[雨]日鸞湖渡，依然宿树根。白波千片立，黑雾半江屯。浊酒柴桑里，青裙水竹村。客愁难更遣，烧烛话黄昏。顾大典·泛舟鸞脰湖，因访王子良别驾诗：市远欲投宿，孤帆逗夕阳。百花藏杜曲，五柳荫柴桑。碧水浮鸞脰，青云接雁行。同心多逸兴，好共撷春芳。钱遇·雪中泛鸞脰湖诗：风霰孤篷集，澄湖宿暮烟。岸明疑有月，云满不分天。着树难为态，紫空倍觉妍。半醺成短咏，兴发子猷船。王忠·诗：先人素业鸞湖边，湖中之水清于天。岌岌古刹云间起，片片风帆镜里悬。好似天高秋气爽，万顷澄波涵月上。此际壶觞兴不孤，急呼小艇飞双桨。领客无非旧酒徒，直向中流临沆漭。坐听渔舟欸乃声，绝胜画舫笙歌响。湖南村落号桑槃，曲径纡回路几盘。春深处处桑麻茂，秋杪家家橘柚寒。总道此中堪避世，桃源空向画图看。僧寮白足频来往，晏坐焚香尘外赏。惟将觞咏共赓酬，却笑人寰徒攘攘。水天空阔寺门前，一笑掀髯何慨慷。为问王孙身后年，风流何处求吾党。百年身世良悠悠，有酒且酣湖上楼。形骸愿作陶家土，魂魄还从湖上

游。王穉登·月下过莺脰湖怀周汝贤诗：莺脰湖边月满船，湖波月色远浮天。题诗欲问周郎病，其奈归心急似弦。卜舜年·诗：莺湖日暮波馀紫，青翰舟留白沙嘴。半夜潮生枕簟间，遥林月到蓬窗里。呼出渔郎张志和，瓦盆白酒发高歌。平明共尔升玄圃，回首湖山青一螺。陆礼·莺湖春雨诗二首：道人独坐自摊书，槛外春寒正雨馀。遥指冲烟渔艇乱，村村新柳净如梳。○不住枝头布谷呼，湖边新柳净菰蒲。吟馀忽漫迷云树，解道诗中有画图。潘有功·和诗：隔岸烟凝望若无，濛濛水影没鸕鹚。欲从渡口寻芳信，遮道渔郎戴笠呼。潘一桂·阻风莺脰湖同钱无可赋：长波受风风怒张，波势起伏山低昂。高林松树同日折，水禽卑飞不能扬。孤舟辞楫奈何许，断岸荒斜倚环堵。夜分晤叹共一床，篷窗淅淅吹残雨。周永年·莺脰湖诗：碧水堪游目，寒流亦似春。溪长接近漾，堤古限通津。转柁帆分路，衔鱼鸟养人。梵筵波涌出，香饭钵盛新。台寺遥相对，斋堂别有邻。洗天平月夜，唤客动钟晨。禅诵三方近，空光万顷亲。西南青嶂引，饮啄白鸥驯。缓棹聊容与，轻风起绿蘋。周灿·诗：笠泽诸溪会，莺湖一水收。波心涵古刹，沙际泛浮鸥。雁渚芦花晚，渔村枫树秋。平川烟火聚，行旅每停舟。沈氏宛君·暮春舟行夜泊莺湖望月诗：曲堤春滟漾，杜若正芬芳。啼柳莺犹涩，衔泥燕渐忙。帘移摇绿小，棹举送青长。暮景留春色，微波怨夕阳。碧流浮镜藻，翠墅静岚光。掩映桃花醉，参差菜陌香。钟声帆淡霭，寺影月青苍。四野垂霞幕，千家宿雾妆。自堪供眺览，不必问潇湘。国朝·屈大均·诗：雪助湖光白，风开野色新。白鸥相识否，前度弄梅人。邢昉·过莺脰湖诗：轻帆出浦口，雨色洒蘼芜。日映乌啼树，风清莺脰湖。溪回芳渚合，荷没白云徂。两岸浓浓露，应沾游女襦。王士禄·诗：湖岸茸茸幽草生，长桥渔艇望纵横。八尺苧麻缝作网，网得银鱼似雪明。宋萃·莺脰湖诗二首：垂虹亭畔峭帆开，莺脰湖中激箭来。我是沧浪濯纓客，寄声鸥鸟莫相猜。○孤舟落日绿波心，湖树湖烟四望深。空际一声闻欸乃，钓徒何处许追寻。陈维崧·诗：携李

重游人画图，清江一望更踟躇。黄鹂欲语春潮急，紫燕将归夜月过。森森村墟纷雁鹭，萧萧泽国乱菰蒲。故园花落行将半，独对东风莺脰湖。朱彝尊·寄周吉亥诗：莺脰湖边水，临流好结庐。桑麻深杜曲，鸡犬扰秦馀。红叶层层村，银花寸寸鱼。耦耕兼有伴，暇拟著丛书。潘耒·答泽州相公莺脰湖见怀之作：春禽多善语，出谷爱新莺。坐树翩跹态，穿花宛转声。金衣翻日丽，翠脰掠霞明。碧水浑同色，澄湖久借名。涵天雪练净，贮月玉壶清。蓑笠浮家在，蓬蒿水隐成。砚临新涨洗，笛向远山横。仙棹欣停旆，寒潭正濯缨。笈题蒙枉寄，岁序怅频更。尚惜孤飞翼，无令世网婴。苔矶容独占，莼味有谁争。剖玉情虽重，锵金调莫赓。棹歌随欸乃，渔唱杂嘎嚶。纵人伶伦耳，难教叶凤笙。汪士铉·过莺脰湖诗：鱼床几处出菰蒲，鸭嘴船来莺脰湖。鳧雁鸂鶒都入眼，芦帆斜入水云图。邹祗谟·莺脰湖诗：苍茫吴越地，到此觉愁无。二月桃花水，扁舟莺脰湖。天空迷暗浦，风急下飞凫。数问南州路，征帆带月孤。陆崖·莺湖春泛诗：六载莺湖客，寻梅得快游。携筇搜远寺，拔棹逐轻鸥。鱼煮银针细，茶烹雪浪浮。玄真如可接，我欲共沧洲。夏来·莺脰湖诗：云净烟销放眼平，远天岫色映波横。带腥乌鬼随舟没，赛雪银鱼上网明。临水楼台多绿鹇，隔林禽鸟总春莺。一从青箬仙游后，试问何口迹不萍。张芬·诗：莺脰湖中水拍天，平波台上柳含烟。东连携李苍茫路，西去吴兴杳霭边。估舶惯冲朝雨度，渔罾高向夕阳悬。五湖浪自争雄长，我与鸥盟此处偏。徐钊·莺湖竹枝词：酒店溪桥护浅沙，长堤衰柳点栖鸦。莺湖一片寒烟织，半是芦花半雪花。徐元灏·莺湖竹枝词四首：千章夏木荫湖光，渔网参差挂夕阳。借问冲炎耶许者，何如小艇系微凉。○吴越分疆近此湖，萧萧驿路戍烟多。闲来好倩丹青手，绘得寒塘战马图。○平川东去画眉桥，桥畔妆楼倚寂寥。夫婿经商离别久，蛾眉懒画到今朝。○湖名莺脰几千秋，莺去湖存水自流。今日双莺何处问，片帆风落起眠鸥。尤侗·莺湖竹枝词二首：底事名为莺脰湖，湖中可有小莺无？我来倚棹吴

江畔，但听春风叫鹁鸪。○垂钓吾思张志和，浮家阅尽几烟波。渔童拍手樵青笑，笑杀将军战马多。周珏·鸛湖竹枝词：殊胜寺前鸟弄晴，蚂蝗桥畔草丛生。休言此地无佳景，春日寻幽到问莺。叶舒颖·鸛湖竹枝词：慈云大士坐平波，灵感曾传赛普陀。近日烧香天竺去，荒台留剩挂渔蓑。夏声·秋夜泛鸛脰湖诗：已凉时节未霜天，襍被奚囊上画船。千顷碧波摇素月，一条绀烛续寒烟。钟来断苇疏林外，唱起眠鸥宿雁前。今夜神魂信清绝，定知有梦属游仙。万光泰·鸛湖阻风二首：又是樱桃信，横塘春水高。布帆安稳在，归去怕风涛。○短袖芙蓉衣，新鱼贯柳条。问娘何处住，家在画眉桥。释戒珠·诗：湖光一片映晴天，历乱青芦沙渚连。远接长溪垂柳外，中分流水古台前。依依鸣鸟栖烟树，泛泛闲鸥傍钓船。路绕顿塘通驿道，往来行旅布帆悬。释祖良·诗：古台常傍钓鱼船，潏潏湖光荻影连。客渡溪塘烟树里，布帆时挂寺门前。释性炳·鸛湖春雨诗：鸛湖二月尚知寒，极目霏微雨意宽。柳暗温云连水寺，鸥盟轻浪上渔磻。萧萧旅泊愁难剪，寂寂松寮溜亦繁。回想昔年垂钓者，空馀烟水后人看。释寂朗·鸛湖杂感诗：澄湖千顷势汪洋，怒若奔雷静镜光。跃马蹄空溪店冷，钓鱼仙去驿楼荒。风帆今古烟云集，钟鼓晨昏岁月长。数里芦花秋似雪，独馀鸥鹭向斜阳。湖之周围环绕九圩，曰六镇地、大育圩、古字圩、玩字圩、磨字圩、大乙圩、大娄圩、链字圩、独字圩。惟东面界以土塘。

土塘运河，一名南塘。唐刺史王仲舒筑，自王江泾至平望，凡三十三里，抵下虹桥。水至桥，与鸛湖之水合流。国朝康熙十三年，增石益固。至雍正九年，发帑重修。

西塘河即荻塘，又名顿塘，以此塘筑于于顿也。宋庆历二年，守臣以漕船受风涛之险，修顿塘通湖州，凡九十里。唐·释皎然·同颜真卿送李侍御尊赋得荻塘路：落日车遥遥，客心在归路。细草暗回塘，春泉萦古渡。遗踪叹芜没，远道悲去住。寂寞荻花空，

行人别无数。明·徐师曾·荻塘赠纪二尹诗：彭泽归来径未荒，芦花深处结茅堂。每乘野艇鼫鲙，闲倚篷窗数雁行。霜露相鲜初寂寂，水天交映晚苍苍。何时能跃西塘马，长忆伊人在一方。史鑑·荻塘道中诗：摇摇理舟楫，杳杳事徂征。溪姓犹缘荻，村名半带城。冻云含雪意，老树挟风声。霜月欺寒雁，寥寥中夜鸣。邹世光·颠塘步月诗：银河清浅水溶溶，敲出禅林百八钟。午夜思乡堤上步，一轮皎月浸芙蓉。本朝·释寂朗·中秋前二日夜，同位育成忍、张书绅诸同社颠塘步月分赋：湖堤同散步，月色浸香台。佛火穿林出，渔歌逐浪回。一天云翳净，数里镜光开。眺望闲情畅，中秋拟共来。西自南浔，而东至平望，凡五十三里。自梅堰而下五里为诸家铺，又五里，漏风、泄水二桥界其侧，而莺脰湖在焉。南接烂溪，西受麻溪，东纳穆溪，东北经太通桥，又东经安德桥，出前溪，又从后溪出长老桥，合南塘之水为运河。其诸家铺塘路，当荡水冲激，屡修屡圯。本朝乾隆三年，巡检孙泰来详请上宪，加石岁修。

官塘，亦唐刺史王仲舒所筑。宋初，通判李云庆易以石堤，自平望北至县治四十五里。本朝雍正九年，发帑重修。按陈仁锡《八编图》云，“平望运河，万历元年挑深八尺，本朝雍正六年复浚深三尺。”

前溪，受苕霅之水汇而为万家池。出银鱼，金睛三尾，与别处不同。莹然如银，味更鲜美，镇人多鱗以致远。分而东为翁苏路，为战河，为石灰窑港，俗名窑汇，即兴平桥下流。为兴平桥港，为城濠河，俱东流汇为雪湖。

后溪，当莺脰湖之湍。一由漏风桥，一由泄水桥西北出南泗港；一由太通桥过开泰桥，合螽斯港，西北出长老桥为运河。其北驰为耕读村，旧名范渎。西分韭溪出太湖。

又东分出唐家湖。国朝·顾樵·泛唐家湖同潘力田赋：西来山色翠环流，烟树苍苍接戍楼。落日芦洲渔挂网，斜风菱蔓路迷舟。归巢燕子人家晚，绕屋芙蓉水国秋。林下拓寻惟旧侣，月明今夕赋同游。

烂溪，在莺脰湖西南，其流入湖。明沈氏《水利考》云：“运船遇旱，震泽、梅堰运河为积瓦阻浅，改从乌青镇白米荡，由烂溪出莺湖。”平望前溪复浅，乃远出翁苏路，路甚乡僻，舟人毁桥坏舫，居民苦之。今国朝雍正六年，浚深官河，重运仍从前溪行。宋·宋伯仁·诗：几家篱落傍溪居，只看青山尽自如。隔岸有桥多卖酒，小篮无处不提鱼。何时茅屋人同住，旋买瓜田雨自锄。寄语牧童休笑我，却缘错读半生书。明·吴亿·宿烂溪留别张宗豫诗：春水没江堤，舟行觉路迷。云横孤岛外，花落小桥西。绿酒归人醉，青山落日低。汤休[伤心]南浦别，芳草正萋萋。周用·诗：我屋南城隅，密近青溪流。日暮野树乱，沙细群鱼游。时时问亲戚，汜汜行虚舟。平地望一雨，深竹鸣双鸠。农事贵及时，实与公私谋。长官尚平恕，缓征待兹秋。又：异俗谁相慰，孤篷对水滨。湿烟炊白稻，细雨濯红鳞。越树秋风晚，吴江暮雨频。穷年行役者，应愧杜门人。王叔承·泛太湖至吴江归烂溪一路桃花盛开纪兴诗：千岩古树几浮槎，数尽寒英起暮霞。百折清溪归亦好，五湖春水遍桃花。又·九日发溪上诗：水树微茫溪上村，榜人渔火暗相论。几年放浪思黄菊，此日何为别故园。一枕波涛侵客梦，满船风雨出江门。囊中尚有鱼虾直，好问吴姬绿酒中。又·晚泛溪上，四望白云变态，倚酒成歌，却寄林屋洞天隐者：钓船晚弄沧溪风，残阳断雨摇轻红。九华五彩递明诚，巧云万态横秋空。匡庐月映百重瀑，峨眉云拥千层峰。蜀江濯锦散金碧，隋堤叠嶂开芙蓉。焯如瑶池群凤迎西母，深如瑞发虞廷百兽舞。茫如蛟宫蜃市飞精怪，森如天龙神鬼朝佛界。白云缥缈成明霞，山川孕秀飞菁华。巫峰玉女指仙梦，天上云英笔底花。云收五湖绿镜洗，一片青天荡

空水。美人遥隔洞庭烟，醉把丹青难寄尔。霞笺恍得□□书，开函万宝晶光起。乾坤幻化总浮云，千古文章亦如此。茅映·烂溪道中诗：气霁天方肃，萧萧枫落柯。渚清秋鹭集，溪静晚鱼多。岸草经霜劲，村舂验岁和。遥寻烟火处，系艇漫吹禾。吴赤（溟）·七夕溪行遇雨诗：微风豁徂暑，小雨走新秋。应叹乘槎阻，况添行路愁。树从云际识，天人水光流。暝色今如许，何从问女牛。

官舍 四

平望一市镇耳，无郡朝、县治及大僚行署之设，而有驿、有务，有巡司及千户、批验、抽分诸所见于县志者，历历可考也。虽移废建置之不同，亦镜古者所宜深悉矣。移废者，弗湮其迹。建置者，弗视为传舍，而以时营缮之，俾无即于风雨鸟鼠之害，是则在位者之责也。志官舍。

平望驿，在安德桥南，唐时建，属吴兴郡，兼理水、马。开元二十八年，苏州耆民请于刺史吴从众，割分太湖洞庭三乡与吴兴易焉，始隶吴江。唐·张祜·题平望驿寄怀徐使君元之诗二首：一派吴兴水，西来此驿分。路遥经几日，身去是孤云。雨气忙朝蚁，雷声夜聚蚊。何堪秋草色，到处重离群。○故人为作郡，百里到吴兴。莫思江湖满，公平道路称。包山方峻直，霅水况澄清。伫听司空第，遥知下诏征。李郢·平望驿怀李从寒周铁诗：芦叶风多驿堠长，昔年携手上河梁。青云才子鸾鸳秀，白石山人芝术香。华骥欲陪先道路，大川斯济敢舟航。少微星动桂枝发，重整孤帆过水乡。罗隐·秋日平望驿寄太常裴郎中诗：蘋洲重到杳难期，西倚邮亭忆往时。北海樽中常有酒，东阳楼上岂无诗。地清每负生灵望，官重方升礼乐司。闻说江南旧歌曲，至今犹自唱吴姬。元·萨都刺·平望驿道诗：左带吴淞右五湖，人家笑语隔菰蒲。风涛不动鱼龙国，

烟雨翻成水墨图。越客卧吹船上笛，吴姬多倚水边垆。鉴湖道士如招隐，一曲他年得赐无。又·题平望驿诗：秋雨皇华下九天，又随孤雁过吴川。荒村有火夜投宿，野渡无人秋放船。中酒不堪连夜饮，思家无奈五更前。归来却被青山笑，万丈黄尘两鬓烟。又·入闽过平望驿和御史王伯循题壁诗：广陵城里别匆匆，一去三山隔万重。日暮江东寄相忆，欲临秋水剪梧桐。

宋人因之，属吴江县。元人分置水、马二站，设提领二员，吏四人，房夫二十四名，船三十只，马五十匹。马站设通安桥直下西。今前溪街有饮马池故址，为民房侵占。水站设安德桥南。明洪武，革去马站，存水驿。设驿丞一员，未入流，岁支俸米二十四石。攒典一名，库子二名，每名岁支银二十两。斗级二名，每名岁支银一百两，闰月覲年加一名。祇应馆夫十二名，每名岁支银四十两，闰月覲年加一名。造饭馆夫六名，每名岁支银六两。水夫一百名，每名岁支米十五石六斗。站船十只，每只造银二十五两，叠造银十四两，修舱米四石五斗有奇。铺陈三副。原设上等十二副，中等十八副。嘉靖十七年，知府王仪议革，止存中等三副。以上见《赋役册》。按《莫志》，祇应馆夫九十四名，房夫六名，门子一名。今驿中水夫一百四十名，馆夫四名，盘夫四名，祇应银四百八十两，贴关米九十三两五钱。长洲、吴县两县给。驿丞孟德重建驿舍。正统三年，驿丞田景义再建。天顺五年，驿丞蓝溶修。嘉靖三十一年，知县钟崇武修。四十一年，知县李迁梧重建。刑部郎中吴邦桢·记：去吴江县治南四十里，曰平望驿。道当南北往来之冲，宾旅之命，殆无虚日。建始于唐，仍于宋元，为水、马二站。至我朝洪武初年，革二站，即其址设水驿焉。历正统、天顺间，咸经修饰。前令郭谿钟公复因其旧而新之。嘉靖甲寅，倭夷入寇，而平望寔受战之地，民居以空，驿与火焉。更□尹，未治也。宾旅之至，如失所归。若监道临经，必预构浮宇以徯。凡所

需若竹木类悉取其地之民，竣而给之，费几半矣，民甚苦之。今李侯继，至则躬阅百务，睹厥遗址，询所以废兴之由，及其不便于民之故，乃慨然叹曰：“是乌可废哉！是乌可重劳民哉！是诚在我。”越明年，惠化流行，大纲毕举。爰相地宜，鸠工度材。召其属驿丞刘世科董其事，勸之曰：“是役也，实弗获已。尔其善承此意，毋扰民，毋侈观，毋废规，惟经久是务。”居民环驿者，令以更番服役，民欢以趋。经始于嘉靖辛酉五月，至七月而落成，不百日焉。其地前临运河，后枕莺湖，湖之浒为亭，亭之内为正门，为仪门。又其内为堂，扁曰“皇华”。堂之东西为两庀。事疾而不费，制宏而不侈。宾有以归，民以无困，一举而兼善焉。嗟乎！我乡素称饶庶，政化易敷。迩来赋役繁夥，重以兵变，民困极矣，而又洪水肆虐。则是役也，宜民之弗堪，而何欢趋若此哉？劳也而以为逸，非所谓至愚而神者耶？侯之德，为可征矣。若其政事文章，自当存之去思，载之史册，予何以赘焉？侯讳迂梧，己未进士，凤冈其别号云。沈周·诗：水驿人语静，黄昏初舣舟。西来是苕霅，未卜几时游。陈懿德·舟行诗：夜过平望驿，孤舟趁晚程。云迷张翰宅，烟障阖闾城。缆引岩花落，帆张溪鸟行。要识吴中趣，须听欸乃声。天启元年，知县晏清修。大清顺治六年，知县李德淳详请移置县城东门外垂虹亭畔。将水夫归并河夫，兼程远递。本朝·查慎行·夜泊平望驿桥下诗：揆柁开吴江，收帆宿平望。环桥横我前，天势堕空旷。或言虹下饮，此拟犹未当。分明半轮月，初吐碧波上。风定川不波，上下巧相况。小舟入圆镜，光景互摩荡。夜定人语稀，独此发孤唱。顾嗣立·夜泊平望驿诗：水村云乱飞，花梢月未吐。野岸一灯明，隔船闻打鼓。结想落春山，幽情寄怀古。把盏正孤斟，篷声响疏雨。曹尔埏·泊平望驿诗：停桡依古驿，隔岸动渔歌。极浦残红断，遥山落日多。乡心悬鼓角，客路畏干戈。咫尺松陵道，浮云渺逝波。

巡检司，在安德桥北堍城隍庙西，即古殊胜寺址。宋

元丰间，改为巡检寨，设巡检一员。岁支俸米一百六十八石九斗五升。建炎中，置土军一百四十四名。保伍中取之，三丁籍一，亦名义兵。岁以十月聚而教之，至二月乃罢。人日给钱一百文，米二升。元设巡检一员。职田一顷，俸钞十两。明因之，设巡检一员，从九品，岁支俸米六十石。吏一名，兵三十名。每名银十两。后革二名，每名银七两二钱。洪武二年，巡检王信重建司署，辖十八都、二十都、二十一都、二十二都、二十三都、二十四都。大清顺治元年官俸，三十二两五钱。攒典一名，明有工食，今革。皂隶二名，额编，每名岁支工食银六两，闰月不加。弓兵十八名。额编，每名岁支工食银七两二钱，闰月加银六钱。司署基地三亩九分三厘六毫。康熙二十三年，巡检王之佐重建。雍正四年分县，所辖二都、三都、四都、五都、六都、七都、八都、十九都、二十七都。

千户所，在巡检司左。按旧《志》，即巡检司地。本朝康熙三十年，千总韩进忠买仲完所车屋改建，在下塘一镇地小娘浜南。元设千户一员，兵二百名。洪武间革。万历三十八年，设水哨官一员，月支俸银一两五钱。队长二名，每名月支银九钱。水兵四十六名，每名日支银四分五厘。哨船二只。大清设千总一员，月支俸薪银四两。马二匹，月支乾银二两二钱。步战兵十四名，每名大建月支银一两四钱五分，小建月支银一两四钱。守兵六十八名。每名大建月支银九钱七分，小建月支银九钱三分八厘六毫六丝六忽。雍正七年，添设经制外委协防把总一员。有官无俸。

盐仓批验所，隶两浙都转运盐使司。元，设在安德桥对过下塘，有奏差一员，领其事。明洪武中革。

抽分场，在下塘兴平桥北堍。元至元中，设提领一员，

大使、副使各一员，抽分竹木、柴炭、茅芦等物。明洪武初仍之，至十三年革。景泰间复设，寻罢。按《苏州府志·图》，镇有竹木场。

平望务，不知在何地。元设，系吴江子务，有提领、大使、副使各一员，攒典一名，拦头五名，办钞一千贯有奇。明万历四十一年，又设关于长老桥。俗呼其地为小陵关，本宋、元所置。简较吴有师、州判王三楫相继领其事，寻以不便撤。

急递铺，在长老桥，不知始所起。今北渡桥西堍有铺基街。明洪武九年，知县王进重建，设铺司一名，铺兵六名。北往袅腰桥铺，南往黎泾铺，即黄家溪。西往诸家铺。大清，止设铺兵八名。铺房八间，基地三分四厘。每名岁支银九两，闰月支银加八钱。

东仓，在耕读村。明洪武二十二年建，今废。

平望马站，在前溪街铺基街南。元时设，明革。大清康熙十三年军兴，复设安塘官一员，满洲人任。圈民房以居马匹，以僻处拨入冲处，钱粮未定编额，在于司库按月谅给。十八年撤，十九年复设，二十三年撤。

盘盐厅，始建未详，在下塘东乙圩。大清康熙中圯。雍正五年，浙抚李卫重建头门、官厅、书楼，拨千总一员，承差一员，督缉私贩。

烂溪司，在溪滨，宋时建。明洪武八年，移置严墓镇。嘉靖间，并入平望司。

义学，在虚字圩。乾隆元年，邑人倪兆鹏捐田于官，请延师教乡子弟之无力者。平望镇师席设在殊胜寺。十二年，邑令陈和致[志]将吉祥庵改建。每岁支馆俸二十八

两。

营房，南口汛在南塘小九华傍，北关汛在北塘关帝阁后。大清雍正十年建，拨兵二名，守汛缉奸宄。

浙江京报房，赁民房以居，拨兵二名，传递浙闽京报。每名大建月支银一两一钱八厘五毫二丝八忽，小建月支银一两七分一厘五毫七丝七忽，日支米一升，闰月照加。

江邑社仓，在旧驿基小九华后鸭脚浜滨。

震邑社仓，在南骸圩大王庙左。俱大清乾隆六年建。

胜迹 五

生不及见古人，则求观古人之遗迹以自慰。子瞻诗云：“醉翁行乐处，草木皆可敬。”盖昔贤渺矣，而灵迹芳躅辉映山川者，弗与蔓草俱灭也。兹者弹丸之区，而颜忠烈公、浪迹先生、桑苎翁，以暨宋元明伟人杰客，往来歌呼啸咏之遗徽，往往存焉。地以人传，不綦重欤。志胜迹。

驿楼，一名霁月楼，唐时建，今废。相传颜鲁公题诗其上，遗址尚存。题咏之士犹以为胜概焉。本朝·查慎行·过平望驿·临江仙词：两岸菰蒲闻笑语，人家只隔轻烟。银鱼晓市上来鲜，一湖莺脰水，双橹燕梢船。 屈指邮亭刚第一，眼中长路三千。南风吹梦到江天，故乡桑苎外，无此好山川。

望仙亭，一名平望亭，俗呼望湖亭。相传张志和于此升仙，故名。在殊胜寺左，宋咸淳间建。明正统中，僧宗式重建。下临莺脰湖，景趣颇胜。嘉靖十三年，知县张明道匾以“洗天浴日”。倭乱寺毁，亭岿然独存。万历壬子毁，匾额移置山门。明·杨稽·遇吕然饮望仙亭诗：懒于篷底阅青

编，来望亭前一镜天。识我鸥闲如旧日，问人莺斗不知年。半竿落日收鱼网，几树西风系客船。邂逅花间须酌酒，囊中剩有卖诗钱。县丞盛某·题湖亭诗二首：一派玻璃冷浸秋，柳湾时听棹歌讴。漫传鸚鵡湖中斗，且快鱼龙水底游。沙鸟双双真得所，风帆个个不知休。烟波极处诗难写，几费吟翁鹤侧头。○冰壶涌出梵王宫，截月吞云景象雄。楼影直侵天影破，水光清照镜光同。晴烟网挂村庄远，落日帆归浦溆通。纵使元晖描此景，毫端未必奏全功。王世贞·洗天亭月夜与周天球、弟世懋饮别诗二首：湖光天色淡相和，今夜离筵乐更多。云作翠屏装宝镜，风为金斗熨青罗。尊前鸚鵡知衡在，曲里含桃奈郑何。一水峭帆归便得，不须低首怨骊歌。○为尔狂歌思欲飞，壶中天地到应稀。玉山偏软乌程酒，银露徐欺白苎衣。月色总依双旆在，风流俱逐片帆归。西湖自好谁行乐，始信浮荣有是非。本朝·张世炜·望仙亭诗：望仙亭在水云间，千古高风讵可攀。细雨斜风人去后，绿蓑青笠几时还。周芳·诗：仙驾当年去不还，一亭凝望重盘桓。而今亭废仙踪杳，惟见鸚湖落照残。

玄真钓矶，在下湖桥北。相传唐张志和钓鱼处，旧有祠，今废。宋·孙锐·吊张玄真诗：仙非胜地仙不升，地非仙迹地不灵。古今绝胜天下景，多为羽客梯云耕。松陵之南平望驿，千古佳名垂载籍。遗基废井虽不存，依旧湖光接天碧。我闻在昔张玄真，平生活计一钓纶。浮家泛宅戏人世，龟鱼为友蒹葭邻。故人分符刺苕水，东游遍历溪山美。翩然连璧至此乡，回视凡尘如敝屣。酒酣水戏身甚轻，席行水面同舟声。祥云瑞鹤欻然至，从此凌空归太清。西塞山前飞白鹭，其间尽有朝元路。绿蓑平日恣遨游，何忍临岐弗相顾。争知万顷玻璃中，清都紫陌遥相通。故来成此一胜事，欲将名姓传无穷。风帆过后沙鸥坠，灵迹虽存人不记。白蘋红蓼自争妍，谁识此为真福地。何人好事能挥金，结庐绘像湖之阴。寒泉一盏荐秋菊，往来不负诗人心。玄真正在天何处，独立河梁望鸞御。丹台

玉籍若相容，携手凌云共归去。明·吕然·和诗：君不见，子乔乘鹤曾飞升，缙氏山头草木灵。双鳧不化朝天鳥，云裳楚楚腾轻辇。又不见，刘晨阮肇迷津驿，姓氏夙挂蓬莱籍。尘寰笑里迎生春，夹岸桃花瞰溪碧。谁将蓑笠陶天真，烟波钓徒轻丝纶。钓竿一卷芦花月，沙鸥夜卜孤高邻。猛思利禄薄如纸，万事不如莼鲙美。【原文“万事莼不如莼鲙美”】绿衣那肯换金章，王侯冠冕贱如屣。棹横千尺浪花轻，白蘋洲里吟秋声。斜风细雨倒吹帽，扣舷影彻沧浪清。轻狂惊散同盟鹭，席浮转隔仙凡路。珂珮飘飘鹤曳声，举手谢人频下顾。清臣太守迷尘中，难得鳞鸿一信通。人生五马贵不久，烂银层壁还终穷。春光芬芬秋叶坠，转头梦觉谁能记。玄真仙兮非仙欤，千古高名占天地。夜深月晒洞庭金，隐若兰舟漾柳阴。流水鳊鱼西塞远，也须时起故乡心。三君神仙在何处，我欲乘风求执御。莺湖有道登瀛路，来往何不借仙去。陈元傑·和诗：遐而举者仙之升，飞而去者仙之灵。功成谅非一日积，不然岂易登云辇。仙山渺渺何程驿，无缘得见丹台籍。玄真今日第几仙，万古长天空自碧。愚常执此论玄真，当时丝纶非丝纶。阴卷阳舒人不识，芦花明月漫为邻。东南多少名山水，何须独占平湖美。玄真不为故人来，岂向平湖轻脱屣。片席悠悠水面轻，天真有乐世无声。霓裳去远云程杳，飞来不来湖水清。可怜西塞山前鹭，延颈犹瞻仙去路。桃花流水鱼自肥，青笠绿蓑浑不顾。四时风雨百年中，何许帆樯此处通。桑田海水诚难测，要知物类无无穷。能使玄真名不坠，赖有幽人书笔记。湖光犹浸曩时天，鸥鸟已忘前日地。春风淡宕柳摇金，钟板初鸣古寺阴。焉知玄真当此际，不来一慰昔年心。几回相见天低处，宛然若有骖风御。要将遗事问玄真，芳草夕阳恨牵去。陈旻·和诗：神仙白日能飞升，只因功行多精灵。等闲稳步蓬莱路，不劳王母迎云辇。蓬莱阆苑神仙驿，地位清高载仙籍。三千万里弱水东，芙蓉高耸凝天碧。志和遗世能陶真，遨游四海周纷纶。烟波渺渺长自绿，沙鸥水鸟相为邻。三月桃花泛流水，因思紫鳊多丰美。绿蓑青笠何相

亲,反视功名如敝屣。渔童收钓丝纶轻,芦中鼓柁喧秋声。斜风细雨不归去,却笑沧浪歌矫情。弃将西塞山边鹭,来向平湖上仙路。云鹤相随去不回,鲁公一骇惊将顾。飘飘渐入青冥中,仙凡异路难为通。下湖桥畔留陈迹,至今千载传无穷。风景依然人物坠,巨浸茫茫不堪记。惟有飞蚊夜不鸣,相仍人说因仙地。可怜好字如兼金,废闲不辨陶为阴。我来吊古增感慨,风景触目偏伤心。欲访玄真在何处,争奈空虚莫凭御。湖边伫立徒惘然,徬徨踟躕胡归去。袁德·和诗:君不见,淮南王子白日升,召役三精呼九灵。一时鸡犬舐丹药,云间鸣吠随辘辘。又不见,旌阳老仙初拔宅,天府九重早通籍。存神炼形服金液,稳跨烟雾凌空碧。玄真渔隐全其真,水云深处忘经纶。五湖风月一竿竹,若个知音愿卜邻。水晶宫中颜刺史,交游夙契金兰美。一朝远访过平湖,欣跃不辞迎倒屣。相欢水戏一身轻,飘渺空中仙乐声。超然谢客忽高举,幢节飘飘连紫清。笑骑鸾鹤捐鸥鹭,却忘烟波归去路。仙凡从此隔三山,俯仰令人空回顾。三山只在碧海中,樵青不来谁与通。故人遗恨逐逝水,滚滚湖波流不穷。千载莫言名迹坠,好事至今留传记。世间甲子在须臾,孰识壶中有天地。耕闲高吟声戛金,妙词相刻穷碑阴。迩来雪轩更博古,哀集成编同此心。借问清都不知处,仰天一笑徒惊御。高歌古调续游仙,凭虚似欲乘风去。胡九龄·和诗:神仙不死多飞升,龙虎行满还丹灵。玉楼金阙天曹掾,翠幢羽盖王母辘。云程风御无停驿,阆苑蓬山居属籍。笑傲湖天春景舒,倚岩长啸方瞳碧。纸上留传渐失真,搜奇访怪劳丝纶。谁知仙凡俱世上,时或东老唾西邻。三千万里隔弱水,风传远隐神仙美。能使雄才大略人,视弃妻子如敝屣。平望扁舟叶叶轻,尚馀渔歌欸乃声。斜风细雨归何处,青笠绿蓑声调轻。欲向湖边寻振鹭,为指虚无引归路。春寒野阴烟水茫,群鹭飞翔莫回顾。飞翔渐入有无中,点点自觉云衢通。便作当年云鹤看,欲知其故杳难穷。鲁公妙墨俱未坠,麻姑爪长犹刻记。志和挥手亲谢公,应恨失碑灵此地。沈令一传

重千金，今日莺湖昔山阴。人杰地灵原不昧，寥寥千载还知心。我来近客公升处，恨不同时为执御。痴儿未了隔仙凡，梦魂莫吝频来去。王叔承·早春自烂溪出莺脰湖，有怀张玄真从此仙去：岸崩溪水急，帆在野船平。翡翠窥鱼立，藤萝就树生。烟知湖市到，火得晓炊成。忽忆玄真子，浮云去更轻。

放鸭滩，俗名鸭脚浜，在莺脰湖东滨玄坛庙后。相传唐陆龟蒙养鸭处。本朝·张世炜·诗：溪头泛泛浪轻翻，倦憩平沙莎草繁。中贵不来时代远，已无金弹打能言。周芳·诗：浪迹江湖烟水寒，笔床茶灶一舟安。当时岂有能言鸭，今日犹传放鸭滩。

将台，在莺脰湖西滨大育字圩。元百花公主筑，今废。本朝·周芳·诗：漫夸家世本卢龙，谈笑登坛巾帼雄。事去台空遗旧迹，至今犹复仰英风。

问莺馆，在驿后，傍临莺湖。明成化十七年，巡按御史刘世魁、知县陈克弼建。弘治九年，进士徐忱再建。栏槛临水，风帆沙鸟、农村渔市尽在目前，今废。本朝·张世炜·诗：双柑斗酒百篇诗，一片湖光潋滟时。驻马欲寻莺斗处，声声只在绿杨枝。周芳·诗：别馆临湖拟问莺，当年先达旧知名。可堪人去沧桑改，回首春风无限情。

仁济渡，在荻塘，即溪桥故址。明·曹孚·记：顿塘之水，其源先出宣歙，经茗霄东注于塘。至平望乃折而北，循塘而南为莺脰湖，去西百馀武为仁济渡焉。旧有桥，桥亘于南北。圯自六朝时兵燹，而行者始病涉矣。然溪南一带，地方数里，民居稠密，贸易于市者，必由于此。往来络绎，非舟不渡。里中施君忧人之忧，造舟而渡，置田以食司者。且创草庵奉供真武，其傍即居渡人，而深厉浅揭之患则无有矣。昔子产济人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此渡非溱洧比，而施君又非为政者，其一念可谓济人而及物矣。成化乙巳春立石。僧希复·诗：野人多幽兴，乘春日出游。出

游不欲远，西郊南陌头。小憩仁济渡，恰得同心俦。悠然遂忘返，明月高中流。

平波台，在莺脰湖中央。天启丙寅年，道人周妙圆筑。崇祯己巳年，里人顾佩助大楼字圩灯油田一亩九分五厘。大清乾隆三年，巡司孙泰来同里人铸指迷钟一座，以示往来。明·潘有功·记：闲居无事，峭远荒寒，千绪交生，都无顿置。每从意中妄结一境，谓名场胜概。历览颇多，总非快志。须向无可著脚处，如蛟市蜃楼，幻出一段奇景，使问踪者目远心空。尔时当笑蓬莱弱水，浪隔三千。此境不到，飘飘正不减飞仙耳。然必能弱水洋中泛得铁船，方可就空中打势，虚处呈工。莺湖之内，忽有筑台之举。创之者，道人周妙圆也。予闻之抚掌快曰：“此我意中境也。”斯台成，而我登焉。澄波万顷，而波心一点，天地俱轻，呼玄真共语，亦应悔如此快事冷落千秋，徒从蓬莱问渡。乃铁船在弱水洋中，正须神力，道人其勉之。我意中之境，尔铎中之心也。山可移也，何况此台；海可填也，何况此水。自此气志坚久，不惜精神，不计时日，不问远近，不较多寡，如坡公所谓“胸有成竹，笔下一挥”。不然，我侪之见，岂出愚公、精卫下耶？谓予不信，君其问诸水滨。又·登平波台诗二首：才觉身轻眼便空，狂涛声里起长风。千家烟市疏钟外，一点孤村古树中。远瀨有船轻趁鸟，断桥不雨晚成虹。收将八景供杯酒，为问烟波古钓翁。○浩淼光中一点浮，风吹春湿气如秋。凭虚槛外无尘世，浪迹杯中狎野鸥。水拍天边都是雾，蜃来海上欲成楼。我舒醉眼长歌里，疑道狂乘弱水舟。本朝·钮应斗·登平波台诗：积水明于镜，中流峙此台。云从湖岸落，浪涌寺门回。柳外千帆去，沙边一鸟来。昔年题咏处，古壁满苍苔。陆崖·诗：孤屿砥中流，湖光一望收。雨宜晴亦好，天阔地疑浮。帆桨频来往，鳧鸥任泳游。谁题小南海，芬粟比沧洲。马天闲·诸勿庵进士送玄真子像于平波台，次徐臞庵韵：神仙闻说住丹丘，胜迹何当此处留。青笠不随西塞雨，绿蓑

泛霄溪秋。化工妆点成新像，水殿安排似旧游。乘兴登临时极目，危栏倚遍更回头。释性炳·和徐臞庵韵：万顷烟波涌一丘，当年仙迹至今留。碧连荇草鱼吹浪，白乱芦花雁入秋。旷达何人追往事，风流羡尔续前游。莺湖淼淼重生色，把酒高吟最上头。又·诗：谁将胜事问寒塘，赖有伊人思未央。独向水云寻旧迹，更修樽俎对微凉。晴开杨柳连天碧，风引芙蓉绕座香。他日一杯开社集，桃花春水续清狂。释玄昂·和徐臞庵韵：波心却喜有林丘，此处相传仙迹留。一棹匏尊歌皓月，半竿箬笠钓清秋。风规潇洒瞻遗范，笔墨淋漓纪胜游。记得蓼花芦荻乱，夕阳归路重回头。

桑盘泉，相传品于陆羽，在土神金城王庙后。泓泛汨汨，泓然清冽。莺湖风涛狂怒，此独无波。渔人网至此潭，若有掣之者，不解其故。此村人多蒔橘，甘美异常，远近珍之。明·陈良谟·过桑盘诗：昔有桑苎翁，烹茶碧水中。农家真淡泊，神宇何玲珑。桑树垂莺脰，于磐无渐鸿。谁栽四古柏，犹有宋唐风。王克谐·桑盘秋泛诗：雀食稻粮饱不飞，木奴千头摘欲稀。芦花摇雪望中白，枫叶映霞分外绯。遥想径曲几时尽，却愁路纡何处归。村翁村酿应时熟，甘菊正香鲈正肥。又·桑盘秋暮·踏莎行词：碧月衔山，幽花笑岸，移舟浅泊芦苇乱。轻衫始怯晚来风，渔家茅屋炊烟断。松影孤高，棹歌低缓，醉来小倚琅玕倦。一痕霞映万峰青，枫林橘圃颜初换。本朝·释性炳·首春陈青书金山逸招同往桑盘看梅诗：正有观梅兴，欣同二妙游。风微香细细，村暖白浮浮。放艇依僧舍，开樽傍水楼。胜怀如读古，日暮尚淹留。

白龙潭，在莺脰湖西滨大育字圩。相传向有白龙取水于此，故名。

黄杨墩，在玄天宮前。

七星墩，在通济庵前。二墩俱在莺湖中。明崇祯初筑，大清康熙二十三年毁。其所遗之石，俱小九华移去

驳岸。

桥梁 六

三吴泽国，利涉攸需。矧我镇尤为四达之衢，小侁巨杠，纵横交峙，虹彩连云，翬梁架汉，洵伟观已。昔者西江竹下，绩钦务观；闽海潮回，功纪忠惠。圯者葺之，亦仁政之一端也。志桥梁。

安德桥，一名平望桥，在巡检司前，唐大历中建。宋淳熙十二年，陶庄民陶氏重建。一境之内，桥之高峻无逾此。从桥左过，南行抵嘉兴。从桥右入，西行抵湖州。宋·杨诚斋·过平望桥诗：小麦田田种，垂杨岸岸栽。风从平望过，雨傍下塘来。乱港交穿市，高桥过得桅。谁言破书篋，担取太湖回。大清康熙初重建，后圯。五十二年，吴江令叶前同镇中善士金乾等募建。吴江令叶前·记：吴江邑乘所载，平望之安德桥建自宋庆元时，阅七百馀载，其间圯而修整者凡几。盖此桥南接禾中邮递，西通苕霅运道。农舟商艇，昼夜不绝，而水势冲宕，过者每于桥下引绳而上，见之股栗。余常以公事经其处，思欲整葺。会城东垂虹桥圯毁，复为修筑，工费浩繁，方与邑之人士共筹之。而平望绅耆复以募修安德桥请矣。予因倡捐俸三十金，随有程君国栋、王君锡年、金君乾，与数善士孙惟茂、范道生、王开岐、凌永修、朱玉昇、沈灿章、杨君实、陈惠卿、陆洪甫、吴来侯、戚彦章、吴廷章、赵虞芳等共勸劝募，鸠工庀材，几经月而桥始成。余思修理桥梁，牧民者之责，而诸君为行旅计，不殫劳，不吝费，得以就斯胜举，具见好善有同心也。昔蔡端明知平海，闵民之苦，建万安桥。桥长三百六十丈，广丈有五尺，费金钱一千四百馀万，迄今永赖焉。余虽不敢自比于忠惠，忧乐同民，未尝不景慕之。今邑之人喜桥落成，请勒石以记，爰述其事，俾来者得以知津梁、道

路之损且坏者，处处可以利济。诚得如诸君之好善，何患不成。余以今年六月，膺天子命擢守润州。因邑人之惓惓于余，故不辞而泚笔书此。康熙六十一年七月既望，楚黄叶前记。里人邹焕书丹。周芳·平望道中见石梁落成偶题：莺脰湖东巨石塘，年来又见驾飞梁。派分震泽狂澜静，地接垂虹驿路长。古寺有钟催日夕，荒祠无客荐蒸尝。万家烟火凭望高，扰扰浮生有底忙。

通安桥，俗呼南渡桥，即南跨塘桥。宋政和元年建，淳熙十二年重建。一名赛安桥。明成化八年，里人王玠、僧宗珩募修。郡、县志误作两桥。又名画眉桥。相传建桥之时，石工藏一石画眉于内。凡载画眉鸟者，经桥下辄无声。知者每携笼从岸过。天启辛酉，因地震圯，壬戌重修。《莫志》误作“在荻塘”。大清康熙五十一年，里人同僧果缘募建。吴江令张寿尚·碑记：松陵平望镇为吴越孔道，凡贾舶之往来，漕艘之运行，皆经其地。又震泽霅溪诸水，自莺湖而下属之运河，以达于吴淞。两岸居民约有数千家，一水相隔，褰裳为劳，而数百年间卒不病涉者，以有南渡一桥。其所由来旧矣。粤自宋历明以迄于今，六百馀载，此桥之由兴而坏，坏而复修，不知其几。则因时而经理之，固不可谓无其人也。予于戊子夏奉调兹土，经过桥下，见石梁倾圯，思为补修，而以时多灾祲，有所未遑。康熙五十二年春，戒僧果缘等将事募捐，佥来请告，余于是为疏以导其始。适是岁之八月，予卸县事，而居人众相鼓舞，乐观厥成。至今夏而工告竣，复来请余为之记。且曰：“公之不可不记者有三：是役也，公自发之。公未去而目睹其成，一也。民不忘公之志，而趋事如子来，二也。勒石以传之后，使人知此桥大有利于众，宜修而不宜废，三也。”余既嘉众心之勇于为义，而又感其言，知有所不可辞也，于是乎书。张世炜·诗：春山斜映碧波娇，八字双蛾着意描。京兆风流今在否，行人笑指画眉桥。周芳·诗：驿路何年

驾彩虹，夹溪烟市碧流通。画眉此地谁家女，杂沓尘嚣恐未工。顾贞观·六桥词之一·调寄踏荷美人：渺渺风帆，凄凄烟树，望中便是依行处。羁魂别后若相招，分付采菱，歌畔木兰桡。翠被浓香，青帘细雨，依然坐对篷窗语。双鱼好把夜来潮，此信拆开，应傍画眉桥。

安民桥，跨北塘前溪，俗呼北渡桥，与通安桥对峙。明嘉靖三十四年，僧圆真募建。崇祯二年，镇人钮明达、孙谏臣重建。

长老桥，初建无考。明永乐九年修，成化八年知县王迪重建，嘉靖三十五年御倭毁。隆庆四年，僧德慧、镇人孟霖重建。明·刑部郎中潘志伊·记：嘉靖乙卯，倭寇煽乱，震惊内地。民不安土，各徙其居。维岁六月，适有谍报，寇自携李驾百馀艘，乘胜北向，官军莫敢谁何。邑侯杨公思为捍御，计不可得，乃断平望长老桥以遏其冲，傍筑敌台为之犄角。俄而寇至，狼兵贾勇，丑类就歼，而桥之北无一矢之患。戊午而后，瀚海息氛，境宇宁谧，而桥之缺者犹故也。邑侯李公谋所以新之，而苦于用钜，未克速就。乙丑，余始释褐承乏中山，闻里中庐舍日渐稠密，而向之苦于兵燹者，駸駸焉日返其故，窃以为桑梓幸。隆庆戊辰，转留曹，便道归谒。比入境，见桥之废者复兴，圯者复续，环桥数十丈堤岸俱葺。而昔之敌台改建关侯祠以镇之，增无创有，栋宇巍峨，恢恢燿燿，屹然一镇之巨观矣。余窃伟之。适浙人童儒请纪其事。余观平望固吴越之冲，而舟车之所走集也。其地涣漫多水，无城郭沟池以为之固，无崇山峻岭以为之限。江南有傲，兹地必为骚然。是平望之盛衰，实东南气运之候也。方其无事也，舳舻相接，商贾并凑，平衍蕃庶，甲于一邑。时乎登桥远眺，四望靡极，挹鸢湖之澄清，览天目之苍翠，固有一瞩天空万景俱集者矣。一旦有变，大都广邑，废为丘虚，华堂古刹，化为煨烬。虽欲一朝安其居不可得，而况于斯桥岂能独存乎？是桥梁之兴废，又一邑盛衰之候也。夫东南之气运，观之

一邑可知，而一邑之盛衰，即桥梁之兴废可见。则今日之建立，岂徒崇观美、便济涉而已哉？嗟乎！变无常形，弭之贵豫，方倭寇之窃发也，岂尽海岛之孽耶？亦中土之民相胥以助寇也。又岂其甘心于逆耶？毋亦民不聊生，而势有所不暇顾耳。方今沿海诸郡惩往鉴来，棋置星列，封守甚固，足以峻中外出入之防。而长民者当能平其赋役，顺其欲恶，使民欣然有乐生之心，无幸变之志，则凡兹率土孰有狡焉？启封疆之思，而斯桥之建，宁不与穹壤同敝也欤哉？万历四十六年，僧无隐重修。大清康熙三十七年重建，改为三洞。

下湖桥，在驿南南塘，俗呼蚂蝗桥。相传张志和于此下湖，故名。莺湖之水从此桥趋万家池，其势奔涌，虽风波不起，桥下谡谡如闻瀑布声。初建无考，宋咸淳中再建。明正统六年，巡抚周忱重建。嘉靖三十四年毁，后易以木，时修时毁。大清雍正九年，筑南塘重建，仍以木为之。

百星桥，在下湖桥南，亦泄莺湖之水。

张仪桥，亦在下湖桥南。旧志有之，今无迹。

太通桥，在六镇地，跨后溪，通荻塘。宋庆元三年建，端平元年毁。元大德丙午，范月池重建。明正统六年，巡抚周忱重建加高，漕艘由其下（过）。嘉靖乙卯，以御倭毁。万历戊戌，僧德平改建，僧希复有记。大清康熙乙未毁于火，里人募建。里人邹馀庆·记：昔先王虑民病涉，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又曰：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至于江南泽国，小约大杠，不一而足，故随时兴举，无者建，毁者修，不俟岁终也。平望为八省通衢，商贾云集，毂击肩摩，舳舻衔接，桥梁之设，不綦重欤。镇之六镇地向有太通桥跨后溪，西通荻塘之路。考其始建在宋庆元三年，至端平间而毁，重建于元之大德。有明正统中，周公忱来抚我吴，见

斯桥卑隘，难以通漕艘，遂重建而高倍之。制度宽宏，漕运以便。而登临眺望，览莺湖之胜概，又为一镇之钜观矣。未几，而岛寇肆虐，我镇告傲，斯桥又以御倭致毁。万历中，有僧德平者发利济心，募资重建。历今百有馀载，而桥之坚实如故，则又大造于我镇也。国朝圣祖仁皇帝御极之五十有四年，岁在乙未，镇民不戒，祝融告灾，斯桥之东堍被毁。爰有善士陈惠卿、凌永修等相率谋曰：“斯桥往来络绎，凡获塘之趋市者非此不渡，是乌可以不急建乎？”乃设法募助，或捐资，或助力，鸠材庀工，无者增，损者易，不数月而工告竣。余忝同里，考斯桥之无而建，建而毁，毁而修，几费经营，而后得享斯桥之利也。后之君子，其勿忘之，因志其始末如此。雍正元年八月记。

开泰桥，一名新桥，在三镇地北市，跨后溪。明万历乙卯建。大清康熙三十五年，里人重建。

积善桥，在太通桥西，殊胜寺左。宋淳熙十年建。明正统中，僧清重建；景泰三年，里人费昕再建。嘉靖乙卯御倭毁，万历中改建。又名一步桥。

望仙桥，在殊胜寺前，初建无考。明正统十三年，僧县芳重建。成化八年，驿丞崔胜重建。因桥前有望仙亭，即以名桥。《徐志》误作两桥。万历丁巳重建，更名香花桥。大清康熙四十三年，僧超序重建。

圆明桥，在玄天宮山门内。宋淳熙十四年建，明万历中重建，名三元桥。

大明桥，在泄水桥东，通寺浜。宋绍兴中建，明嘉靖乙卯因御倭毁。

泄水桥，在荷花池南。宋淳熙十四年建。元至正四年，邑人孙五重建。

漏风桥，在泄水（桥）西。宋时建，今淤。

溪桥，在顿塘，跨大育圩，今废。

延寿桥，在顿塘，俗呼六里桥。

观音桥，在壁字圩刘王庙前，跨南泗港。大清雍正九年，村人俞绍芳募资重建，移于庙左。

永安桥，在壁字圩，跨螽斯港。

永福桥，在虚字圩，跨螽斯港，通横港。

永宁桥，在娄字圩，跨螽斯港，通北河西。

安平桥，在镇北奎字圩，跨邛字港，通耕读村。

东安桥，又名日晖桥，在声字圩，跨战河。初建无考。明正德中，王岩重建。

登云桥，在娘娘庙后。大清康熙中，王氏建。

兴平桥，在下塘千总署北，跨小娘浜。初建无考。俗呼南小桥，通东栅。

兴隆桥，在下塘东乙圩，跨城濠。明嘉靖二年，提督水利郎中林文沛建。万历癸丑重建，俗呼北小桥。

茂隆桥，在镇东声字圩，初建无考。大清康熙中重建，俗讹卖龙桥。

竺光桥，在莺脰湖之南，跨烂溪，又名南溪桥。嘉靖乙卯，以御倭毁。

大棊桥。

朝阳桥。

青龙桥。以上三桥，俱在莺湖南滨。

迎旭桥，在虚字圩石家港口。大清康熙中建，乾隆十五年修。

济南桥，在奎字圩，跨石家港。初建无考，大清乾隆

十六年修。

坊亭七

坊表之建，所以树爵德，阐幽贞也。亭堠之设，所以记道里，憩行旅也。棹楔飞翠，津涂入画，亦一方之丽瞩已。志坊亭。

登云坊。在旧驿前。明正统九年，为中式驿丞郑温立，今废。

内翰外翰坊。在旧驿北。明，为山东提学道副使史臣立，今废。

迎远坊。在旧驿前。明建，今废。

驻节坊。在旧驿前。明建，今废。

里仁坊。在三镇地，今废。

玄天宫坊。在六镇地清真道院前。一在西乙字圩。大清雍正六年，为施尔英妻潘氏建。一在旧驿地。大清雍正七年，为徐孔嘉妻钱氏建。一在南塘。大清雍正八年，为施凤来妻张氏建。一在声字圩。大清雍正九年，为王元玘妻陆氏建。一在壁字圩。大清雍正十年，为邹逢吉妻王氏建。一在镇西北女字圩。大清雍正十一年，为王有明妻曹氏建。一在三镇地前溪街。大清雍正十三年，为范君礼妻李氏建。一在声字圩。大清乾隆元年，为袁圣伯妻王氏建。

以上皆贞节坊。

凉亭。一在室字圩仁济渡。一在竺光桥溪东。一在溪西。一在镇西南虚字圩。一在南塘。一在北塘。